

燹

火

“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

论文摘要 / 良 辑录

这一趟文学之旅 / 唐珉

马中文学交流展新页 / 甄供

一百年的孤寂 / 丁云

火堆 / 雨川

第 4 期

2000 年 11 月出版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PP10618/12/2000

“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日期：2000年8月7日 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8月6日，马华作家访问团抵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设宴招待，并摄影留念。前排左起：甄供、伍良之、丘立本教授、骆铃、团长吴岸；后排左起：李征处长、唐珉、伍良之夫人罗翠芳女士、田宁、晨露、秋山、黄侯兴教授、田舟、梁放、刘创元、王涛。

8月7日，“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举行。莅会的马华作家在研讨会举行之前留影。前排左起：田舟、骆铃、吴岸、甄供、田宁；后排左起：晨露、王涛、秋山、唐珉、梁放、伍良之。



与出席研讨会的、来自辽宁沈阳的中国作家萧村拍照留念。左起：甄供、伍良之、萧村、吴岸。



研讨会会场一景：孙桂春副教授（左）宣读论文，主持人刘创元（右）。

鸿爪小集

/ 驼铃

1、现代文学馆

这小小的逗点
也许是经历了千万年
才写成
文学之水
永远在滴落
也永远现代

2、岱庙

皇子皇孙
早已福寿全归
只见城楼上
破裂的大红灯笼
正在风中抖怯
穿墙而出的
柏呀槐呀
也多已经干枯
那封建之根
迟早总得
向人民的大地降伏！

3、玉皇顶

既然来到南天门，
能不到天街喝杯茶？

然而风寒雾又大，
我真有这能耐么？

老大爷，
让我们抬您上去吧？

好，
就冒充一下财主吧。

起轿啦！
从此一路呼呼喝喝。

轿夫脚下那深谷，
不敢看又忍不住偷看。

那窄角怎么办？
啊，一个转肩便过了。

玉皇庙前香烟缭绕，
人们显然不知天下小。

老大爷啊，
也给大帝烧把香吧？

噢，
我该怎么回答？

4、旅游车师傅

他的生命
是等待
旅客去的自去
来的自来
名山胜水古迹
美酒佳肴艺术品
纯粹是客人的兴趣
他已经习惯
在停车场上
抽烟
或且寻人
搭讪

/ 晨露

醋溜白菜

浇	添个浑号	叶叶	相连
淋		层层	相贴
以醋	嘻嘻满座	密密	
让	碰杯过电	包摺	饯别宴席上
味蕾	击碗	阳光	依依
绽	双筷	雨水	醋溜叠粗鲁
放	引喉	裹一圈	高楼一座
	歌吟	圆	天涯望尽
初来娇客			翱翔
乍听京片子	今朝聚	细细	归雁
何妨	明日分	咕嚼	
借粗鲁的谐音	南北	一份甜	
微醉朦胧中	山水	一份酸	
一碟醋溜白菜	隔		



刊名题字：彭士驊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2/2000

社长
伍良之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主编

甄供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发行主任

春山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2-3, Jalan 3/32A Kepong
52000 Kuala Lumpur.

定价

RM6.00

S\$7.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目次



“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专辑

- 4 马中文学交流展新页 / 甄供
- 6 这一趟文学之旅 / 唐珉
- 11 “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论文摘要 / 良 辑录
- 27 盼望协助马华文学的发展 / 驼铃
——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上致词
- 29 崂山缘 / 伍良之
- 1 鸿爪小集 / 驼铃
- 1 醋溜白菜 / 晨露
- 封二 “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 封三 作家们的行踪：在北京、山东……
- 封底 早（外一首） / 王涛
鲁迅故居 / 驼铃

微型小说 / 短篇小说

- 31 一百年的孤寂 / 丁云
- 33 火堆 / 雨川

散文 / 杂文 / 游记

- 38 玩火与州官放火 / 金睛
- 39 近况小记 / 杰伦
- 41 梦系中原 / 看看
——河南故土之旅
- 43 美国，美国 / 洪祖秋

诗歌

- 49 我们不再孤独 / 吴岸
——悼作曲家蓝草
- 26 夜色中凭吊玛格烈堡 / 田宁

- 28 长城三题 / 田舟
 50 会馆组诗 / 孟沙
 51 吉胆组诗 / 王涛
 32 登黄鹤楼 / 叶新田

——调寄《水调歌头》

- 5 不计阴晴万里征 / 颜龙章
 5 破石扎根 / 春山

作家创作自述

- 52 小说《沙哑的红树林》的结局问题/ 驼铃

评论

- 53 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化 / 秋山
 ——略论吴岸观点及其他
 56 作家须能高瞻远瞩 新加坡 / 风沙雁
 57 抓住历史转折的关键——
 黑岩小说集《荒山月冷》的一些考察
 台湾 / 李瑞腾

回声

- 61 评《燭火》及丁云的《死囚忏悔录》
 中国 / 诸天寅

序与跋

- 63 你醒在海醒之前 / 吴岸
 ——序诗集《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
 66 海涛与心潮的澎湃 / 甄供
 ——序诗集《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

新书出版简讯

/ 甘泥

- 68 王涛诗集《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
 68 何戟文集《赤道线上》

小荷才露

- 69 给林连玉先生的一封信
 吉隆坡尊孔独中高一文(2) / 李晓菁

中央艺术学院新闻传播学系同学作品(4篇)

- 70 偶像 / 吴荔苹
 71 幸福 / 钱美云
 72 冷战 / 甘盈孜
 71 都是情绪惹的祸 / 谢玉琴
 73 (评语)看年轻人习作想到的 / 孟沙

- 73 作客 吉隆坡坤成女中高二理 / 洪晓婷

巴生兴华中学初二和班同学作品(3篇)

- 75 参加“金砖筹款活动”有感 / 郭雅兰
 75 初二学生的心声 / 颜淑馨
 76 说礼貌 / 郑丽婷
 76 相思树 波德申中华中学初三S / 卓福来
 77 电流中断之后
 波德申中华中学初一S / 汪珍珠
 78 由香蕉树想到的……
 新纪元学院中基班 / 郑云月

- 78 引盼 芙蓉中华中学 / 巫晓馨
 79 五月的你 吉打居林 / 方雪銮
 79 “全森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成绩揭晓

- 80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 80 鸣谢

马中文学交流展新页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侨联海外交流中心主办的“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于8月7日在北京圆满结束了。目前，我们正着手把中国作家学者们的论文加以整理，准备编辑成书，为这次马中文学交流留存美好的回忆和记录。

应邀出席这项研讨会的马华作家，共有十多位。我们组成了一个以吴岸为团长的“马华作家北京访问团”莅会。团员是：驼铃、甄供、伍良之、田宁、梁放、田舟、秋山、晨露、唐珉、王涛；黄叶时、融融、凡民三位未克出席。

主办单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它集中了许多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所以，这回主办“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就显得游刃有余了。为了探讨上述十多位马华作家“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中各领风骚、各具特色的部分马华作家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检验他们在本世纪后

半叶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注），主办当局邀请了黄侯兴、孙桂春、吕莺、罗青、诸天寅、张荔、周靖波、戴青、蔡震、杨燕、李桂华、凌彰、李紫、孟庆荣、徐冲等十五位作家学者进行评论与研究的工作。他们提呈给研讨会是20多篇具有理论深度、文采斐然的学术论文。

这20多篇的论文，的

确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景观：一方面展示了评论、研究者的功力——他们从作品出发，深入肌理地进行细致的剖析，具有深度和新意；批评的观念开阔，方法多样，不拘一格；其中还有不少是独到精辟的见解。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有所作为的马华作家作品的风采，其内涵是丰富的，艺术技巧是新颖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赵燕平女士在致欢迎词说得好：“我们与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和我们邀请来的评论家们，共同研讨本世纪二十多年来马华作家用华文写作所取



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见场地上置一块巨石，中有小洞，颇似标点符号的逗号，具有内蕴，令人浮想连翩。（甄供 摄）

得的文学成果和创作经验，并将探讨在新世纪马华文学发展的方向。我相信对于深化马华文学的研究，促进我们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带动作用。”正因为如此，这项研讨会的召开，对于活跃作家作品研究风气、鼓励创作和评论、提升马华文学的形象与地位、促进马中文学交流，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早在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已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举办了“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这次“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的筹办，是该院继“吴岸诗歌研讨会”之后的另一项壮举，显示了该院的劲头和力量。其关爱马华文学的热忱，是令人敬佩和感动的。

对于中国作家学者们给予我们作品的肯定或批评，我们十分感激，并把它视为是一种深情的关怀、鼓励及鞭策。我们将迈步前行，努力写出无愧于时代和我们的作家称号的作品，做好我们的一切文学工作。我们更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后能继续主办这类性质的马华文学作品研讨会，把已取得的“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带动作用”拓展和深化！

(2000年10月3日夜，稿于吉隆坡何清园)

注：引自黄侯兴教授在研讨会结束前发表题为《马华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本土意识》的谈话。

不计阴晴万里征

/ 颜龙章

—— 族魂林连玉先生百岁冥诞。一代华教风范油然涌现眼前，景仰与讴歌也油然而生。

伏龙攫鳞寒贼胆① 中流砥柱一先生

病中明德斥胡说 身后仁风扬正声

飞瀑雷霆鸣义道 彩虹剑气破围城

百年冥诞知磨厉 不计阴晴万里征

注：①鳞，指逆鳞。意谓当道者。

(2000年6月20日稿于芭都振华湖畔)

破石扎根

(失黏格)

/ 春山

泰熙兄示友人摄赠“破石扎根”奇照，余感奋而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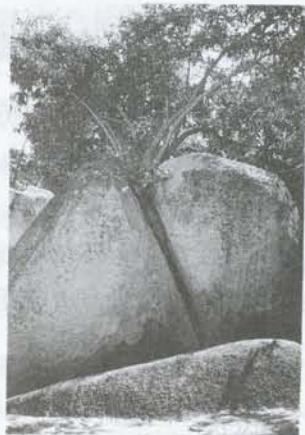
破石深深扎铁根，

横空勃发绿成云。

长夜不时风雨急，

激情挥洒万年春。

(2000年7月17日)



这一趟文学之旅



本文作者唐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塑像旁留影
(甄供 摄)

文说艺至深宵仍意犹未尽的快事，虽依旧历历如在眼前，唯十年人事几番新，那种窝心的感觉，竟尔有些的陌生了。

缘聚缘散，我总也珍惜那些令人感到生命力充沛的好时光。偶尔，记忆之门被敲叩了，悠悠回顾，终也只能了于轻轻一声怅然的喟叹。天可怜见，多少年后，总算情缘未尽，当中的数位，居然也有再度聚首的契机，不辞劳累，东西南北穿山越海，交会于都城外那座令人目眩的机场大厦，欣欣然北飞神州，共赴一场文学的约会。

前缘再续

我家没有时钟，没有日历，时光的流逝，就像淘米洗菜时，水从指缝间淌过一样，那么不经意、那么自然，泛不起一丝儿意念的涟漪。日升日落，吃饭穿衣，日子过得很安静。今夕何夕，一经外界触挑，往往便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一声晒笑了。

戏谑地扳指一数，果然，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和文艺界数位交心的前辈及好友，促膝谈

蛰居经年，不事生产，阮囊羞涩，原也未曾计划与彼等同行。团长吴岸、甄供及伍良之三位先生，却谓出去走走，对我大有裨益。仔细想想，也不无心动。此行当不虚，且去吧！打开银行存摺一看，却又只好宣说，好山好水，全都在自己心中了。

饶是善缘当惜，始终觉得有欠妥善。此番乃志同道合的友好共襄筹措文化盛事，机会诚属难得。也曾经是共沾文学甘霖的一分子，思前想后，

在最后的时限，终于豁了出去，斗胆与一众师友携手同行了。

故城梦境

蒙北京社会科学院诚邀，侨联会举办的“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8月7日于北京社会科学院举行。

我们一行12人，8月6日，以十分亢奋的心情，飞行了6个多小时，于傍晚5时许抵达北京。

北京，北国这个在我幽思缕缕情意绵绵的心中，绚丽故事累牍、奇诡神话连篇的古老都城，以恰好头一天入秋的29度和煦气温迎迓远来的客人。

“你们来得正好。北京的天气，过去几天飙升到40度，酷热无比。今天入秋，马上便不同了！”机场出口处，侨联会的黄侯兴教授，却以依然热至40度的至诚笑脸迎接我们。吴岸先生的兄长丘立本教授，还有年轻纤丽的张荔教授，寒暄中更忙不迭抢着搬运行李。北京的天气是稍稍转凉了，传抵我们心中的热流，又岂止那区区的40度啊。

北京，这座我曾为之神往为之神伤的古国都城，终于也拥抱了这个千里北上，情怀依旧有些许怅惘些许落寞的寻梦人。

决定北行之后，每当想到很快便可以亲炙这座有血缘之亲，神秘面纱隐约轻罩，以致令人幽思不绝幻想翻飞的文化堡垒，总是兴奋莫名。我的文学道路，蹒跚学举步的小小足迹，莫不是起始于这片黄土地，一步一步踩踏过来的。而作为心脏地带，早年那种付诸系脐之亲的炽烈情怀，如今虽已淡化，唯亘古传承的文化流泉，仍旧打那儿悄悄净流入我底血脉。啊，北京，当我双足触着了她那刹那，料想将会情不自禁跌跪，亲昵的往伊胸膛烫贴。

知悉航机已朝北京国际机场飞去并准备不久后降落，真有点喜不自胜。侧了脸往下鸟瞰，尽是大片大片放眼收不尽，十分工整且细致如图案的庄稼。淡棕色的田埂，灰白的溪流，纵横交错，仿佛刻意嵌上去似的，将广袤的大地隔成一方方翡翠，粉绿、翠碧、葱郁，层次分明，在太阳已隐蔽的天空下犹亮丽的竞相吐鲜。

啊啊，真个不可思议，活脱脱一幅神奇的拼图，大地竟可以是这么美丽、这么恬静、这么安稳的。心弦是被深深触动了，又居然挑不起多少激情，我平和的心，就只有一个劲的欢喜。

对自己入定老僧似的表现，不由得又暗自惊叹不可思议。曾几何时，我已有了这么大的跨越，竟至“如如不动”了。的确，原以为自己一旦踏上这一方梦的土地，会失态，会泫然欲泣。想不到顷俄之间，心情竟起了这么大的易变。莫不是承了这片安和平稳的无边绿色的安抚及沐化，连过份发达的泪腺也趋向正常，乃至于在淡恬的欣喜中静定地朝我心中的大地母亲走去。我本是自然之子，嗜绿成痴，这古老的农业社会，今天，依旧以我摇篮那片原始颜彩迎引我回到我的最初，便是啼婴，也酣然入梦的吧。

又或许滥情的岁月已远去，我真的晋入另一个境界。

首日入秋是北京，就像我生长的地方某一天太阳蔽入云层里躲懒，天色是淡淡的阴灰，没有春日的炫华，没有秋天的幽爽，没有寒冬的萧瑟，夏末的炎燥仍未尽消隐。

北京人不见得有多白皙，男女老幼，就像我的街坊。北京的街道，北京的市容，甚至郊野的防风林，也都似曾相识。老北京那听来十分享受的京片子，并不陌生。

一切以平常心看待，故一切寻常，就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哪怕今天的北京桃李争艳柳絮飘飞，又或白雪皑皑寒风削耳，那秋高气爽的平静

心湖，量也还是漾不出几圈涟漪的吧。天下本一家啊，既问讯于天人合一之道，又何需分他南北西东？

热闹的文事

8月6日抵京，时已向晚。稍息，一行人便被接送到社会科学院大楼餐厅。

主人热诚的接待，既开放又轻松；陪席的，多是各报社记者及杂志社编辑，彼此一经接触，便言笑晏晏，可谓宾至如归。英挺沉稳的李征处长，一派学人风范，温婉简约地致词过后，即举箸邀请客人品尝地道的京菜。初尝风味回异的佳肴，令人感到淋漓尽致的，倒是情谊彻胸贯怀的浇灌。

一个美好的夜晚，在北京，我会记住。

翌日，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于社科院内进行。一行12人的作品，分上下午两个时段，由教授及学者专家宣读相关论文。杂文家甄供、伍良之，小说家驼铃，诗人田宁，散文作家晨露等人的著作，在上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下午的研讨会，对象是马华文坛首席诗人吴岸先生，马华诗坛新锐秋山与王涛，马华诗坛中坚份子田舟，著作《玛拉阿姐》一书入选《亚洲周刊》中文版二十世纪百年百部小说经典的梁放，还有写小说、

散文，也写诗的唐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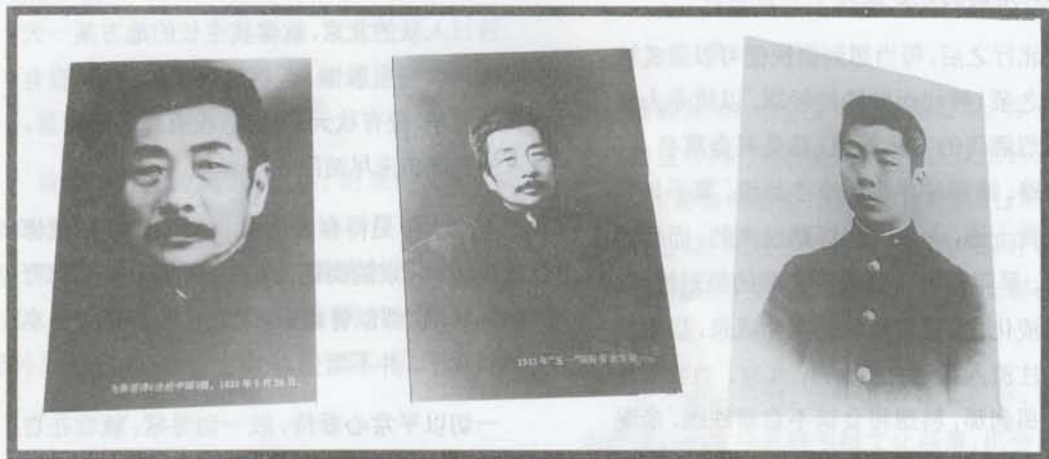
时间紧凑的研讨会，始终不曾出现冷场；敏感的论者滔滔不绝，而作者抒情解怀的热烈反应，更展现了不仅会写，更能言善道的才华。

马华作家访问团，在主办当局热情款待下，个个如沐春风。四海之内皆兄弟啊，晚宴上，在主人家频频劝酒的觞光交错中，人人俱感酣畅淋漓，引颈咕嘟咕嘟，便又灌下满怀溢泻的珍贵情谊。

驻京第三天早上，一伙人在社院听了诗人邵燕祥的一场演讲。温敦儒雅的老诗人，申述了中国作家们在一个大时代中，与国家与民族精魂血泪相互交缠梭织的惨痛悲壮的宿命。雨过天青，老人家给大家介绍了近期出版的系列可读性强的文学著作。

当天下午，一行人兴致高昂的来到鲁迅博物馆。对鲁迅有深入研究的甄供先生，最是兴奋。除了我，人手一机的马华作家们，连日来充份展现了摄影家敏捷的身手；在此，更是无处不鸽的，连鲁迅故居那两棵枣树也没错过。

细雨霏霏中漫步于鲁迅先生故居，倒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是怎样一个阴惨悲凉的年代啊。辉煌的历史与民族悲情混凝起来的这片古



鲁迅博物馆里的鲁迅照片（甄供摄）

老的东方大地，在最最苦难的时代里，出现了人类的良心，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菁萃。俯首甘为孺子牛，但凭这句诗，便体现了这位代表人间大爱的思想家、文学家不死的精神。

都说中国人如今全往钱孔里钻了，文化精神弱化了。当天尽管天不作美，博物馆里，我们以外，却也还有另一讲广东话的旅行团。此外，当地大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知青，亦不下十个，有者坐在一隅摘录资料，有者漫步游走四处浏览。当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看来十分温馨的小家庭。小两口带着个八、九岁的女孩，甫进门，小不点便就指着墙上的图片吊起了甜脆童音，连连发炮，向父母亲提问。鲁迅，她似乎一点也不陌生。来到鲁迅的展示模型，小妮子更忙了。“妈妈，妈妈，这是他们家的田吧？”“妈妈，妈妈，他小时候就在这儿长大的吗？”我走远了，拐弯而去，一串串乐音似的叮咚，仍随风隐隐飘来。博物馆是漏水了，灯光也嫌昏暗，我倒也不甚在意。我发觉一切依然完好，也很明亮，就在小女孩的心眼里。

来到北京，没机会到诸如长城、故宫等旅游景点参观，倒也“无伤大雅”，我们有更好的去处，那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由中国现代文学泰斗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它耗资不菲，却也真正展现了其现代化架构下的辉煌面貌及坚实内涵。不分政治观点、流派和艺术风格，二十世纪海内外华文文学作品和资料，能收集到的，都在收藏之列。著作、手稿、书信、日记等等之外，还有馆方制作的图片库、录音带录像带库。除此，尚有以著名文学家藏书、创作工具、生活用品等物成立，有

如个人博物馆的“文库”。

二十世纪，于中国来说，是个大时代。五四运动掀动了中国新社会新文化可歌可泣的历史扉页。文学家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曹禺等人，将自己溶入历史，良知——人性至尊的不朽精神，今天在文学馆大堂辉莹晶亮的七彩壁画上散发出耀人的光芒。

老舍投水死了，其子舒乙今天成为现代文学馆馆长。而鲁迅先生在馆前侧似仍未完成的半张脸雕像，还有馆内东大门前作为馆徽的一块巨石中间天然洞开酷肖的逗号，又传递了怎样的一个信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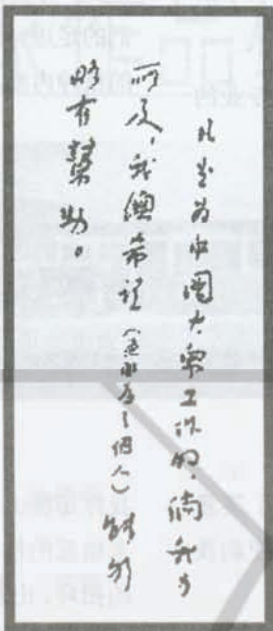
从现代文学馆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越是展露了这个古老国家强劲的生机。北京国图，好大好大，建筑面14万平方米，书库22层，可容纳2000万册图书。电脑化的检索室座无虚席，而偌大的电子阅览室，也坐满了人。我们何其幸，在此赶上了敦煌出土文物的小型展出。或残缺或完好的经文、字迹端秀工整，非常好读，令人感到完全没有距离。而陌生的，乃那些接待员说是更好更具价值，如今流落在国外的瑰宝。

高挂的照片中，王道士看来十分滑稽可笑。而赤须碧眼的掠夺者，虽则剑眉星目，相貌堂堂，倒是比那道士更见猥琐。巴掌大的照片，跌在道士下方，文化强盗，还真是连一个混球，也比之高了些些。

山东行

该办的事完成了，该访的地方去过了，老中青12人，从北京火车站出发，作山东逍遥游去矣。

山东，这古代秦、鲁的国地，抱山望海，地灵人杰，出了不少名人。至圣先师孔子的出生地



鲁迅手迹

曲阜，是我们这小队人马寻幽探秘首个目的地。从北京紧凑的步调转向徜徉边城的闲悠，旅游车上，悠扬的歌声，恰似突爆的泉眼，一个劲不断喷洒出来。

作为歌者，吴岸先生中气十足，一派专业的高姿态。我心动了，不由得便转过身去和了起来。一曲未终，另一名歌唱家竟又诞生了。当我发现前方的梁放稍侧的脸漾了笑意时，就在这一瞬间，他攥住包包一弓身，便朝我们这儿靠来。

真是又意外又惊喜的发现，梁放会唱，唱男高音，音质佳，音色柔美，绵细甜软，畅滑如丝，不论高吭低吟，声声直抵人心尖。

音乐是心灵良药，令人忘却一切恼恨，从新面对自己和别人。而吊不吊嗓子，写作人都是歌者。山东之行，梁放说歌声濯涤了他心中的尘累，怨瞋不再。我们不停的唱。唱到孔林、孔庙、孔府。再唱到岱庙，唱上泰山。从大明湖、趵突泉、崂山，乃至唱到烟台仙乐飘飘的蓬莱阁。

天人合一，大自然的声籁来相应了。古松如海苍柏抵天的孔林、泰山和毓皇顶，排山倒海而来的蝉声，一波又一波，将我们的心门拍击得大大敞开。无论以何种方式，唱吧，共赴神州以文会友的同道们，且唱出愉悦的歌声，彼此击节和鸣。

孔林是顶天然的绿帐，孔子与后裔，在影影绰绰的松姿下，凉快地安睡，游人到来了，惊梦不惊呀？

孔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有五岳之首、天

下第一山的称誉，泰山美在雄奇劲秀及拔地通天的磅礴气势。中国人自帝王至老百姓，自古崇拜泰山，而文人更是对之仰慕备至。千千年来，人们的足迹，终于凝聚成其“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精神内涵。

山东，不愧是文化之乡。在趵突泉，出乎意料见到李清照，两人遂拍了张纪念照。易安居士的纪念馆外，处处垂柳芭蕉丛丛。细雨初歇，

我打那株山茶走过，肩袋突然滑落。回头望去，尚未结蕊的枝桠，竟探出光秃的一小截，钩住袋子的扣环。山茶、山茶，我的最爱，依依眷眷的，关不关乎那纤弱女子身世飘零的幽冷凄迷？

说是东海有蓬莱，果然，在山东最后一天，我们游了这濒海的仙山。山上亭台楼阁，但见文人雅士的墨迹处处。我本来便爱宋词，巧的是伍良之先生在苏才子那儿把我叫住，咔嚓一声，将我留驻在人潮汹涌的门前。

神州再见

告别仙境，辗转又回到北京。是回家的时候了，一点点惆怅，一点点神伤，悄然袭上心头。

神州十日，于我，实与居家无甚分别。我喜欢静静听人说话，静静的看，静静的欣赏，静静的赞叹。印象最深刻的，是和梁放逛胡同，几乎延误了大家晚餐时间的忐忑不安。有点伤感的，是在泰山遇上赤膊挑夫。有点歉疚的，是在崂山没向不被青睐的水果小贩买桃子。有点遗憾的，是没能到琉璃厂去。

神州，再见。十日来去匆匆，该忘的，我会忘记，值得记取的，将永远安住在我心里。再见，神州，再见。



中国现代文学馆

“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

论文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0年8月上旬在北京主办的“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提呈论文有21篇：

1. 吴岸诗情趣韵探微 孙桂春
2. 思想的深化 艺术的净化
——论驼铃小说的品格与风格 吕莺
3. 以一目尽传精神
——论驼铃的短篇小说创作 黄侯兴
4. 辣眼炼就 卓然一家
——论甄供杂文 罗青
5. 它，给时代发出了信号
——论甄供杂文的现实主义精神 黄侯兴
6. 以主观战斗精神拥抱现实
——读伍良之作品随记 诸天寅
7. 伍良之杂文：惊叹号意韵 黄侯兴
8. 归来的旅人 张荔
——马华作家田宁创作巡礼
9. 梁放小说散论 周靖波
10. 藤架下的阅读
——梁放散文评析 戴青
11. 田舟的诗：一潭岁月的水 蔡震
12. “一树芬芳”终于“绽放” 张荔
——秋山诗创作的人文精神及其他
13. 书生意气正当年
——论秋山诗 杨燕
14. 城市丛林中的“菜园”

- 论晨露《荒野里的璀璨》 李桂华
15. 走进凄美的梦境里
——论晨露《荒野里的璀璨》 孙桂春
16. 描写悲剧，探索人生
——试论唐珉的文学创作 凌彰
17. 王涛诗的华夏古典情韵
——读王涛诗集《渔人的晚餐》 李紫
18. 芬芳的泥土风味 清新的淡雅风格
——评黄叶时散文集《有情天地有情人》 孟庆荣
19. 生命是美好的
——读融融的小说 蔡震
20. 璀璨的艺术结晶
——评凡民的小说创作 徐冲
21. 为正义事业而呐喊
——凡民散文集《奔》浅议 徐冲

以下为上述有关论文的吉光片羽，读者如欲对上述论文一窥全豹，唯有等待论文结集出版。

“当代马华诗人吴岸是一位时代的肖子，又是一位主情主义者。他的诗弹奏着时代脉搏跳动的节拍，让读者从诗语诗境中领悟到诗人对时代对社会所怀抱的崇高的使命感，这是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光耀之所在；同时，他的诗又充溢着一股或汹涌澎湃或婉转回荡的激情——人情、亲情、爱国情，而其意味风韵，含蓄蕴藉，更耐人寻味。

“吴岸的诗在消融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创作



杨燕副教授

徐冲副教授

蔡震

方法上的长处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有助于他的现实主义诗篇气韵生动与深稳。总的说来,吴岸的诗,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吐露着生命意义的芬芳,敲击着人生教训的警钟。诗人仿佛是指引人们走出莽林峡谷的向导,把读者带领到充满理性的光明的彼岸。”

——孙桂春《吴岸诗情趣韵探微》

“反映在驼铃小说里,无论是描述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艰苦岁月还是经济文化建设的和平年代,透过种种纷繁的人物纠葛与情节起伏,爱国主义成了一面催人奋进的鲜艳的旗帜。

“驼铃既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战士,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的作家。驼铃早年身处内忧外患饱受殖民统治的时代,曾经度过几年铁窗生活,因此,揭示人民群众的疾苦,传达他们的呼声,成了作家驼铃神圣的艺术使命。

“驼铃小说艺术上推崇写实主义。在他笔下,社会底层及一部分中产阶级成了他重点描写的对象,因为他们是构成大马社会的主要成员。

“那些靠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生活环境简陋,谋生条件艰苦,求生欲望微小。这些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具有质朴、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忍让的美德,同

时又沾染了自私、狭隘、虚荣、平庸、粗鲁等恶习。

“面对现实人生,驼铃常常感到孤独和寂寞,‘张眼所见,仿佛尽是浑浑噩噩只为私利而钻营的族人’;虽然他以诚实的态度努力地要暴露国民精神的痼疾,以寻求读者的共鸣,但能否身体力行,‘自己又不禁怀疑起来’。记得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创作《堂吉珂德》时也有过因恐惧造成的空虚,但他坚定地提醒自己:‘你要牢牢抱住你的宗旨,去把那骑士文学的万恶地盘完全捣毁;这事如果得到成功,你的功绩也就非同小可了’。为了捣毁‘万恶地盘’或改造‘精神病态’而产生的‘恐惧’或‘怀疑’,乃是作家的敬业精神与使命意识所使然,也是驼铃几十年如一日执著于现实的文化品格的反映。

“驼铃面对那些仿佛站在世界屋脊上的‘先锋’、‘前卫’、‘新生代’、‘另类’以及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艺术家和艺术流派,他没有趋时(或曰‘发烧’),而是固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按‘原来的姿态’一以贯之。这使他的小说始终保持著严谨、质朴、客观、冷峻的艺术风格。再是坚持民族化、本土化的特色。驼铃虽然有着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并用华文写作以传情达意,但是他笔下的



孙桂春副教授



黄侯兴教授



吕莺

‘小人物’，他们生存的文化环境、道德观念、风尚习俗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纯然是马来西亚的；这对于那些以点缀‘欧风美雨’为时髦的另类作家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挑战。

“驼铃小说语言的特点是平易而不做作，精制而不粉饰。作者把握住每篇小说中语言运用的‘度’，既没有那种悲天悯人、施舍同情的语气，也没有那种颐指气使、高踞在上的教训。不同身份、职业的人物，所用的言词和神态气韵，都各具自己的特点。综上以观，驼铃小说通过富有形象性的语言显示了‘文化规判’与‘文化歌颂’，这在马华文学中应该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也是在华文学中民族化与个性化融二为一的具体体现。”

——吕莺：《思想的深化与艺术的净化——略论驼铃小说的品格与风格》

“驼铃的短篇创作，同他的中、长篇小说一样，都是直面人生、执著现实的。作者热爱自己美丽的热带岛国和勤劳朴素的人民，憎恶那些‘浑浑噩噩只为私利而钻营的族人’，鞭挞了形形色色的丑恶的、鄙琐的灵魂，而对于那些遭遇种种厄运、贫困无助的小人物，则给予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作者的笔端伸展到了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从公署、警察局、法庭、学校到码头、乡村、茶寮、酒吧……这些短篇，是马来

西亚城镇社会生活或一时代的缩影，也是一幅摹近代马来西亚底层人民艰辛奋斗的现实主义图画。

“凡是深刻显示人的灵魂的作家，我们总是把他当做心理学家、解剖学家看待。驼铃短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是准确而深刻的人物心理描写。驼铃小说，没有太多的景物陪衬，人物外貌、外部特征描写也很节省笔墨，而是借助人物的语气、声音表现各种身份的人的思想、性格、情感、意趣。又因为开掘得深，使读者看到了一个个活鲜的、颤栗的灵魂，作者因之成了人的灵魂的拷问者、慰藉者，反映了作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综观驼铃的短篇创作，那些反映底层平民的灾难与痛苦，使读者在压抑时爆发出愤怒，从沉重中振作起精神，从而提出变革现实的要求。这是驼铃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之所在。在一些短篇中，能集中一点，深入开掘，从一点显现全面，以一目尽传精神，给他的小说增添了许多亮丽的色彩。”

——黄侯兴：《以一目尽传精神——论驼铃的短篇小说创作》



孟庆荣



凌彭



周靖波副教授

“鲁迅——常读常新，宛若上周才草就的一甲子前的旧文；甄供——在马来西亚华社（或文坛）有时也有的提防这边那厢投来闷棍冷箭的感受，和为了人间升平需要一支打击人皮鼠辈的尖兵队伍的呼号，这些历史号声和域外物语的夹夹杂杂，它们对各自现实社会众生相的逼视何其相似，有时竟会在我眼前浮现出本当时空大跳越的却竟会双双两两并行的叠影。这真使人惊愕，也使我不由得专注起他们前后错落甚远的文学活动的不少共色：他们确实都把杂文写作视为一门崇高的事业；杂感之感，全出于时势之需；所抱推进社会发展和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感都是那样的强烈，促成他们在杂文创作阵地上能以充满斗志地坚持执著，耕耘不辍；又让时间证明都是历经风雨（虽然性质的规模大不一样）而呈现出可贵的韧力。所有这些讶然之思，也让我不由得想说出甄供杂文善于发现和勇于捕捉杂文题材这一重要品质，很可学习借鉴。甄供这双‘辣眼’，一经发现之后，自当可以进一步探究。

“甄供多有鲁迅意义上的匕首式杂文和擅长鲁迅风的利锐辛辣笔调，显而易见，早是人们的共识。那么，这种两代不同国籍的华文作家杂文创作上天生的或内在的关联，从什么角度切入来

予以阐发较为准确而便捷呢？我个人以为总结成‘学’与‘似’之道，即用‘学鲁者生，似鲁者死’八个字来概括，或许是相宜的，可以中其肯綮。当然，明眼人一看，也准知道这八个字套自（齐）白石大师的名言。现分几层意思来讨论：

“天生的关系。鲁迅所拥有的语言艺术大师级的历史成就，尽管或有窃非其小疵，甚或狂吠其中天之日光亮逝退者，但谁也撼不动偌大的崇山峻峰。母语为汉语的那数千年文化积累之功，对任何努力吸取其精华的后辈，哪怕只是通其极小极小部分的若干典籍，仿耶和華的说法，便叫做也将有福了。甄供是得到先辈的赐福的。他热爱读书，非常用功，博杂惊人，以至某些篇什中所引佛教典籍的故事，肯定现今大部分大陆学子是向无所闻的。

“内在的关联。那就是人生观和文艺观方面的老话了。甄供的积极人生，他少年时期开始的丰厚的生活之旅，对社会现世多阶层世俗俗事的洞悉并直接干预，很不容易，也很值得。这使得他通达了解鲁迅的路程，起点是在心灵，说真切一点，是在他心灵深处那把圣火所存之地。文学写作不可遏止的欲望，不就是在分明的爱憎或爱憎分明的情感表达么！甄供献身严肃文学的作



罗青

伍良之夫妇(中、右)与中国评论家诸天寅(左)在“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上留影(甄供 摄)

为,长达十四年累计一千七百多期《文艺春秋》的默默主编工作,便是绝好的说明。”

——罗青：《辣眼炼就 卓然一家——
评甄供杂文》

“甄供根据自己多年创作实践经验认为,杂文写作是一项‘严肃的劳作’,‘不可掉以轻心’,而且‘需要一点眼力、腕力和艺术技巧’,否则只是‘徒有杂文形式而无杂文风骨的篇章而已’。他给自己一本杂文集定名为《蒜苔赋》,便含有两层意思:‘一,杂文写作固然需要一点眼力,但更需要有个引爆点,使思维活跃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这好比炒菜,没有蒜苔‘爆锅’,纵然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也难美味可口的;二,我以为杂文的写法,不妨‘杂’一些,但却要‘文’——文采——来规范,使之内蕴丰富,形式漂亮一些。’选准‘引爆点’与讲究‘文采’,构成了甄供杂文思想艺术的两大特色。”

“综观甄供杂文所包容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诚心、勇气、睿智和机敏。他真实地而不是虚伪地,充实地而不是空洞地,热情地而不是冷酷地,朴素地而不是浮华地,及时反映自己所目睹的或所体验的社会人生;作

者以他那敏锐犀利的目光以及讽刺诙谐的才能,细细剝剔病态社会人生的种种痼疾与赘疣,专心做‘消肿拔毒’的工作,以期获得疗救的希望。”

——黄侯兴：《它,给时代发出了信号——
论甄供杂文的现实主义精神》

“胡风先生说：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在于‘主观战斗精神’,作品的好坏决定于‘主观战斗精神’的强弱。什么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这里面包括真诚愿望,人格力量,仁爱胸怀等多种因素,实际上也就是作家生命力和创作性的一种体现。纵观伍良之先生的作品,他的真诚愿望,人格力量,仁爱胸怀全都一一具备。作者从事写作是出于‘在人类生活事实中找真理’的真诚愿望,他率性而谈,毫无忌讳,对于有害的事物,及时给予揭露。他不怕得罪人,为朋友仗义执言,即使由此受到攻击和诬陷也不后悔,展现了一位正直、热情、憎爱分明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当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正在东南亚一带走红之时,伍良之先生勇敢地站出来,指出这类小说的负面不良影响,其大声疾呼之情使我想起中国学者何满子老先生对金庸、琼瑶小说的口诛笔伐,在这一点上,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研讨会场景一瞥。前排左起丘立本教授、张荔教授、周靖波副教授；后排左一是梁放。（甄供稿）



“一般来说，作家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的关怀，自然便成为每一个有艺术良心的作家的共同目标。正像中国学者陈实先生在《烛光灯影里的伍良之》中所说：‘他的杂文，内容十分广泛，有对国际事务与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关心，有对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的批评，有对贫穷、落后、饥饿的抗议，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不良道德风气的抨击，有对西方堕落腐朽文化现象的批判，有对各种人性缺点和弱点的厌憎，有对各种丑恶人物嘴脸的暴露和嘲讽。从这一切批评、暴露和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一种正确的价值标准和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的不舍追求。’中国宋朝的理学家张载曾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将个人的作为与历史的使命、时代的要求相契合，与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打成一片，在时间范畴上，与千百年的历史传统汇为一体，在伍良之的杂文中不难时时感受到，正是这种博大的仁爱胸怀，使他的杂文不仅有思辨的逻辑力量，而且有巨大的情感召唤，他是用自己的心，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灵魂去打动读者，去赢得他们的共鸣。随便可以举出他对童工和残疾人的关怀，世界上存在着五千

二百余万15岁以下的童工，他们承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在没有爱的滋润的情况下，他们的生命能延续下去吗？纵使得以苟延，他们的身心会长得健全吗？我不敢想！’（《串铃篇·我要一个洋娃娃》）虽然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但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古代先贤的理想化境，恐怕还需有待时日。”

——诸天寅：《以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现实——读伍良之作品随记》

“伍良之同许多现实主义杂文作家一样，没有满足于画狗，没有仅止于讽喻官僚政客或商贾大亨的丑恶面目与卑污灵魂；他的杂文是一个更加广阔、多元、深邃的世界，他在更深层面上去探索人性，发掘人性，精心剖析人的外宇宙与内宇宙，并使崇高与卑鄙的‘两级’的划分比社会现实本身更显清澈透明。”

“首先，作者要赞美人性美满、健康的一面。如赛胡先阿里先生在莫须有罪名下被囚禁近六年，后来他出版了《两个层面》一书，不卑不亢地把狱中遭遇娓娓道来：‘当你要为人群社会伸张正义，那你就需要准备面对后果……’（《赛胡先阿里的狱中日记》）。大义凛然、刚直不阿铸成了

这位大学教授的人格力量。还有在马来文坛上默默耕耘数十年而不求闻达的年近八旬的老作家 Pak Sako。他年轻时曾任某县署副县长，还被委任为法官，后因厌恶官场陋习，辞官转入报界，为某报专栏作家，先后出版三部长篇小说，是文坛德高望重的长者，‘全国马来作家协会’拟给他颁发荣衔，他却弃如敝屣，一口谢绝。作者因此要称赞这位执著现实而又淡薄名利的老作家，以为‘这就是仍然在漫漫长路踟蹰的 Pak Sako 的作风’（《路漫漫其修远兮》）

“这些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物，不必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也还有如农民、渔夫、割胶工人、三轮车夫、德士司机、理发师、商人、小贩、教师……‘他们为了一项义举，便在自己从事的行业里，展开了如火如荼的义字当头的活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并肩联手，齐心协力’；是否留下姓名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凝成一股洪流，那巨大的声势，那雄壮的节拍，就是他们共同的姓名’；‘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姓名流芳百世，只在乎贡献出本身的力量，显示本身的真心诚意’（《极大和极小》）。伍良之给读者展示了人性本真的光彩的一面，社会主流的一面，使读者感悟到在这个畸形社会里人格、人性还没有全面堕落，还有光明磊落的人群族群让人们看到国家社会的希望。

“但是人性是‘两级’的。杂文作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师，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俄国作家契柯夫说得对，‘人性并不完美，因此如果在人世间只看见正人君子，那倒奇怪了。然而认为文学的职责就在于从坏人堆里挖出‘珍珠’来那就等于否定文学本身。’伍良之展示人性本真光彩的一面，当然不是做挖珍珠的工作，因为在‘两级’中他更专注于攻击人性的堕落与毁灭，这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良知良能所使然。

“作者不同意把世界上的纷争、善恶都归咎于人的本性，就像把‘损人利己’批评为人性的弱点一样。他认为‘把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都以人性人情为依据，也就简化了一切问题，把丑恶化为谈笑，便当省事’（《想到‘人性论’》）。然而作者不否认那种‘隐藏心灵深处的污垢、卑琐，却要百般掩饰’是‘人性的劣根’（《有病自己知》）。如‘叶二娘是以捏死人家长得白白胖胖的婴儿为乐事’；‘率性而为的杨过，只不过转个念头，便可为非作歹，或是至情至圣’；‘投机取巧的韦小宝，左右逢源，财源广进，左拥右抱前呼后拥，竟有七个妻妾，财色兼收’。据说金庸笔下这些人物形象已经‘把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过这淋漓尽致反而暴露了这等色魔恶鬼的败迹劣行’（《叶二娘的鬼魂》）。作者把这群魔的最龌龊、最丑陋的人性给以曝光，而不顾忌那些吹捧金庸小说的文人学士们会有什么样的譬议。”

——黄侯兴：《伍良之杂文：惊叹号意韵》

“田宁青年时代的诗因表达激情而萌生，其早期诗作因诗人的表达欲而多呈现为个体生命的展示：诗人对生活的热情和憧憬、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特别是青春的骚动在诗人的笔下抒写得更为淋漓。

“对生活与人群重奉献、输出而不是掠夺、索取。这种心灵的倾诉，是诗人对人生的感悟、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与阐释，更是支撑诗人精神与生命的支柱，在它的支撑下诗人面对生活的变幻、生命的流变及世事沧桑更其从容而坦荡。

“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里，诗人没有诗作问世。表面看去，这是诗人创作的荒漠期，他远离了诗神。但他的远离并不意味着背弃，因为他并没有远离中华文化而是为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甘为人梯、身先示范。在华文小学主持工作期间，他没有以笔和纸写诗，他是心智与情思，在生命这本大书中抒写着一曲无怨无悔、可亲可敬的红烛

之歌！

“如果说早期田宁的创作以‘抒发自我’为起点与支点，那么，近期则以‘寻回自我’、‘原乡’、‘旅人’为中心词。此时的诗人，已不愿使自己就范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实用理性或为生存、为成就事业与之达成某种妥协与谅解，而是抱持一种昂然、傲然的姿态，在无以计数的人们投身到物质生存的大搏击时，他选择了逃逸与回归（远离喧嚣、远离厮杀《退休后成为猎狗》）；重返出发地、回归精神的陆地与憩园。从这个意义而言，近期诗人的创作已非早期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言志，而是深度抒情与更富意味的言志。他的诗，不再是生性敏感与脆弱的内心隐情与骚动，不再仅仅是个体向上的生命追问与渴求，更多的是生存经验的精练与提纯，是诗人对抗外界存在（包括生命进程）的压力而自主发生的意志，是其强健的精神体质的表现。

“田宁近期诗中的‘深度抒情’‘寻回自我’与其文化上对中华文化的亲和、认同与寻根意识存在着某种不谋而合的关联。他们是诗人在置身的现代文明之中，寻觅着某些失去了的美好；是诗人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找寻某种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其实，诗人乃至每个普通人，甚至每个社会都一样，都需要设法确立一套价值范式，以便经由它理解一个人的自我、他的民族及其历史和文化；这样，才能使其言行志趣更趋合理、踏实。这也是诗人‘从一个时代旅行归来’给我们的最大启迪。愿我们的诗人在今后的人生之旅中永远踏实与安宁。”

——张荔：《归来的诗人——马华作家田宁创作巡礼》

“作为砂劳越土生土长的华文作家，梁放特别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一种独特的风貌。孤立地看上去，他小说中的主角都是小人物：公寓房客、公司职员、与儿

女恹气的老嫗、斤斤计较的家庭主妇、记忆永远留在过去的老人、留学生、风尘女、小骗子……，故事中的冲突也不复杂，大都是生活中每每被人们所忽略的琐事。但是，若将梁放的小说创作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却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动荡的世界，听到天边滚滚而来的热带雷声。作者深入每一个人物的内心，努力体验每一个人的欲望，真实传达出这些欲望在现实世界的冲折和撞击，从而创造出一个极具砂劳越独特的生活风情的小说世界。这里有对人类美好情愫的赞美，有对生活的长河所卷起的浪花的关注，有对小人物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的善意嘲讽，更有对砂劳越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的追忆。孤立地看，梁放的确严格遵循着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文体规律，但是，他通过对生活横断面的组合，却编织出了一幅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颇具立体的长卷。

“梁放小说的艺术传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二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他自述道，早在幼年时代，就从父亲口中听到了林冲、鲁智深、狄青、黄飞鸿……的故事，稍长，又接触到了巴金、老舍、沈从文和《红楼梦》等。及至赴苏格兰留学，又耽溺于毛姆和D.H.劳伦斯等人的文学天地。从梁放的作品中可以感到，他努力将劳伦斯对人性的开掘和对巴金对人性的博大的同情熔于一炉，并分别从老舍和沈从文那里借鉴了幽默诙谐的情致和自然景物的描绘能力，靠着自己的苦心经营，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小说风格。”

——周靖波：《梁放小说散论》

“都说远离故乡的人最想家，游子的情怀最真切。这在梁放的文字中体现得极为充分。自少年时起，作者的脚步就远离故土和亲人，无论是留学海外还是他居无定所的职业，都使他的人生呈现出一种漂泊的态势。越是这样，故乡、亲人

的一切越是魂牵梦萦，无法忘怀。一盏风灯、一把油伞、一个短梦都能触发作者无尽的思念和回忆。梁放散文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恰是这种游子的感怀。应该说这也是作者散文中最有光彩的一部分。具体到题材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写儿时家乡的旧人旧事，它包容在《旧雨》的全部与《暖灰》的部分篇什中；其次，《读书天》中收录了有关他留学英国时的生活经历，而作者辗转于大马的各个建筑工地间的工作见闻及感想则构成了《暖灰》的主体部分。

“无论是状写童趣、怀念父母抑或工地见闻、他乡感怀，梁放的选材多是从小处着手，一个人物、一件物品、一段场景，一个故事片段就构成了他创作的基本素材，这一点暗合了散文创作中于微小处见广大的讲究，正如古人所说的“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见所听虽然微小，但足以触发作者的情怀思绪，即可入文、成文。梁放写旧人旧事，不依赖于奇巧的铺垫、抒情的修辞或玄妙的哲思，而主要得益于他在选材上的功夫。一事一议或夹叙夹议都是他所擅长的写法，即用最简单的笔触自自然然地交代一件小事，从中生发些许同样自然的议论，而且一定是点到为止，决无铺陈冗长之赘。”

——戴清：《藤架下的阅读——马来西亚华语作家梁放散文评析》

“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发生最早，因为它的语言和形式都最贴近生活。然而，在很多时候，诗又被文人搞成“曲高和寡”的游戏。田舟不会玩游戏，从向大山发问那一刻起，他就奔跃于山川河谷之上，蹒跚于市井村落之间。他是一位来自生活，执著于讴歌生活的诗人。”

“田舟的诗，从数量上看不算多，而且都是短篇，但其题材却相当广泛，可说是丰富多彩，而且非常平民化、世俗化。在现代诗歌愈来愈倾向

于诗人内心世界的躁动、不安，倾向于主观化的自我表现的时候，田舟的诗还是那样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质朴、平凡的人生，即使不作高下之分，至少是对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承传和阐扬，而这，大概也是马华文学的优良传统。其实，不论现代诗歌如何发展，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现实主义（不是创作方法），总是不会消解的。

“作为教师，田舟诗的题材如此多样，展示了他宽阔的人生视野和丰厚的生活积累。但是，仅有此，这不足以造就一个诗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者而能入诗，需要诗人有一颗敏感的诗心，有一个审美的人生取向。田舟这些写平凡人生的诗之所以富有诗意的魅力，就在于它们贯注了诗人对人生抒情化、哲理化的思考。而其中一些流于平淡乏味的叙事诗，则显然缺乏这种思考，或未能用审美的方式表达出诗人的思考。”

“田舟的诗，不论抒情的还是叙事的，大都带有哲理的色彩，大概与他的职业不无关系，教师总是很理性的。这自然是他的长处。他不会滥用自我抒情，也不作浪费笔墨的叙事，而能从平常的生活中撷取一抹新绿、一片浪花，留下隽永、含蓄的咏叹。”

——蔡震：《田舟的诗：一潭岁月的水》

“秋山的诗毕竟与大陆的诗有所不同。他闪耀着异国的光彩。他是龙的传人，又是马来西亚的国民。美丽的马来岛国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亲爱故乡。对中华故土文化的倾慕和对新土家园的热爱，非常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不仅他的诗中有直接描写马来风光的诗篇，就其华文语言，也是受到马来语影响而带有马来语词汇的一种再创造的语言。《雨树》、《马来晚餐》、《大集会》、《国家》等诗篇，描绘了马来西亚独特的风土人情，也抒发了对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种族和睦共处国家的热爱和思考。他的诗笔为我们描绘出壮丽的大海，多姿的海岸，静美的湖泊，也注意到贫困的

陋巷,特别深情地歌颂了朴实勤劳的人民,割胶、锯木的工人,开采锡矿的矿工,辛勤耕作的人们。

“秋山的可贵之处还不在于他的诗心、诗情,更可贵的是他不矫情,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空虚。他看到了才写,想到了才吟。从生活中提炼素材,从生活中酝酿诗情。

“诗人生活在普通百姓中间,关注的是普通百姓。他把自己也摆在普通百姓的位置上,没有把自己当成精神贵族。他的诗写了可怜的盲丐,还写到‘挥旗的老人’,‘印度小孩’,‘擦鞋匠’,‘胶工’,‘牵夫’,‘农妇’,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战火中惊吓的饥饿的孩子,遭匪徒残害的渔民等等。秋山流露出来的是真诚的关切,投注的是平等的目光。他平实朴素地描绘着,天真地愤怒着,绝不虚张声势,夸大其辞。

“秋山像个书生,也是个书生。同时,他的视线却并不囿于书斋,社会政治、重大事件,国家、民族,他都关心。中国文人从来就有关心时政的传统。‘诗言志,歌咏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这些创作主张,始终是中国诗歌的主要传统。秋山因为自己的朴实,善良,正直,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种传统。”

——杨燕:《书生意志正当年——论秋山诗》

“在今日诗坛上,许多人都以为凡诗歌就必须以华辞丽藻装点,都必须远离社会抒发自我,否则就不够现代,年轻作者更竞相跟风。诗坛上于是泛滥着许多内容空虚、感情苍白,形式乍看多种其实却是千篇一律的诗作。秋山就不同,他没有跟风。这个年轻人一开始写诗就着眼于一个作家们天天见到却又无视于它的存在的首都闹市的社会现实——一个盲丐,并且为他而投入自己的感情,期望他能看到一点星光。这不是不同凡响吗?秋山就是如此一路‘不同凡响’地走下去,到1999年创作了同样‘不同凡响’的《双峰塔》。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诗人在十几年的艺术探索中,不间断地表述着其坚定的人文立场与热忱的人文关怀,逐步形成了其自觉的人文精神。这也正是其诗最大的文化价值与意义也是理解其诗之首要。

“面对秋山的三本诗集,面对十几年来秋山诗路上跋涉的生命足迹,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文精神不光是一种人生态度、写作追求,更是一种生命的承诺,它必然通过人的经历和选择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能更进一步理解了秋山在激烈生存竞争中为自己的精神选择的‘事业’:面对五光十色的诱惑,他选择了寂寞;面对享乐与消费,他选择了孤独与奉献;面对存在的困惑,他又不得不在现代文明的负面不断地自我救赎、自我打捞。就这个意义而言,其诗也是其自我生命的真实。

“秋山近期诗作多已脱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而大胆地融入了现代诗的某些技法,但其诗并没有患现代诗的通病:晦涩难懂、空虚苍白,充满了梦魇与死亡的气息。相反,由于形象的新奇与运思的巧妙,其诗的格调与意境都显示着各自的诗美韵味与风情。可见,秋山诗的这种‘脱离’与‘融合’正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远距离’的忠实。他的努力只会使自己的创作乃至现实主义的诗创作更其丰满、壮大。”

——张荔:《“一树芬芳”终于“绽放”——

马华诗人秋山诗的人文精神及其他》

“晨露作为华族农家子女,虽然有过许多未能实现的幻想,做过一个又一个凄美的梦,却能够在家乡的土地、木屋、亲人那里找回自己流逝了的梦。作者回归大自然的怀抱,洗涤沾染身心的污垢,躲进远离闹市的小木屋里,四周环围着金黄色的稻浪,厨房走廊里有着伏在衣篮里产蛋的母鸡——与世无争,纯朴简洁。这一切,‘焕发着无从抗拒的迷惑魅力,宛如一块磁石,深深的

吸引着我’(《做一个农夫,我愿意》)。

“读晨露的散文,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诗的芬芳。晨露原本就是一位诗人,她的细腻、委婉而带有几分伤感、凄清的抒情散文,同样也洋溢着浓郁的诗的韵味。用诗的语言诗的意境,阐释人生种种梦呓梦幻,作者有她独到之处。

“晨露的散文多是忆旧,朝花夕拾,虽然是一些很平凡的乡居题材,与作者刻骨铭心,如影相随,却像是散落的珍珠,连缀起来显出璀璨;涓涓心曲,宛转流淌,没有掀起惊涛骇浪,却是给生命以滋养的醴泉。”

——孙桂春:《走进凄美的梦境里——论晨露〈荒野里的璀璨〉》

“晨露的散文小品集《荒野里的璀璨》,给我的感觉,也如同被欲望的钢筋混凝土夯筑的城市缝隙中的一席小小‘菜园’。她以心灵对美的渴望,以超常的勤奋,以祖先一样的执著,以现代知识女性的睿智和诗般的文笔。开拓了这畦精神的“菜园”。这“菜园”种植着久居城市的人们正在灭绝和已经失落或者遗忘的美好情感、记忆、品德、习惯等,这畦人类最熟悉被普遍种植和培育的“菜蔬”与“秧苗”,在城市还没有完全泯灭的土壤里被她发掘出来,并悉心种植在她心灵的“菜园”里。

“读晨露的《荒野里的璀璨》,我一度几乎忘记了我读的是一阕阕优美、轻盈、精致的散文,像是阅读从心灵中流淌出的直抵自我的‘日记’。阅读这‘日记’,给我带来惊奇和震撼,我感到,日记的主人,她的存在,就是今日世界的一部传奇。把晨露的文字与她本人‘对号入座’,也许是太高明太不理性的解读方式。但我的感觉已深陷其中,已无法把文和人剥离开来。我不安中给自己的托词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是中国人读文辨人时的一件法宝。而晨露如果不是真正的‘读书的农夫’,仅凭想像怎能构筑这美丽的‘菜园’

呢?这‘菜园’最为特别的是,这里‘种植’的不是哗众取宠的‘奇花异草’,不是耸人听闻的‘转基因作物’,而是像农民们最常种植的也最常被食用的菜蔬一样,她的物种是人类在城市欲望中失落的,但是生命深处最自然本真的心情。”

——李桂华:《城市丛林中的“菜园”——论晨露〈荒野里的璀璨〉》

“唐珉的小说创作有以下特色

(一)着重描写小人物的苦难和不幸

唐珉小说中的众多悲剧人物,性格善良、追求生存、渴望幸福,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她们走向毁灭。她们的苦难表达了对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的抗议和控诉。这必然引起人们的悲愤感情和严肃思考,从而激起人们对改革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正义愤慨和斗争。

(二)多方探索造成悲剧的原因

唐珉探索悲剧的原因时,虽然流露出某些宿命论的思想倾向,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是她广泛而深刻地揭露和描绘出当地社会低微妇女的痛苦和不幸,对她们的前途和命运寄予深切同情和关注,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的高贵品质。

(三)运用民族习俗描绘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

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很大程度离不开作家对民俗生活的精确描写。成功的传世精品大多是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而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唐珉在小说创作中也大量借助民俗的描写如丧葬、生育、服饰、饮食、迷信、婚恋等等,具体而翔实地描绘了马华社会的生活环境、历史背景和人物个性。

(四)使用光的意象营造人物死亡时的悲凉气氛

莎士比亚的悲剧和黎萨尔的悲剧小说常常使用光的主导意象,如月亮、雷鸣闪电和灯光、烛

光以及与此相对照的黑暗、乌云、暴风雨和雾等等,还有教堂的钟声来描述或渲染悲剧人物在受难或濒临死亡时的悲凉气氛,从而有力地影响着读者的想象。

唐珉在小说中也重视采用此类艺术表现手法。例如在《津渡无涯》中描写79岁的陈英死在孙女松娣的怀中时,这样写:‘就是那一刻,姥姥嘴角上若隐若现的微笑,淡淡地化了开去,月光中泛着象牙白的一张脸庞,就凝定得像一尊千年的石膏像。而她竟没有发现,让灵魂尚在这屋子四周留连的姥姥,在凄冷的月夜中孤楞楞地渡过人生最孤单凄苦、最悲绝惨痛的一个长夜!’

(五)大量运用马华社会特有的大众语言

唐珉小说中使用的外来语有吸收英语词汇的巴仙(百分比)、罗厘(卡车)、德士(出租车)、巴士(公共汽车)和巴刹(市场)等;吸收马来语词汇的有多隆(请求帮助)、巴冷刀(长刀)、甘榜(村庄)、马打寮(警察局)、加辜楼(监狱)、巴迪衣(蜡染花裙布)和亚答屋(茅屋)等等。特殊的汉语方言词汇有:电单车(摩托车)、脚踏车(自行车)、着衫(穿衣)、好彩(幸亏)、组屋(成套住宅)、跟佬走(私奔)、过番(移民海外)和报生纸(出生证)等等,不胜枚举。由于如此,小说更加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对于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来说,阅读唐珉的小说定会倍感亲切。可是如果要使广大的大陆同胞和世界各地华人能接受它欣赏它,就需有必要的注解。

唐珉的诗集《千秋不尽》收有61首抒情诗。读后深感她的思想和感情紧紧地联系着民族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和要求。其诗作洋溢着爱国爱人民的炽热感情,表现出感时忧国的高尚情操和热爱祖国(马来西亚)也热爱故国(中国)的博大情怀,以及关心人民大众疾苦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在人生的追求方面,她认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对社会作出贡献。

如果要她在财富、健康和爱情三者当中选择一个,她就会‘十分诚笃地把健康饮下’,表现出她淡泊名利、只求健康长寿、默默地做奉献的人生观。

唐珉的诗歌风格多姿多彩,诗歌创作的手法也多种多样,许多诗篇都各有其艺术特色。

(一)以超越时空的艺术手法表达对故土的挚爱

诗人的艺术构思不限于耳闻目睹,它可以直通今古、横跨四海,不存在时空的界限,而艺术构思也离不开想象。唐珉的诗作《百年之约》,以超越时空的大胆想象,借‘泥土’这个极为平凡的事物,表达出至死热爱故土的高尚情怀,提炼出一种诗的意境。她想象一位苦命的女子在轮回转世时‘一路南下’‘远嫁万里’,无论何时转到何地,都‘必须有一撮属于自己的泥土陪葬才瞑目’。

(二)以化虚为实的艺术手法抒发感时忧国的高尚情怀

唐珉在《千秋不尽》一诗里,将挂历中秋山图的秋拟人化、人格化,写了‘这秋却老了’,‘把老死的秋嵌在墙上’‘高高的秋终会随岁月老去’等诗句,表现出对时间流逝的感怀。又用‘红叶’‘霜菊’和‘秋风秋雨’等秋天的景物来显示哀愁的色彩。这是将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状态,用有形的、摸得着的状态来表现,也就是‘心境物化’的艺术表现手法。

另一种化虚为实的创作手法是‘感情物化’。人的感情如忧、愁、怨、恨,都不是主观心造的幻影,而是客观社会生活在人的头脑里的反应。诗歌中经常把愁比作一种物体,或者用一种物体来比喻愁。李后主的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用水来比喻愁。唐珉在《千秋不尽》里,也用风雨山水来比喻愁,同时表达了对民族命运的忧虑。

(三) 以旁衬对比的艺术手法展示内心的忧患意识

‘对比’是一条艺术规律，是两种对立的事物或情理互相对照，使其中某一方面的特征更加鲜明，更加突出，从而产生艺术感染力。

(四) 用‘以动写静’的艺术手法创造静的意境

《临崖》一诗充满动态和声音，有哭泣和笑，有风在喋喋不休地数自己的家珍，‘云和雾忙着她们们的生活艺术’‘有万顷碧波展向天边’等。作者也以浪漫主义的象征手法作了拟人化的描述‘无需退一步/已海阔天空/若再进一步/也不会粉身碎骨。’

如果我们以一种静的心情来体会这些声音和动态，便能体会到临崖的空无一人和屹然不动的‘静’的意境。正如梁朝王籍所写《入若耶溪》中的诗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意思是有蝉的叫声更显示出树林的寂静，有鸟的叫声更烘托出山间的清幽。

(五) 以复沓叠唱和化实为虚的艺术手法阐述对人生的感悟

朱自清说，复沓是歌谣的生命。复沓叠唱使诗有一种内在的音乐美，而令人感到回旋缠绵，余音绕梁。《星星》一诗共5节23行，每节的头一句里都有‘……星星是用来……’的诗句。如‘海边的星星是用来摘的’‘窗前的星星是用来望的’‘床前的星星是用来祷告的’‘梦里的星星是用来诉怨的吧’‘梦里的星星啊是用来陪葬的’。

这首诗也是以化实为虚的艺术手法寄情于景、借景抒情、化景物为情思。作者借天上的星星表达对人生的感悟，感叹人生之短暂和自然界的永恒。例如‘眨眼间/竟已岁月沧桑’‘梦里的星星……默然常驻’等诗句，呈现出一种凄凉的哀愁。

——凌彰：《描写悲剧 探索人生——试论

“出乎我的想象的是，诗中处处洋溢着我熟悉又备感亲切的气息。这气息一度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诗人并不是生长在我不熟悉的满眼都是海的热带，他更像离我很近的兄弟或同乡。诗中朴素真挚的情怀和拳拳亲情，以及准确生动的表达，有着我熟悉的标识和特征。

“王涛的诗集《渔人的晚餐》，题材很广，内容很丰富。但是，题材和内容并不是他有意追求的。我感到，所有的内容都在服从于他内心的情感。我稍感陌生的仅仅是——比如渔人的表层生活细节。而在这表层的细节背后，我感到，诗人审视生活、感受生活、甚至表达这生活的方式甚至关切而执著的表情，都是我熟悉的——我知道这是因为那潜在的、已进入我们精神基因的共同的文化背景。这背景是如何积淀到一个远在南洋的马来西亚人的血液里，并使他成为一名用汉语写作的诗人呢？”

“王涛对汉语文化的继承与追求是有意的，并且是执着的。就因为这执着，使他在远离中华文化中心的背景里，吸纳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铸造了他古典的气质与诗情。特别在今天，这种古典气质与诗情不仅在南洋就是在汉文化的中心——中国，也尤显可贵。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东西方文化也发生了高度交融。值得深思的是，东西方的交融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与活力，却没给文学带来同样的辉煌。相反，文学，特别是诗，走向了深重的困境。‘先锋诗’、‘朦胧诗’乃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等，相当多的人们在今日思潮中追逐和迷失的同时，远离甚至践踏着传统——放弃了诗借以传情言志的真义，成为自语和渲泻的工具。中国文学的这种现实背景，也许是我读王涛的诗备感亲切的重要原因。王涛远离今日汉语文化中心，同时他的心灵也没有遭受这些仍难以定论的

思潮侵蚀,反而成为中国传统诗风的受益者和继承者。”

——李紫:《王涛诗中的华夏古典情韵

——读王涛的诗集〈渔人的晚餐〉》

“从黄叶时女士的散文作品中,流露出她出身于农村贫寒之家,从农村长大,又从农村走出,迈向城镇生活,然而她对乡村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她对农村的爱与憎分明于心上。她的散文大都是儿时的记忆,然而却从中折射出她对乡村旷野的眷恋,对乡村亲人特别是对那些普通劳动者的关爱之心、善良之心。也许这种眷恋、这种关爱、这种善良之心将不只伴随着她的过去,而且也必将伴随着她的未来,直到永远……”

“在黄叶时的笔下,难以找到达官贵人的影子,也许她并没把这些人的‘高大’放在眼里。她的眼光始终注视着、她的笔下始终流淌着那些极为平凡的乡村和江河湖海边的小人物。她对这些小人物寄托着火热般的深情厚爱。与此同时我们又可以从这乡村风味的描述中感悟到许多人生的哲理。

“黄叶时的散文作品,给人以文字凝练,落地有声,文笔流畅犹如行云流水之感。同时又从中感受到美的韵味。

“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一切有生命力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来自于扎实的生活功底,即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那些颇有名气的文学作家不只有扎实的文学功底,而更主要的是他们都有根基乡村的生活功底。不可能想象一个连麦苗与韭菜都分辨不出的人,他坐在大都市的豪华写字楼内,就能写出乡村风味的力作。他只能凭借他的‘形象思维’,闭门造车,粗制滥造,以伪劣作品而毒害读者。

“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

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造出来。’由此我想黄叶时的散文集及其它文学作品的问世,显然是黄叶时她平时辛勤的劳动,日积月累,勤奋耕耘的结晶。纵观黄叶时女士的散文,使人觉得她不只具有厚实的文学功底,而且重要的是她始终扎根于乡村,在乡村日积月累了扎实的生活功底。因而她笔下的散文不只文采飞扬,而且散发着温馨的乡村气味。对于我这个同样也出身在贫寒之家,同时在乡村也生活了十六七个人头的人来说,读了黄叶时女士的散文,似乎更有一种亲切感,似乎牵引着我的思绪又闪回到儿时的乡村生活……”

——孟庆荣:《芬芳的泥土风味

清新的淡雅风格

——评黄叶的散文集〈有情天地有情人〉》

“融融的小说是很平民化的。平民的生活、平民的感情、平民的愿望,连故事的叙述都是那样平实。但在这种琐细的平实中,能够感觉出作家基于伦理色彩的道德思考,也隐隐透露出几分人生的无奈与不安,所谓‘世间已惯,前路漫漫’。(〈前路〉)

“现实生活中的美往往并不是那么浪漫、那么崇高、那么抒情的,但‘美在生活’的确是至理名言。融融给人们展示的生活就蕴含着美:人性的美、人情的美,并且因为这种美是伴随着生活中的平庸、烦恼、无奈乃至孤独无助而被作家发掘、表现出来的,因而,也就更耐人寻味,更发人深思。人们若能从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所经历的人生悲剧中感悟、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人生体验中所蕴含的美,必定会更加珍视它,爱惜它,也就更懂得培育它,拥有它。

“爱情在文学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常写常新,也会流于平庸,像大部分‘言情小说’。那类‘言情小说’大都是一个缠绵悱恻、为爱情而爱情的俗套故事。融融的小说没有落入俗套,因为她

没有去编一个故事，而是写出了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爱情。

“融融笔下的那些青年男女，虽不乏一见钟情者，但作家的笔触绝少描写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作家没有为他们虚拟一个幻美的生存空间，而让他们生活在一个你我都能触及到的环境里。他们就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相识了，相爱了，普普通通，波澜不惊。

“融融的小说，包括《前路》这样的中篇，其叙事结构都很单纯，作家似乎不大在意情节、故事，以及它们的安排，带有一种散文式的随意。读了这些作品，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作家把对生活的体味散文化了。

“说融融小说的叙事有散文式的随意，是就整体叙事风格而言，并不意味着作家对题材、人物的安排、结构是漫不经心的。事实上，虽然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生活中的一段场景或人物的一段经历，而且作家尽量不做过多的剪裁，但是，它们在结构上还是有其精巧之处。《姻缘》由撞车的巧遇，引出方敏、贺蒙互生爱慕的那段姻缘；《绿园之春》从阿成伯突然重病，带出使青梅竹马的方顺和水莲能憧憬他们未来的一个人生契机；《盼》则由一前一后两个电话，给走着坎坷之路的女孩一个企盼的明天。通过这样的安排，作家非常简洁地切入到她所要叙述描写的故事中去。”

——蔡震：《生命是美好的一一
读融融的小说》

“他（指凡民——引者注）的小说，尤其是早期作品，描写事件沉重、抑郁、悲怆、凄凉，但又蕴含着挣扎、呐喊、顽强抗争的理想亮色。很明显，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操是凡民介入社会怀抱的思想基础，他以知识分子严肃、诚挚的理想主义和济世救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出对国家与人民深切的关爱来。

“凡民在描写农民困苦生活和悲惨命运时，不仅对压迫者的罪恶行径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而且在唤起对农民的社会同情时更激发了社会改革者的责任心与正义感，作品的思想基调便被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新阶段。

“凡民的这种思想基调贯穿了他的全部小说，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发展，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逐步深入，昂扬的情绪亦渐成主导。

“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通过深入地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是凡民小说的显著艺术特色。

“凡民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是痛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者赋予他们深切的同情，寄托着理想，但绝没有为了‘典型化’而违背生活的逻辑着意修饰这些人物。他总是用近于白描的朴实文字，以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人物，尤其擅长用明快而不乏细腻的笔触，在人物的心灵世界里游弋，着意于人物灵魂的剖析，表现人物的独特性格。

“凡民小说的情节，一般都不复杂，人物设置也较简约，但结构却精巧完整。凡民小说的语言朴实平易、富于感情色彩，具有颇强的描摹力。请看《烟枪》中父亲形象的一段描绘：‘一脸腊黄的色调，一双翻滚着黄澄澄的眼眸，那片紫色中泛着白色屑的干瘪的嘴唇在蠕动着。’鸦片病毒严重损害了健康的一付病容被描写得何等鲜明、生动。

“凡民极善取譬，他笔下的比喻贴切、形象、十分传神，如‘老婆病了，脸色衰白得像浮在水面的死鱼肚皮’，‘树下两个年青人的心，正像一串串令人喜爱的丹红果子’等等。这样的生动实例篇篇都有，极具表现力，充分显示了作者熟练驾驭语言的深厚艺术造诣。

——徐冲：《璀璨的艺术结晶——评凡民的

“(凡民的)散文集的题材与内容涉及面相当宽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环境,道德风尚,忆旧怀人等等包罗万象,就总体而言,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为国际国内政治时评。

“凡民的政治时评,多数针对国体大政方针,却往往以长者千余,短者数百,简短而文采勃溢的文字,对要害问题作出深刻透辟的分析。

“引史据典,插以古文俚语也是这类散文中常用的表现手法。作者学识宏博,经验丰赡,又具有触类旁通的敏锐思维,往往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使他的政治性散文,显示出内蕴深刻的特色来。

“第二类为社会写实。对文化教育,习俗伦理,生态环保等诸多方面均有涉笔。这类作品,特别是痛击社会丑陋部分的文章,犀利冷峻,讥讽泼辣,形成凡民散文的另一特色。

“凡民对目光短浅、落后愚昧、丑恶的行为观念是非常忧虑或者深恶痛绝的,这类文章充溢着愤世嫉俗的激烈情绪,这种眼中容不得半粒沙尘的感情犹如飞瀑流泄,对丑陋现象的揭露与批判犹如匕首投枪绝不手软与留情。

“第三类题材为忆旧怀人。以细腻的笔墨,抒情的意蕴,体现出见微知著,感悟人生的主旨,乃是这类散文最显著的特色。

“凡民对故乡、亲人与尊长怀有深挚的热爱情愫。在这部分散文里,寄托着他真切的人生体验,渗透着他升华、提炼出来的生活哲理。

“几篇写人的散文,亦见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力,选择几个生活片断,抓住自己的几缕情思,相揉相济,活画出人物的精神风貌,点化出做人的道理。”

——徐冲：《为正义事业而呐喊——
凡民散文集〈奔〉浅议》

/田宁

夜色中 凭吊玛格烈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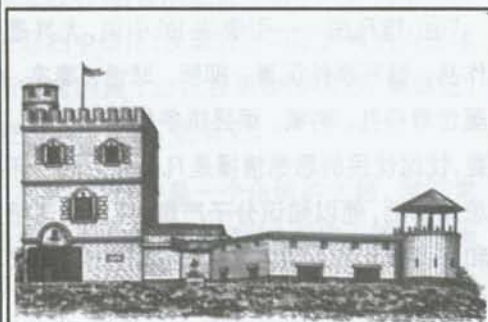
夜刚到还未完全落脚
灯光就把一幢白影
拖进河里不断洗濯摇晃

1857年夜里曾浸过
非因河水冻白的皮肤
天亮后流的成了红红的鲜血①

此后古堡前燃放的“八时炮”②
说是给人民报时
何尝不是为了壮胆

注① 1857砂劳越的华工事变时,
白色拉者躲在河里逃过一劫。

② 拉者时代直到砂劳越独立,
向有在晚上八时正鸣炮一响
的习惯,现在已取消。



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之“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致词

盼望协助马华文学的发展

马华文学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已经超过80年的光阴。在各个历史阶段中，为了社会政治的需要，马华作家们自动自发地，一再调整创作的主题。二战前，由思念故乡热土以及南洋风貌与生活习俗的描写，转而激昂慷慨呼唤抗日卫马救（中）国。战后，则由反帝、反殖、反黄，进而宣传自由解放的思想。独立前夕，更提出了‘爱



驼铃在“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上致词
(田宁 摄)

国主义文学’的口号。马华文学从此完全脱离了
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而专注于反映本国的社会
问题。当然，这期间，无视于时代要求，尽写儿
女私情或生活琐事的文章还是很多，但这到底都
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终究不能左右马华文学主流
的发展。那么，马华文学的主流又是什么呢？那
就是人文关怀：马来西亚已然逐渐趋向高生产
高消费的商品社会发展。再加上全球化，将来竞
争必然越来越剧烈，一切不择手段。生态平衡的
破坏、环境的污染，道德的败坏、弱肉强食的情
况也必然越来越严重。人文精神，因此也就显得

格外重要。

在华文文学世界里，除了欧美的作者始终坚持遵循中国文学的创作模式，以满足中国读者的要求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本土化。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可以说最为显著。词汇方面的吸纳方言土语还在其次，创作对象或且说服务对象，更是以本国人民为先。当然，这些作品也适合于中国读者，甚至于全世界

的各民族读者。文学本来就和其它艺术创作一样，是全人类可以共赏的。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不但呈现鲜明的地方色彩，而且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它实际上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一部份，只是由于当权者思想认识的偏差，以致错误一直无法纠正，时至今日仍然不肯接纳这项事实。我们因此一直处在弱势，但是我们也并不气馁，尽管缺乏发展条件，我们还是不放弃努力。一些华裔乡团和文化机构，基于民族大义，而在出版经费方面，不时酌量给以赞助。不过，也仅此一端，发行、销售、评介和推广工作，却一直找不到有效的管道。现在我们来到这里，除了听取各位学

者教授的创作教益之外，也想跟大家略作探讨：作为华文文学主力所在的中国，是否有可能在这一方面助以一臂，为马华文学在中国开辟市场，也就是在中国出版和发行。我们不敢希冀任何经济效益，我们只求那些受肯定的成熟作品有机会与更多的读者见面。

前面我曾经提到：马华文学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在这里，我想稍微补充说明一下：中华文化中的四维八德，基本上仍然保存，只剔除了其中封建的思想倾向和迷信的成分。此外，它更吸纳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及回教中的公正与奉献的精神。在哲学理论上，其间虽然存在着互相矛盾之处，但在作为人学的文学上，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文化素质，却都是造就人的高尚情操的元素。一般作者都能不落痕迹地加以统一和转化为文学上的善与美。我相信中国的读者，也乐于接受这种过去称为‘域外’而今称为‘海外’的文学。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至于马华文学的地方色彩所可能带给读者的新鲜感或美感的价值还在其次。我们不敢说马华文学能为中国读者开拓新的视野，但觉得至少可以借作比较彼此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异同，当中容或也有可取之处。

最后，我们希望作为华文文学主流的中国，能拟订一项比较长远和具体的计划，扶助各具丰姿与内涵的海外华文文学，从而造就一个遍布五洲四海，而思想与艺术又两皆卓越的华文文学世界。到那时，有无诺贝尔奖都没关系了，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已经无从否定。



长城三题

田舟

(一)

有健步的 有蹒跚的 有踉跄的
一级一级往上攀
腮边微微的汗水
随着阵阵欢笑
不觉已揉入几颗 暖暖的
惊喜的泪珠

(二)

当我歇下攀登的脚步
紧挨着你坚厚的城墙
惊觉自你宏伟的躯干
历史的一处角落
传来一通 砰然的
脉搏与心跳

(三)

窄窄御座 短短画梁
那上面
龙在酣睡 祥云不飞
唯独你
亿万血泪的一尊雕塑
拥着人间的笑靥
犹在苍茫的天地间
盘桓

翻腾

(1999.11)

崂山缘

知道有崂山,是因为读了《聊斋志异》里的“崂山道士”,那时也只当作是作者凭空捏造的一座山名。崂山道士法术高明,很引人入胜,但故事主角王七的影像更是深入脑中。王七为了学仙法,拜崂山道士为师,却不能吃苦,只好降低要求,求道士教他穿墙进屋之术。在道士指导下,王七是学会了,但回到家里,在妻子面前表演时,不但不能穿墙过壁,反而碰得头青脸肿,着着实实的碰了壁。妄想不劳而获,就只有碰壁。蒲松龄写“崂山道士”是寓意深长的。

《崂山道士》的涵意一直存放着,同时也做了自己的人生指南,崂山的影子却模糊了。今年七月在本地邮商接到中国发行的崂山特种邮票一套四枚,看见“巨峰”那怪石嶙峋,山峦起伏,群峰竞秀的壮观,那淡去的记忆,忽然就像电影蒙太奇,崂山道士、王七、崂山,一下子都纷至沓来;同时涌现眼前的“仰口湾”傍着峰峦秃顶的山丘,碧波万顷,风帆点点,山水各有颜色,竞相争妍;“北九水”奇峰怪石,古松婆娑,流水潺潺,“太清宫”笼罩在纷纷扬扬鹅毛大雪中,光秃的残枝枯树与那苍苍松柏,相映成趣。飞越时空,



蒲松龄展室门前刻有“绛雪”大红字的石碑(伍良之 摄)

这四枚邮票带我走进崂山。

跟着来的八月,我果真来到山东青岛市区东北部,濒临黄海,拔海而立的崂山。走在那傍海的崎岖山路上,那个导游小姐已经有一句没一句在介绍崂山。其实中国历史渊源流长,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历史和故事。在这些地方的天然美景、历史建筑,都或多或少与这个皇帝或那个人搭上关系,稍有涉猎史书或传奇的人,一当身临其境,自然就心领神会,引发许多遐想。导游小姐的话可以不听,眼前的景色却不好错过。石老人、青蛙石、鲍

鱼岛,名与形符,牵强附会的有关故事,姑妄听之,不过,传说奇闻或是名人逸事,隐隐传出的启示,却具移情或发人深省,显然比硬邦邦的说教更有感染力,从此可见中华文化的确根基深厚,不只是一座山一所庙,有奇闻趣事,甚至一石一木,也有其沧桑,而这些故事尽管有些荒谬不经,却充满人生哲理。

走过波澜壮阔的海湾,我们踏着茂林修竹的浓荫,不知不觉已走进太清宫,我不禁有点兴奋,蒲松龄笔下的香玉和绛雪,这两个由茶花和耐冬变成的花神,当年她们与黄秀才卿卿我我男欢女爱之处就要在我眼前出现。我一脚踏进三官殿,

○海上道教名山——崂山



中国邮政局发行的崂山特种邮票首发纪念封。

游目四顾，果然看见一株要两手合抱粗大树干、枝叶茂盛的树，树前有一块刻着“绛雪”两个大红字的石碑，可想而知这株就是花神绛雪的原身耐冬，在绛雪近旁那栋房子，门匾不就写着“蒲松龄展室”。据说蒲松龄写《崂山道士》和《香玉》就是寄居在太清宫时，《崂山道士》里的人物显然有迹可寻，花神绛雪已不在，而那株耐冬还历历在目，却能引发人们许多的联想，大概这就是文学的功能，所以后人也就煞有介事的在树旁立下“绛雪”这块石碑。耐冬可能是附会，石碑是后人树立，但蒲松龄的确是曾寄居太清宫，而他写的《崂山道士》和《香玉》，也的确是太清宫里的人和物给予他灵感，今天我站在蒲松龄读书写作的地方发思古幽情，这是一种文学的罗曼蒂克，而媒介就是那渊源流长的文化。

走出三官殿，仰头那株榆树，据说是从唐代一直生长到今天，这样的一株千年古树是会多愁善感者堕入历史隧道。我望着它，却生出一股敬意，它在世上千年，承受了大自然多少无情的风雨，还有人的蹂躏，但依然直立，依然向上生长，它与台湾阿里山的神木可以相互比美。我全神贯注在“龙头榆”，忽略了殿内的那些泥塑木雕，但许多中国旅客却对这些泥塑木雕颇感兴

趣，他们拈香膜拜，口中念念有词，那股虔诚很是感人。我仰头看树，低头看虔诚的善男信女，已经走进三清殿，殿内还是泥塑木雕，其中还有岳飞和关羽的泥塑木雕，是否与真正的岳飞和关羽神似，我就不得而知。泥塑木雕的天尊、大帝或王母，他们是道家修身养性崇高境界的象征，其实他们也是学道之人誓志学道的灵感泉源，在学道之人心中他们就是一股源源不绝的生命力；天尊王母会变成善男信女膜拜赐福的对象，大概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吧！

将古代忠君爱国之士当作神灵来祭祀，似乎是人类文化的一部份。人们将天然的山川河岳加以神化，也似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在三清殿院中的一棵古柏树，由于长相怪异，树腰被一株粗壮的凌霄盘绕纠缠，另一侧又长出一棵寄生的树，构成“一株三树”的奇景。据传说这就是一家三口，柏树是丈夫，伏在它身上的是妻子，怀中那个是他们的孩子。看着这棵树，联想到台湾阿里山上许多奇形怪异的树，人们都给它们取了形似而意义深长的名字，“三代木”、“龙凤配”、“三兄弟”、“四姐妹”、“永结同心”……，传达出一股浓厚的文化气息。山东与台湾同属一个国土，它们不但在文化历史一脉相承，连生长在土地上的植物也一样有共同点。

我与崂山有缘，更早前与阿里山结缘，崂山的树让我联想到阿里山的树，阿里山的树与崂山的树都生长在同一个国度。

(30.8.2000)

一百年的孤寂

1896年，陈田土从唐山登上“猪仔船”飘洋过海下南洋。身上只带着半斤猪油饼，和缝在帽子里秘藏的一块大洋。他在红土坎下船，便被罗厘载去太平矿区替矿主采矿劳作卖命。过的是受奴役、虐待、炼狱般的日子。很多福建同乡或染上鸦片瘾，或把血汗钱都输光给赌场的吸血鬼。但他不认命，伙结一群福建同乡伺机逃跑，辗转来到彭亨州林明河，溯流而上，在林明山区落户。后来，那秘藏在帽子里的一块钱遂成了资本，买器具，造舢舨船，在河的浅滩采锡米，然后运到关丹卖。一伙人在安定、温饱之余，念念不忘家乡的妻儿，遂把他们接了过来。有孤家寡人的，也娶了半唐番女人，繁衍后代，继承香火。

但洋人不久也来了，带来新的采矿技术，大规模招聘矿工，搭棚架，采取深掘挖洞往地底开采锡米。那些零星的“琉琅客”被驱赶出林明矿区，或被吸纳入“林明矿业有限公司”

替洋人打工！陈田土很有骨气，不受洋人奴役，宁单枪匹马，到野地开荒。却得了脚气病，歿时，才享年33岁。他临终前把妻儿都叫到病榻前，依依叮咛：“不要忘记……我们来自唐山福建安溪仙莞…家乡常年闹灾变，不是天灾，就是乡斗！不同姓的人为了一块地，一条牲畜，斗个你死我活…日子难过，我才会卖作猪仔，来南洋谋生。要牢牢记得爸爸的遭遇，一代传给一代…”

1910年：辛亥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

1924年：福建涨大水，淹死千余人。陈田土家乡所有的亲戚全遇难。从此遥望乡关，已无亲情联系。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烽烟起。

1940年：陈家最大的孙子响应号召，回国抗战…隔年阵亡。

1941年：星马沦陷，日本蝗军烧杀戮掠。

1942年：蝗军追击抗日分子，在屠村中，陈家最小的孙女被强暴，残忍杀害后，尸体丢入彭亨河…

……

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投降。

……

……

1957年：马来亚独立。

1960年：黑区时期，陈家被赶到新村安居。

1969年：五一三种族暴乱……

1971年：陈家曾孙入芭，参加马共武装斗争。三年后，被保安队击毙于仕林河。

1986年：种族关系再度紧张…华人虽然已绝大部份归化为公民，但不断被极端主义者质疑为“不效忠”。是“外来移民”。

1987年：华族不分党派，齐聚吉隆坡“天后宫”，发表激昂言论，质疑政府委派不识华文者担任华校高职。随后，“茅草行动”大逮捕了一百多人，关闭四家报馆……

……

……

1996年。被誉为最年轻有为的华人部长陈万能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寻根？寻什么根？谁倡导的？这是多么不切实际，多么荒谬的事？我陈万能敢拍胸膛，敢大大声讲，我是一百零一巴仙的马来西亚人。我的祖先是不是被卖猪仔，是不是移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这里出生，长大，受教育……这里当然是我的祖国，我的家园。”（热烈掌声）“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要保留三保山的古墓？去把墓碑擦亮，考据一番。或者，把叶XX抬出来，指他是吉隆坡的开埠者，有着丰功伟绩！是这样的吗？我在大学，也修过历史和社会学。深深体会到，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鼓噪声，窃窃私语）“吉隆坡的开埠与发展，由一个烂泥芭、沼泽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大都会，绝不是只凭一两个人的力量，而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所创造的！而在倡导2020先进国宏愿的今天，我们还要寻什么根呢？”（噪音：你知道你祖父叫什么名字吗？你会不会讲华语？）“你问我？我祖先叫什么名字？我真的不太清楚……不过有什么关系呢？不会华语？不知道祖先的名字？会影响我的前途吗？会因此阻碍我为这个国家作出贡献、效忠吗？我还不是照样做部长……”

/ 叶新田

登黄鹤楼

——调寄《水调歌头》

公元2000年4月15日至21日赴武汉学术交流及商业考察，蒙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武汉市海外交流协会及政协等各单位负责人之盛情款待，受益良多，特写此诗以纪念，并致谢。

游过首义府①，登上黄鹤楼。长江烟雨如画，龟蛇伴江舟②。今日诗庭信步，千古诗人神会，胜似《离骚》③愁。海外慕名久，有幸到一游。千禧降，神州动，岁月稠。改革开放廿载，经济显鸿谋。更有西北开发，富国强民大计，历史掀新猷。盛情难忘却，千里此笺投。

（注）① 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推翻满清，现称首义府。

② 毛泽东诗《登黄鹤楼》有“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龟蛇指龟山与蛇山。

③ 《离骚》为屈原所作。

(25.4.2000)

火堆

剧烈的咳嗽声从长屋的一个单位中传了出来。长屋外几个脸色苍白的人，都对这一阵咳嗽声听若无闻，木无表情。

这时燠热的午后风，从山上那几排砖窑的方位吹下来，吹来了蔽天的浓烟，顿然令人产生一种难以呼吸的感觉。但长屋里的这批烧砖工人，对这种际遇只有逆来顺受。何况包工头才下达命令：“要三窑火，窑头满了就要起火，不得延误！”

每排砖窑有32座窑。要三窑火就等於每隔10座窑就要有一窑火。对于烧砖工人来说，必须风雨不改日日夜夜赶着火，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大家都是越洋而来。来此的目的就是搏命找钱，似乎谁都把性命和健康置之度外。但人亦是血肉之躯，日日夜夜在烈火和浓烟中烤炙，体内的血肉也会被烘乾。阿里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他病倒了。医生要他住院，但他逃了出来。他逃出来的原因很多，一来他是非法入境，不

想暴露身份，以免被遣回原籍。他承包了这一排窑，已进行到一半，不能半途而废。虽然跟他同时来并正跟他相依为命的弟弟依里斯，单枪匹马怎能应付剩下的工作？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剩下的这半排火，还有十多窑。烧每一窑要24小时，剩余的十几日夜不眠不休的工作，任是铁打的汉子也会被烧溶。所以，阿里在医院里前思后想，决定还是趁人不备悄悄地逃了出来。回来这里，在这间位於山芭里的砖厂，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熬到直至肺叶全部被细菌吃光，到那时，还剩一具躯体，弟弟会把它埋葬掉！

咳！咳！

长屋外，同乡诺曼正在架起柴枝，点起火来。他比阿里早来，和妻子一同来。阿里两兄弟的这份工作是由他介绍的。碰巧砖厂普遍缺乏工人，他们两兄弟可以很顺利地找到了这份工作。况且，这份每烧一窑砖有75元的工作，对他们来

说，是天赐的财富。可是，谁知道阿里敌不过疾病的侵袭，也许是他没有命运赚这种钱吧？但他又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有病也不愿就医，从医院逃回来。逃回来又怎样？难道就宁愿在浓烟烈火中等咳穿了他的肺叶而死吗？现在，更令人担心的不是他一个人的生死，而是长屋里所有同乡的安危。一来他把身份留在医院里，到时医院发现逃了这么一个带着危险性疾病的病人，追查起来难免查到这里来。那时，整座长屋的同乡，十之八九都是非法入境的，大家要逃去哪里？诺曼边想着，边不停手地引火点燃柴堆。那是一个不小的柴堆，都是乾柴，很容易就点燃起来。他等较细的柴枝着火后，就慢慢加上大块的木头，让火势缓慢下来。他点这个火堆的原因，是要驱走蚊虫。他的两个儿子病了，都是疟疾。那个小的更病得奄奄一息，现在整天都要由他的老婆照顾着，以致腾不出时间去砖窑工作，

每日少了十几元的入息。十几元的数目不小。在自己的国家里换成自己国家的钱币，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现在，让儿子的疾病夺去了这份入息，实在太过可惜。所以有人问他：“从砖窑那边吹过来的浓烟还不够吗？干舍还要烧这火堆？”诺曼说不够。砖窑那边吹来的浓烟距离太远，驱不走长屋里的蚊虫。而这里的蚊虫，只要有一条小小隙缝，它就会钻过去，寻找孩子稚嫩的皮肤。

火焰在柴堆里蠢蠢地窜起来。白色的烟雾在柴堆上飘散开来，很快地就布满长屋四周，午后燥热的空气也就多了一股呛人的烟味。诺曼的喉咙跟着痕痒起来，忍不住地咳了几声。一个骨瘦如柴的妇女来到他的背後，低声地叫唤他：

“班！”

“什么？”

“依士又发烧！”

“药吃完了吗？”

“吃完了！”

诺曼想了一想，说：

“药吃完了我带他去看医生！”

妇女蹙着眉说：

“看医生又得花钱！”

诺曼不耐烦地答：

“这有什么办法？为了孩子，钱总得花！”

就在他走回长屋准备去穿衣带孩子去看医生的时候，身材矮胖的邻居依萨身上只围着一条沙笼走了过来，向他问道：

“曼，你有听到吗？”

诺曼停下脚步，看着这个满身肥肉的同乡：

“听到什么？”

“头家说要换过一些人！”

“换谁？”

“那些工作做得不好的人！”

“谁的工作做得不好？”

“那些砖烧不够火的人！”

“谁的砖烧不够火？”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

依萨不相信地看着他：

“你不知道？”

诺曼坚决地说：

“是的，我不知道！”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等阿发来了你就会知道！哼，有病不医，逃回来干吗？逃回来连累人？没有能力做就让给别人做，何必在这里害人？”听着依萨的话，诺曼想起依萨有个弟弟刚偷渡过来并且还没有

工作。当他想到这问题时，同时也听到依萨继续说：“阿发要来找你！”

“阿发要来找我干吗？”诺曼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他来了你就会知道！”

“他几时要来？”

“他告诉我这个时间！”

“为什么他还不来呢？”

“你等一下吧！”

阿发是在这时候来的。他驾着他的面包车从路口进来。他住在街场，不住在这里。这里的长屋是给像诺曼、依萨、阿里这些偷渡客住的。阿发也是砖厂的包工头。诺曼、依萨、阿里都是他手下的烧砖工人。各人领一排火，做各人的工。在他们这三个人之间，诺曼是跟阿发工作最久的人。所以，当他不在厂的时候，他就交代诺曼替他看管工人。诺曼知道今天头家来巡厂，召集几个包工头开会。开会过后诺曼看到每个工头的脸色都不好看，心想可能是最近有几窑砖烧不够火，他们都受到申斥吧？但他没有多问，自顾烧着他负责烧的砖。换班的时候已是下午，他才回来宿舍休息。现在听到依萨说阿发要找他，隐隐然地感到阿里也许要职业不保。因为他抱病工作，工作自然做得不好，少给窑洞添柴，砖自然烧

得不够火。只是现在他有病在身，丢了职业後要去哪里？难道抱病还乡？想到这里，他回头看到他的妻子，愁眉苦脸地抱着孩子站在宿舍门口等他抱孩子去看医生，而这时阿发也同时把面包车在他面前停下。只见他下了车，脸色严峻地看着诺曼：

“曼，阿里回来了？”

“回来了！”

“他的病好了吗？”

“还没有！”

“病没好怎么能回来？”

“大概是他担心他的弟弟单独一人应付不了工作，所以逃回来！”

“他这种病很危险的，会传染给别人的！”

“我知道！”

“你们不怕被传染？”

诺曼无奈地：

“我们有什么办法？”

“还有他的病还没好就逃回来，被查出来怎么办？会连累大家的！”

“……”

“现在他在哪里？”

“在长屋里！”

长屋，这一排建在树胶园旁边的低矮的屋子，是一排以

铁皮和三夹板搭建的屋子。每个单位一律是10' X20'，高8'，住着几个人。这排屋子共有十多个单位，所以这里一共住了几十人。大家都是睡在铺了烂木板的泥地上。有人用木头架高了烂木板，算是有了床铺。可是当站上了尺来高的床铺，头就几乎要碰上屋顶的铁皮。只因每个人都是越洋而来，在此为生活拼搏，只图能赚多几个钱还乡。所以，也就无从计较居住环境的恶劣了。人在这里多数是会住出病来。尤其是每天从山上那边吹下来的浓烟，吹到这山脚下，把胶树都薰死，更不要说人了。何况还有蚊虫，那一把把趁黑夜飞来的蚊虫，驱也驱不走，赶也赶不掉。抵抗力弱一点的人，不都罹患疟疾？只是这些疾病的阴影，老是像那挣不脱、摔不掉的贫穷命运，老在这批越洋而来的人的身上，教他们感到生之无奈。今天头家来巡厂，又下达什么命令？依萨说的话可当真？要不然此刻阿发来长屋干什么？他这个包工头，向头家承接一排窑的烧砖工作，诺曼、依萨、阿里，都是他属下的烧砖工人。有什么事头家不会直接找他们，都是通过包工头来处理。阿发此刻到长屋来，看样子是要执行头家吩咐的什么命令？谁将会遭殃？诺曼站在长屋前，静待命运的安排。

“班，依里士……。”他的妻子抱着孩子站在他的背後，轻声说。

诺曼回过头去。

黄昏的阳光已转弱。天空被晚霞烘得一片通红。孩子的脸在霞照中也是红通通的。但见他气息微弱，呼吸困难。尽管如此，他仍睁着一对大眼睛，偷在妈妈的胸怀里看着他，令人对孩子产生一种无限怜惜的感觉。

但阿发并没有向阿里住的那单位走去。他站在原地，问诺曼道：

“阿里是你的自己人？”

“是！”

“你去对他说，有病要去医，没有人烧砖我可以去另外找一个人来顶他的工！”

诺曼有点为难。他踌躇一会说：

“他……”

“他什么？”

诺曼想起下午阿里带着病容，从医院逃回来以後，就躲进他所居住的单位里，到现在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出来跟他说一句话。他不知道阿里心中有什么打算？他想到阿里虽是他的同乡，但他对这个人不是十分好感。他在家乡时是以横蛮著名的。凭着那口音，才

把他们拉在一起。记得阿里初发病的时候，曾请他顶了几个工，到了他自己也不能支持的时候，就向阿里建议另外找人来顶替。阿里居然很不高兴：

“我们同一个乡里来的人，你不能帮助我，我要去求谁来帮助？”

诺曼解释道：

“不是我不帮助你，是我也不能支持了，你是知道的，我自己也有一排火要照顾！”

阿里当时沉着脸对他说

“算了！我自己烧！”

阿里自己撑着病体去烧砖，诺曼心中也感到难过。窑里冒出来的浓烟呛得他咳到喘不过气来，那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就像在撕着他的灵魂一样。把灵魂撕成一缕缕，随那浓烟，在异乡的天空飘逝。这就是他们离乡背井的目的吗？诺曼守着自己的一排火，这么无奈地想。但是，对他的这个同乡，他实在是帮不了什么。到了阿里抱病工作，把砖烧得不好，头家发了脾气，找阿发算账。阿发自然是把责任推到他们这些最下层的工人的身上。“要工作就好好工作，砖烧不好被扣工钱是大家的损失！你们来找吃的也要明白，自己不做不来就让给别人做，不要连累大家！”

这句“让给别人做”，是阿里所接受不来的。诺曼记得有一次他去找阿里谈这桩事，阿里听了居然光火了：

“让给别人做？可以，大不丁大家都没得做！”

诺曼知道他们的乡人的习惯，一言不合，刀戈相见是司空见惯的事。何况阿里是面对利益攸关的时候。是的，好不容易越洋而来，躲躲藏藏找到这份工作，也是很不安稳的。在这里，谁不像老鼠一样？听到那里风吹草动，不论是什么时候，就狼奔豕突，逃得过就可以暂免被遣回乡的命运。他在这里也是逃过几次了，只是最近才没那么严，过几日安定的生活。但不久之前又涌来一批同乡，已经引起注意，什么时候要采取扫荡行动也不知晓，实在令人活得惶惶不安。

依萨又走了过来。此刻是他休息的时间，只见他围着的沙笼上面露出他肥硕的肚脯，嘴角悠闲地挂着丁香烟，一股浓烈的烟味，烧出了故乡的味道。在故乡，谁都嗜吸这种丁香烟。人嘴一根，不论在任何场合，都弥漫着这种浓烈的烟味。现在这种香烟跟随他们到了这片异乡的土地，也把异乡的土地染上乡味。诺曼此刻并没有心情去体会这种烟味带来的乡味。他想的是阿发此来的

目的，孩子的病，和该怎样解决阿里的问题。他想着，把眼光停留在刚才他点燃的火堆上。

火堆燃烧着，冒着火花的火焰正努力地往上爬。一股白烟，弥漫在长屋前。砖窑那边，有更多的火烟，又浓又黑，把远近的泥山都遮蔽了。天好像暗了许多。

阿发说：

“你去对他说，有病就去医，工作的事，我已经找人来顶他的工了！”

诺曼看着阿发：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对他说呢？”

阿发说：

“你们是同乡，比较好说话，我就在这里等你的消息！”

在一旁的依萨也接口道：

“曼去说最适合，他们有点亲戚关系！”

诺曼看了依萨一眼：

“你也可以去说的！你还是他的叔叔！”

依萨摇摇头：

“还是你适合！”

诺曼的妻子上前拉着他的手：

“班！”

阿发问：

“什么事？”

诺曼答：

“孩子生病！”

阿发说：

“你去对他说了才带孩子去看医生吧！”

“唔！”

仍是在那个黑暗的长屋单位里，阿里躺在草席上，他一双空洞的眼睛，对着布满烟尘的铁皮屋顶。一阵烟雾，从窗口吹了进来。室内空气本已恶浊，再加上这些烟雾，使到他的呼吸更感困难起来。喉头一阵痕痒，胸前有一股压迫感，令他感到似有一块千斤大石塞在胸口，令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咳着咳着，把本来躺在草席的他，咳得坐起身来。他抱着胸，坐着咳嗽，咳到身体弓得像一只虾。他似乎要把肺腑全咳出来，不这么做就不痛快。在剧烈的咳嗽中，他有一种感觉，不知是不是自己就要死了？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死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感觉。他看过婆婆的死、公公的死、父亲的死、母亲的死。人死了就好像牛羊一样，僵硬地躺在地上，任人摆布。更惨的是那些偷渡的同乡，在海中遇着风浪，沉了船，一具具尸体飘浮在海面上，有的被冲上海

岸。他的家乡靠近大海，他看过几具这样的尸体，有的已经被鱼儿咬得面目全非了。他们就是不想在家乡穷死、饿死，才冒险偷渡，要到海的那边寻找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都无法达到目的，死在海中。这是谁教他们死的？贫穷？阿拉？他没法得到答案。他兄弟俩虽然平安地渡过了海，来到这偏僻的地方幸运地找到了一份烧砖的工作。本以为挨一段时期，可以存一笔钱，回乡改善生活。谁知疾病却缠上了他。那令他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半夜盗汗，不时咳出血来。多少次了，他看着从他喉头咳出来的血块，他就意识到他要死了，这最令他死不瞑目。他按着胸，又咳了一阵，直咳到较为舒服了，抬起头来，恰巧看到从窗中窜进来的缕缕白烟。

他倏地站起来。

远处，砖窑上的浓烟弥漫了整个天空。他的弟弟和其他几个同乡工人正在给砖窑添柴，浓烟越冒越旺。近处，是诺曼燃起的火堆，冒着星星火花，一片袅袅的白烟，在火堆上弥布四方。

他忽然想：“砖窑那边的浓烟还不够吗？还要这火堆干什么？难道真的想薰死人？”

他扶着窗棂，看到诺曼向他走过来。

“阿里，好些吗？”

“……”

“为什么不住多几天呢？”

“……”

“阿发叫我来问你……”

“……”

“咦，怎么你不说话？是不是病还没好？身体感到不舒服？”

炸弹爆炸似的，阿里的话像无数弹片，飞向诺曼：

“我就算死了，也不必你来过问！”

诺曼惊愕地站住，充满疑问地看着他：

“怎么啦你？我是好心……”

“我不用你的好心！”

“实在是的！身体不好可以叫人顶工……”

“我不要人家顶工！”

“好呀！你能做就做，只是不要耽误工作，头家不满！”

“头家是头家的事……”

“砖烧不好，怎可说是头家的事？我们都是来别人的地方找吃呀！”

“别人的地方又怎样？”

“工作做得不好，头家找阿发，阿发就找我，因为你是我

介绍进来工作的！”

“叫阿发自己来对我讲！”

阿发并没有过来，他和依萨站在火堆旁，不知在谈些什么？诺曼听到阿里咕咕啾啾地自语：

“我知道那猪猡的弟弟也过来了，正想介绍他的弟弟来顶替我的工作！”

诺曼听到他所说的话，知道他所指的要来顶替他的工作的是依萨的弟弟。而依萨的弟弟已经偷渡过来，目前匿藏在山芭里，只等有了工作就会出来。

诺曼装做没有听到阿里最后说的这些话，他告诉阿里，他去跟阿发商量，就向火堆的方向走去。

星星的火焰继续不断地在火堆上窜上来。白色的烟雾布满长屋四周。呛人的烟雾更使人呼吸困难。阿里扶着窗棂，看着烟雾，心中越发焦燥起来。在故乡烧芭耕种时也是烟雾满天的。只因为故乡的土地种不出足够的粮食，所以才迫得偷渡到异乡的土地来。想不到在异乡他仍须在烟雾中干活，而异乡的烟雾好像比故乡的更浓、更毒，要不然他为什么会生病？是谁害了他？为了生活，他能忍受从砖窑里冒出的浓烟，却无法忍受诺曼所烧的火堆发出的白烟。因为火堆发出的白烟，名为驱蚊，却令他在休息时也没有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机会。他想扫除日日夜夜包围着他的烟雾，扫出一片明净的天空。但在异乡的土地上，他有这种能力吗？一种在故乡带来的蛮劲，使他从焦燥中激动起来。无论如何，他想：我一定要不惜代价，找回我的天空！”

他悄悄地抓起身边的一把利刀。……

玩火与州官

近日频听大人先生劝说某些人不要玩火，因为玩火是危险的，稍一不慎，便会祸及不相关的人。看来大人先生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但回头一想，大人先生的劝说也不见得很大义凛然的，因为记忆所及，大人先生也不时会放一些玩火的言论，因利制宜，对本身也大有裨益；可是，当他们玩火时，他们就自以为是为义正辞严的，对家对族对国都是有裨益的，所以还觉得很自以为是！

不过，大人先生劝说人们不要玩火，却也让我想起“州官放火”的典故，因为事体相近，所以我就抄一抄书，让不知这个故事的读者也知道什么是“州官放火”。

有个名叫田登的州官，自以为官居一州之长，作威作福，不准属下各级官吏和全州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谁要是偶一不慎，说了或写了“登”字，他听到、看到或知道以后，就要以触犯名讳、侮慢长官的罪名惩处。于是该州人们都忌用“登”字，连和“登”字同音的字也都一律避讳。例如要说“点灯”，就说作“点火”。

到了上元节（旧历正月十五），也叫灯节，照例要放灯三天。事先衙门里还发出布告，到处张贴，通知家家户户预作准备。写布告的官吏，不敢写“灯”字，竟写成：“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人们看了布告，不禁啼笑皆非。从此便产生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样一句讽刺性的成语。

放火

看了这个故事,读者有什么感想?我不知道。但我却有一点点的回应。州官放火的故事是发生在久远的封建王朝时代,那时民智未开,做官的人可以为所欲为;但今时已不同往日,人们都知道自己的权益,而且资讯传达快捷,某地有什么新闻,不旋踵便已传达千里。像这类“州官放火”的新闻,可以预料的都会让许多不喜欢我们的人当作另一类的头条“玩火”新闻,他们早已唯恐天下不乱,在许多有关不利我国的报道里再添加一条,那可真是吾之所欲也。所以,我想,大人先生既然一直在忌讳人家在说我们这样那样的,大人先生劝人们不要“玩火”时,自己应该先作自我检讨,始作俑者的玩火者是不是就是自己!

(18.8.2000)

近况小记

一个非常平静的上午,手提电话响了几声,接过来便听到似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谈话:喂,是杰伦吗?……妈的,你失踪啦,这么久没有你的消息……

老实说,差不多一年了,我就怕听到伍良之或甄供的电话,以上是伍良之的电话呀。

我怕接到他们的电话,是因为我真有点愧对他们,我曾对《燭火》许下的承诺,一直还未兑现。

那承诺跟供稿与找钱有关,也说不出真正的理由,也许是因为懒散,因为受到挫折,或是缺乏了一份信心和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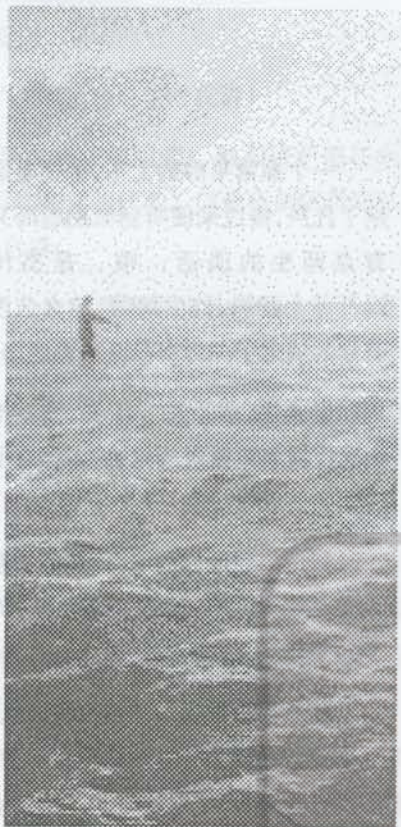
《燭火》文学季刊创刊号是于1999年7月出版,接着我为筹划创立新党的事搞到无日无夜,间中虽也曾接触了三两个商人朋友,要他们掏腰包,资助《燭火》的出版,但是反应冷淡,我的信心因而大减。

更加残酷的是,99年年尾的大选,新党派出的国州候选人全军覆没,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领袖还拖欠了印务商的一笔不小的印刷费,到现在还未完全解决。

我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境,只有咬紧牙根做人,但对《燭火》或其他的什么出版,便只得冷落一旁。

其实伍良之并无真正的责怪,只是不明白我为何不出现在他们眼前。那个上午他从我的旧伙计那里找到了我的手提电话号码,他只通知我说作协有一封信通过他转交给我。

伍良之感到好笑,作协同仁怎么要他把信转给我,他已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和我见面了,作协的人根本不知情,还以为我是《燭火》的编委之一,肯定有来往,有联系。



我对《燭火》的朋友们，除了说声对不起或抱歉之外，我还庆幸能获得他们的谅解，其实一些喜爱文艺的朋友，他们在多年以前就曾嘱我退出政坛，回到文坛中来，然而有一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却也应验在我身上了。

这些日子来缺乏信心也可从我对《燭火》的不看好而反映出来。当伍良之把第3期的《燭火》送到我手中时，我才感到自己有多么的罪过，然而，说惭愧或对不起都对《燭火》没有帮助，《燭火》在甄供、伍良之和春山等人的努力下，已然在“漆暗的文艺世界”里燃烧起来了，正派文学的燭火将有望耀亮着人的精神世界（这是《燭火》创刊时的宣言旨意）。

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我和40年不见的郑捷浩在乌鸦港碰面，相约在海南村一起聚餐的朋友还有陈征雁。韦晕、小叶和捷浩当年他们是首都三剑客，前两位早已作古，而捷浩也已在20年前移居新加坡。捷浩从商已有所成，但爱好文艺之心不减当年，40年后见面还以书赠友，把《啊，上海男人！》送我，另一本是《洪小波小说选》送给60年代积极从事戏剧和小说创作的征雁。

一个星期后我再与征雁相约，我把《燭火》创刊号和第3期（手中无第2期）交给他阅读，只看了几分钟便对我说：这是传统的文学刊物，它令我忆起60年代的文事，坦白说，这刊物让我有亲切感……。

只有反映社会现实，直面现实生活，关心人类，发扬真善美的文艺作品才会令人产生那种真切感。

如果说我对文事又萌发了一点儿信心，那是《燭火》的功德。

当然更大的功德必须要靠更多的人来完成，让我抄录《燭火》创刊宣言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生活杂感吧：

“吁请社会各界人士关注正派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以财力、物力支持《燭火》，使她继续耀亮在人的精神殿堂，在马华文学的星空！”

（写于2000年8月）



黄河游览区的炎黄二帝塑像

梦

系

中

原

—— 河南故土之旅

年轻时读南唐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总觉得那么哀艳、凄迷，感叹李后主成不了真正的帝王，却成了词王，那是拜阶下囚所赐。他那“身是客”的身份，是俘虏，是漂泊、悲恻的代称。想起我们这些海外作客之人，虽也有“客”的情味。只不过这种“客”，是“处处为客，处处为家”形成，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兵燹、战乱、流离、迁徙，从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唐、宋、元、明、清的战乱，自河南中原，辗转流窜，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与东南部，转而流落海外，其痛苦、悲惨与无奈的处境，与亡国奴的李后主，有过之无不及，“日久他乡即故乡”已将“他乡”视为“故乡”了。

是历史的错误，或上天的造化，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想起那条民族之“根”，都会情不自禁地缅怀广东或福建的家乡，纷纷回去寻根谒祖，以解族群的情意结。有那么一天，当我带着迷惘的心情，回到梅州山间的家乡时，我才恍然而悟，那不是“故乡”，而是“家乡”，后来又从崎岖的山道到达闽西的“灵化”去拜祖，更感觉到那里不是“根”，只是“乡”，是客家人流落的“驿站”而已！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中，屯田，狩猎，畜牧、建居、避世、远祸，藉以保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福建丛林峻岭中的土楼，不下二万间，形形色色，不正说明了“逢山必有客，有

客必住山”的现实写照吗？

那炎黄子孙，悠悠几千年，“根”在何处呢？芳草萋萋，茫茫苍穹。就有那么一天，我又带着陌生、惊奇、迷茫又遥远的梦幻，在暮雨苍茫中，到达了中原故土——河南。一块广袤的平野，无际的麦田，遥望着滚滚黄河之水天上来，淹没了无数的炎黄子孙的美梦，又孕育了深厚的华夏文明。

历史一页页地掀开序幕：黄河那不驯的巨流，创造了汉民族的文明，也荼害了汉民族的生机：它汹涌澎湃的河水，每年带来的泥沙，高达十六亿吨，仅在其下流的商代的郑州，就有一座故城遭埋地下三千五百多年。开封故都，八百年来，竟因河道决口一百二十多次，遭淹了七次，百万生灵葬身河底，遗留地下古址与文物，不可胜数，足见河南故土的汉民族，所受的水祸之多，更不必侈言人祸呢！

那天，我们到达花园口黄河下流去，凝望黄河，虽然水波不兴，依然一片茫然，让人感叹苦难的河洛人民，历尽沧桑，在天灾人祸中，世代面对死亡与灾害，纵有痛苦与不幸，也无语问苍天，汹涌的黄河如今虽不再咆哮，不再逞凶，那土地上的人民，却细细地告诉我，要黄河水清，还须久等最少六百年的时间。古人说：“黄河清，天下平，圣人出。”黄河水清，天下太平，只有待圣人出来！苦难的人民，五、六千年来，在黄河之边，在黄土岗上，相依为命，恐怕还要不停地等待，不停地开拓，不停地奋斗……。

经过郑州、开封、洛阳，让我细细地观看古迹、古文物、古建筑的神奇瑰壮的艺术造型，和展现出中原的古帝王之气象与古文明的气息。让

人感慨客家先民一千多年前的祖地，而今其一部份后裔子孙，不都是因战乱而流落异域，已忘却故乡的存在？想起夏王朝建立于三千多年前起，先后有二十多个王朝二百多个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陵墓处处，不禁令人深叹王朝的兴亡。尤其是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曾经出现过一千多个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医家家、科学家：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关羽、诸葛亮、曹子建、玄奘、张衡、吴道子、华佗、颜真卿、韩愈、包拯、范仲淹等等，亲炙故土，缅怀古圣哲，感叹岁月的无情，与造化的播弄，叫历史一页页地翻新，却展现古文明的璀璨与光辉，而今纵然留下无限的追忆，依然烙印犹深，历久弥新！

从洛阳探访旧址回来，虽然错失了观赏洛阳花（牡丹花）期，若有所失，途经郑州，前往西南九十公里外的嵩山去，到达声名远播的少林寺。进入寺内方丈室，不意瞥见室内悬挂着一副对联：“天雨虽广，不润无根之草；佛门虽大，不度无缘之人。”让远方游子，深为感慨：客家先民，在怀念故土之情，想起河南故土被异族侵犯，以致流落他乡，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与痛苦，过着朝不保夕、离乡背井的迁移生活，一千多年来，几已成无根之草，虽有广大天雨，何来滋润？难怪我在洛阳故城，问起当地人民有关客人的动向时，洛阳老乡竟不知客家人的来踪，人称：客人即是河洛人，客居他乡，日久为客，变成客人，顿时让我领悟起自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起，一千多年来，河洛先民，流离各地，客居他乡，日久成故乡，形成客家人，曾不知有魏晋，更遑论河南祖地，能不令人感叹身世的漂零，与无根之可悲？

Rushmore 山上雕刻四位美国总统头像

洪祖秋



美国，美国

经过了接近二十个钟头的旅途，飞机终于飞抵多少人梦寐以求想移民，要追逐自由，认为是人间天堂的美国。我和妻怀着既兴奋又新奇的心情，在毛毛雨中步出了圣克劳(St. Cloud)机场，芳儿与文修早已在等候。这一次的旅美主要就是要参加芳儿的硕士毕业典礼，她奋斗了三年九个月，终于挨出了个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由于她暂时要在美国工作，恐怕三几年不会回来，所以我们乃决定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也顺便到美国中北部体验一下西部牛仔的生活面貌。

芳儿是在圣克劳州立大学求学，圣克劳在米那苏达州(Minnesota)的中部，离该州的首府米那波里斯(Minneapolis)约一百英里左右，就在著名的密西西比河的旁边，是个相当大的城市，

却保留着乡村生活的面貌。米那苏达州位于美洲大陆的中部，离海洋很远，所以温差很大，早上与晚上的温度比白天的低很多。我到达时已经是夏初春末，早上和晚上的温度约华氏四十多度(摄氏约十多度左右)，白天则大约华氏八十多度(约摄氏二十多度)，对于常年住在热带的我们，这种温度实在舒服极了，只是早晚要出门还需要加上一条外套。这里空气非常干燥，湿度往往只有三十多度，不像大马的九十多度，所以出门时，来自热带湿度高的我们，就要搽搽唇油 Chap Stick，也要在手脚上抹上一层润肤膏，不然嘴唇就会干裂，手脚会发皱。我经常忘了在小腿上抹润肤膏，结果回到大马后，小腿居然发痒，抓到伤痕累累。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像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竟然不用公制，样样都还是用英制，而许多生活的习惯及规律，都让我们感到意外。不是我比较崇洋，也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美国会是先进国，自然有他的原因。就以交通条规来说，我就认为美国人比较遵守规则，比较有礼貌，而且态度也好。大概是我到的地方比较乡下，不是像纽约那样的大城市吧。据我所知，除了一些大城市及高速公路之外，圣克劳的市区内的交通意外非常的少，而且肇祸的通常是一些酗酒驾车的司机，正常的车祸就非常的少。

美国的司机座位在左边，而车行是靠右走。在这里，行人大过天，可能圣克劳是个比较小的城市吧，行人过马路居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慢慢的走，而来往的车辆居然都要停下来让行人过。我在想，如果是在大马，不要说是吉隆坡，就在笨珍这种小小的市镇，你若过马路不带眼睛，行动不快一点，不让车子撞死，也要给司机骂死。在美国，十字路口是心非不分大路小路一律有“停止”的告示牌子屹立着，不管那一个方向的车子都必须停下来，而先停下来的车子先走，结果次

序井然。最妙的是大路分三条车道，这里当然指的是圣克劳市区内的马路，左右两条是单行道，一来一往，中央的是让左右两边的车子，如果要转弯就得用这条车道，所以有时看到中央这条车道，前半部的车队车头朝前，后半部的车队则车头朝另一方向呢。更妙的是，大路两边还保留让脚车行驶的专用道，而在这里，脚车一年最多也只能在春夏天踏一两个月吧了，可却偏偏是他们最爱的运动。

美国政府照顾学生到达无微不至的地步，他们的学生校车也与大马的校车一样，髹上鲜明的橙黄色，只是他们的校车门边有一个“停止”的牌子，当这个牌子立起时，所有跟在后面的车子都要停下来，不得越过校车，违规者校车司机有权利报到警方去。文修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不懂这个条规，竟然被罚劳改。当然，如果有一队学生过马路，所有的车辆都乖乖的停下来，让这些大过天的未来国家的主人翁过马路。我在这里住了十多天，竟然一声车笛声也不曾听过，洋人悠闲的生活观、悠逸的态度及其重视礼貌的行为可从这里窥得一斑。



1880年西部牛仔镇的火车站

在美国，最妙的还是车牌。美国每一个州的车牌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可以随个人的喜欢选择字母或号码，有些人把自己的名字当是车牌。米那苏打州最著名的是她的湖泊，我们抵达时从飞机上看下来，只见到到处都是湖泊，大大小小数也数不清。这个州的车牌就以蓝色为底，同时打出一个标语“10,000 Lakes”，意思是“万湖之州”也。南达哥打州的标语是—“Great Faces Great Places”，佛里达（Florida）州是“Highlands”，威斯肯新（Wisconsin）则是“Americans' Dairy Land”，而麻省（Massachusetts）是“America's Spirit”，形形色色各自有其特色。所以，外州的车只要一看车牌，马上就知是从那一州来的。

在圣克劳，人们的理想家居是拥有一间有两个车房一个泊船的车房，两层建筑物的住宅，再加上在某个湖泊旁有间度假屋，在周末及假日时去划船钓鱼，足见钓鱼是这个拥有万多个湖泊州属人们的共同嗜好。在公路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拖着小游船的汽车，载着一家人，到湖边去逍遥钓鱼去了。而在环保的概念下，美国人只钓超

过八寸长的鱼，少过这尺寸者，一概要放生回湖里去。

我们在大马熟悉的汽油在美国完全看不到，以美国人的生活水准，汽油是便宜到不得了，而且很多油站的油价都不一样，一加仑汽油，有些油站卖一元零九分，有些就在隔壁的油站居然只卖九角九分。油站就如超级市场，通常都会卖饮品快餐，有些也会卖啤酒，最妙的是很多油站都设有赌场，让来添油的顾客赌上一两把。芳儿曾在油站里买了一种薰牛肉乾给我尝尝，味道不错，越嚼越香。油站里也会卖一种美国人喜欢吃的甜糕饼 donut，圆圆的一个，非常的甜，入口相当可口好吃。

美国人崇尚自由，他们行动我行我素，只要不伤害到别人，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会管你，因此，他们的衣装非常自由，在马路上我们会看到西装笔挺的人群中参杂着背心短裤拖鞋的人群也不足奇，我就亲眼看到一些足穿拖鞋，在学士袍下只着短裤赤裸上身的男学生，方帽上还故意绑着一个飘动在空中的汽球，一摇二摆地上台领了文凭，下台时就一边走一边当众脱去学士袍，光着上身走了出去呢。在这么庄严隆重的毕业典礼，美国青年都可以如此自由的放肆，可以想象他们追崇自由的态度了。所以，春天一到来，在一幢幢不围篱笆的住宅前，只见一堆堆只穿泳装的男女老少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或悠逸地看着书，或喝着啤酒，或聊着天，一副悠哉闲哉自由自在的模样，多么写意。可若换成是我，我就不敢在户外逗留得大久，这是因为在这里，一到春天，所有的小虫子和蚊子都一窝蜂飞出去，围绕着人们团团转，非常的令人讨厌。那些美国蚊子，又黑又大只，叮了人竟然肿起巴掌那么大的疙瘩，又痒又痛。文修有一次陪我们去跑步，后来去打网球，小腿竟被叮了一口，马上肿得比手掌还大，又痒又痛，三天后才开始慢慢消肿。

美国佬的食物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不堪入口，不但咸也甜，更糟糕的是非常油腻，几乎每种食物都要放乳酪，分量呢更是大得怕死人。这倒说明为什么美国佬几乎每个人都是那么的胖，我在几个购物中心都遇到救护车，911的救护人员抢救心脏病发者就像在大马电视播放的911节目一样。可是，由于初到美国，自然想每一种食物都尝一尝，于是道地的美国餐和快餐、墨西哥餐的Taco。意大利的面条，每一样我都去尝一尝，到最后还是发现，我们的米饭最好吃。米那苏打州有一种叫wild rice的长型黑色米，可是煮成饭却一点也不好吃，反而是煮成汤倒是别有一番滋味。洋佬用餐，往往是汤先来开胃，再来才是正餐。临回大马的前一夜，芳儿的日本同学的家长特别在一间著名的牛排餐馆请客，那半生熟的medium rare还带着血，敢敢有十二安士那么的重，沉甸甸的一块血淋淋的牛肉，配上一粒有小椰子那么大的空心面包，再加上汤料，吃多了不胖才怪。

在美国，酒倒是非常的便宜，而且种类非常的多。超级市场不可以卖酒，要买酒须到liquor store去，有些油站也会卖啤酒，只是价钱比较贵一点。芳儿知道我喜欢喝两杯，也就买了一些啤酒与红酒，还有一种酒精浓度与啤酒一样的水果酒，甜甜的汽酒喝起来非常爽口，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如草莓等，连不爱喝酒的妻都喜欢饮。美国人喝啤酒喜欢用小支的玻璃瓶，一打啤酒大约是四到八美元，折合马币，还是非常的便宜；尤其是红酒，一瓶五六美元，折合马币，也不过一瓶才十多二十零吉。在摄氏十多度的气候里，风吹来还是让人冷得发抖，喝一两杯，正是人生最写意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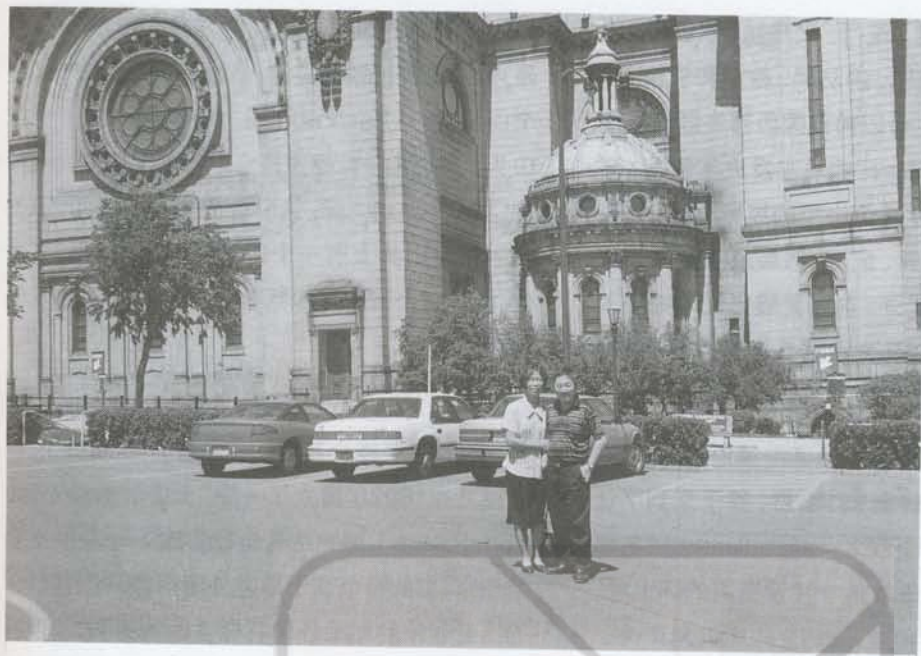
美国人都会保持基本的礼貌，而且很有亲切感，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一见面都是Hi，然后是“你好吗？”再来一句Have a nice day。当你大包小包地抱满一杯时，如有个陌生人伸出援手，

那是非常平常的事。在圣克劳，因为冬天的北风会带着雪花滚滚而来，于是这里家家购物中心、餐馆及办公室都装有两扇门，而进出的洋佬都非常有礼貌，很有次序，很有耐心，并常会帮别人推开门扇，不像在我们大马，争先恐后的怕输态度，最让人讨厌。

美国人似乎喜欢把物价都定在“九”上，比如汽油每加仑1.09，啤酒一打4.99，草莓一磅69分等等，所以出门回来，袋里总是很多的一分硬币。在这里，信用卡非常的流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两张信用卡。而另外一种付账法是用小小张类似支票的Check，三几元的账项也可用check来付还。

芳儿问我要如何安排旅游节目，我知道美国地广人稀，往往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只能坐飞机，而那些大都会的旅游景点，要去参观只要以后参加旅行社就可以了，我倒应该藉这个机会，好好看看美国西部有哪些传奇？所以，我要女儿以车代步，带我参观美国的农村及经常在电影里看到的西部牛仔的生活，而我更要她带我到世界五湖之一的苏比略湖(Lake Superior)去看看。于是，芳儿与文修租了一辆日本车，带了两老，出发去寻找西部的牛仔镇。

美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非常笔直平坦，全部以号码为名，出门时只要有一本地图就非常容易了，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高速公路是免费的，不像我们大马过路费居然比汽油钱还要多，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我们的第一站是鲁禄(Duluth)，就在世界五大湖之一的苏比略湖旁，再过去就是加拿大了。这是美国引以为荣的世界最大的内陆港口，也是美国第二大的港口，仅次于纽约。苏比略湖与密芝根湖(Lake Michigan)、休伦湖(Lake Huron)、伊利湖(Lake Erie)及安大略湖(Lake Ontario)并列，一半在美国境内，一半则在加拿大里，湖面之大难以想象，环着湖有一条



长达646英哩的环湖公路,也即是说这湖的圆周有646英哩这么大,而湖内竟然波浪澎湃。我笑对妻说,这波浪是要叫着“海浪”还是“湖浪”?湖边有一公园,里面铜雕塑像颇多,只是没有人说明,不知道是纪念那一些人。湖边放置了许多从著名但已退休的大轮船上搬下来的航海器具如大锭等等,还有一条沿着湖边的Lakewalk,白色的海鸥整群的飞来飞去,或在公园里大步走着,一点也不怕人类。在这里,如果有兴趣还可付钱上渡轮在湖中遨游一番。湖的另一角落有一座大铁吊桥(Aerial Lift Bridge),当渡轮要驶进运河里,吊桥就会升起。坐在湖边的椅子上,寒冷的“湖风”迎面吹来,非常的冷,温度恐怕只有七八摄氏度。停泊在苏比略湖边是一艘长610尺的巨大轮船,这艘船龄高达四十岁的退伍货轮,如今是被改为让游客参观的名胜。可惜的是我们来到时刚好暂时关闭,没有机会上去参观。

从苏比略湖回来,隔天我们就上路到邻州的南达哥打州(South Dakota)去。这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州属,而且是美国西部的发源地之一,美国人经常把这里称为old West。我们从第90号的

高速公路,经过了中部山区时间调快区(Central Mountain Time Zone),进入了真正的美国西部的世界。首先看到的是在奥卡敦(Okaton)的“鬼市镇”(Ghost Town)。这里称之为鬼市镇,顾名思义早已被人们荒废了的小市镇。镇口一个招牌写着只剩下十三名人口,而在镇口卖纪念品的老婆婆则跟我说,只剩下她与老伴两人,晚上就回到邻镇去睡。鬼镇跟1880年情况差不多是一样,都是以前西部市镇的模式,镇内只有一排小木屋,除了有酒吧、沙龙、杂货店之类外,还有一间监牢。我们倒是发现这里的纪念品相当的真,而且不贵,只是买了后兑换成马币也是一笔惊人的花费呢。

从鬼镇转出来,到了170路口进去就是一八八零年的牛仔镇,这是为了拍摄《与狼共舞》(Dance with the wolf)特别将真正的西部牛仔镇重建起来的拍摄场地,占地二百多英亩,如今当然已成为旅游景点,也称为历史景点。镇里保留了原原本本的美国西部牛仔市镇的面貌,笔直的街道,两旁都是小小的独立式店屋,有理发院、美

容院、杂货店、酒店、银行、火车站、铁匠店、报馆、警长办公室、监牢、消防局、教堂和学校。除此之外，更有许许多多以前美国西部牛仔镇才能找到的马车、救火车、树桐马车及火车等等。在进入市镇的门口，有一个小型的展览厅，把从前西部牛仔生活的用具、武器、服装及器材都原原本本的展出。除此之外，这里更展出红印第安人的帐篷、武器、服装及生活器具等等，非常值得一看。

从牛仔镇转了出来，我们继续沿着90号高速公路前进，然后转向131出口，终于来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世界奇观之一的Badlands。顾名思义，Badlands似乎就是一片没有用的坏土地，但那种险峻的陡崖峭壁，陡峭之处宛如鬼斧神工的雕刻，险峻之处让人叹为观止。这个占地约二十四万英亩的国家公园分为三个部分，北部约有六万四千英亩全是鬼斧神工的高山岩石，有些如城堡，有者如云片夹于山头上，有的就像巨型菌形蘑菇，奇形怪状的山壁，宛如被利刀削去留下凹凸不平的峭壁险崖，令人目不暇给。伫立于这些自然界的奇观中，人类变成那么的渺小。据说这里的地形是七千五百万年前大自然留下来的奇观，而在这里也曾经发现过许许多多的史前动物的化石。在这里更可以看见北美洲草原上的特有动物非常罕见的拨鼠(Prairie Dog)，也可以看见巨大无比毛茸茸的大野牛(Bison)。

从Badlands转出来，芳儿和文修就带了两老上Rushmore山去，这是美国人个个引以为荣的景点。美国人最敬佩的总统共有四位，第一任的华盛顿总统，独立宣言及宪法起草者的杰佛申(Jefferson)，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以及解救了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把美国经济带向新纪元并引导美国在国际舞台扮演领导角色的罗斯福总统(Roosevelt)，因此，爱将这四位总统的人头肖像费了十四年的时间，雕刻于拉斯摩的山头上。于是，这四个人头就昂然立于山头俯视着

到来参观的游客。据说，里根总统最耿耿于怀的是，他没有办法说服美国人让他的肖像也刻上这个山头呢。从Rushmore再上山就到了另一个在山头上雕刻出一位据说是当地著名印第安人领袖的Crazy Horse肖像。这个肖像才刚刚开始雕刻，所以只见山头上有一个印第安人酋长的人头肖像，据说整个肖像将包括酋长全身以及他胯下的坐骑。

南达哥打以农业为名，主要的农产品为玉蜀黍，而为了要推介其产品，米西尧(Mitchell)的农民乃在1892年建立了一座“玉蜀黍皇宫”(The Corn Palace)。据知这是全世界唯一一座的玉蜀黍皇宫，它的特色在于皇宫外墙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玉蜀黍来黏贴成各种各样主题的图画，不但特殊而且非常壮观。宫内挂满了玉蜀黍。皇宫每年用玉蜀黍黏贴不同主题的相片，里面更有一座大礼堂，墙上自然也用不同颜色的玉蜀黍黏贴上各种各样不同主题的图画，非常特出新奇。皇宫前有几间卖纪念品的商店，价钱就大大比Rushmore山上纪念品商店来得公道了，虽然如此，美金兑换成马币，往往还是让人感到咋舌。

来美国十多天，中北部最让人感到难忘的是她的天气。这里，人人都要常常留意天气的转换，尤其是恶劣天气的形成。所以，家家户户每天都一定要观看电视的天气波道。有一次的下午，我和妻在圣克劳的密西西比河畔的Riverside Park散步，突然遇到文修，他停下车来匆忙把我们载走，还没有回到家，警报就已经响起。原来，这里随时都会有龙卷风(tornado)的产生，而且非常的恐怖，常常把农村夷为平地，所以这里的住宅，绝大部分都是用木料建成的，一来被吹倒了重建容易，二来被龙卷风吹袭时所造成的伤害也不大。我们回大马的一个星期后，龙卷风吹袭南达哥打州的新闻就在各报的头版！我们大马没有这些风灾，真的是幸福得多了。

我们不再孤独

/ 吴岸



蓝草

悼作曲家蓝草

(一)

那一夜
我们在寂寞中
倾听那仿佛来自天外的
你的歌
我们看到屋檐上星光
在微笑
在闪烁
闪烁在我们的
泪眼中

可谁也不知道
你已殒落
谁也不知道
你已远去
不知道你那孤独的微笑
来自亿万
光年外

(二)

那是我的诗
还是你的歌呢？
当你把我的心曲
铸入你生命的旋律
当你拒绝了我们的晤面
(让我们作个神交吧
你在信上说)
诗与歌

从此就难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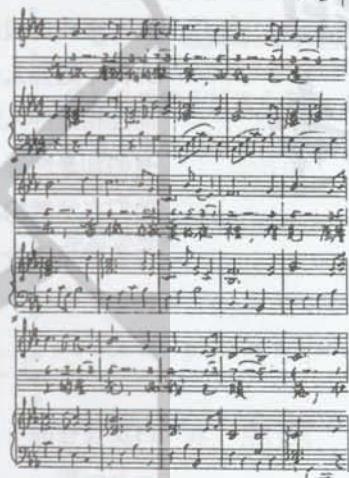
不，那是你的诗
是你生命的诠释
不，那也是我的歌
当我远去
当我陨落
我们仍闪烁
我们不再
孤独

附记：蓝草，原名蓝抱玉，槟城人氏，80年代开始常为我的诗作谱曲，共

二十多首。每有作品即寄赠予我，但始终不愿与我谋面，只称愿作神交。1999年7月中，配合大马董教总教育中心在加影举办“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作品首次有机会发表，由女歌唱家杨浣妮演绎，共六首，听者深受感动。我事先曾致函邀请蓝先生出席演唱会，未得回复。至同年十一月中，惊悉他已于年初辞世。回想当晚演绎其作品之一的《真情》所云：“当你看见我的微笑/而我已经远去/当你在寂寞的夜里/看见屋檐上的星光/而我已经陨落……”，不胜唏嘘，因作此诗以为悼念。

作曲家蓝草作品
《真情》之草稿

真情 诗：吴岸
曲：蓝草



/ 孟沙

会馆组诗

(一) 挂相

壁上的挂相
和会馆的年龄一样老了
没有几个人抬头望他们一眼
除了祭祖仪式机械的行礼
有人非议现代化建筑物里
古老的应该让位
腾出的空间
可以论尺论寸计算
经济的收益
他们至死不明白
那些黑白斑驳的人头照
为何不随死人一起埋葬？
而挂相里的人没有笑容
有的却是愁苦
他们在活着的年代受苦
也苦着见证今天的年代

(二) 乡音

白发苍苍的
三五一堆
有些风雨不改
成了这里的常客
并不是有家归不去
而是自娘胎出世以来
便和生命结缘的声音语言
没有一刻不紧紧牵系
愈老愈感恩的胸怀
这样你就无须讶异
那个在家惯常沉默
来到这里却变了一个人
总爱滔滔不绝
说着母亲的语言

(三) 咖啡仔

讲座中有一箩筐
当年卖猪仔南来的故事
今天听来自然好笑
特别是年轻人一脸的质疑
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的祖父辈如何从一条
荆棘满途的道路走过来
在活着比禽兽还不如的年代
新客们成了众人嘲弄的对象
为了生存只好忍辱
海南仔前咖啡仔后
半辈子背着耻辱
虽然多少年后争回一口气
胸口仍有隐隐的痛
那痛不是因为吃苦
而是来自同族人的眼光

(四) 神祇

看他们似模似样
穿长袍马褂
戴帽扣襟花
祖先跟前三叩九拜
又叫让礼人逗得团团转
这场仿古戏演来也真苦
一个个汗流透背
引来满堂的笑声
今天还需要保护神吗？
想当年飘洋过海的日子
听天由命还要神祇保佑
生在乱世其命也贱
活过来毕竟是一种幸福
这历史看似一场闹剧
其实是一出悲剧

(写于2000年7月22日)

吉胆组诗

1. 吉胆岛素描

摩托脚车扎扎一路二路窜
 四轮推车筐筐红虾细细剥
 垃圾在板桥下卷念着烂泥
 屋檐下一群螃蟹
 横行在格子与格子之间
 之间是大蓄水桶
 储备昨日的饥渴和恐慌
 姓氏匾额挂在正门
 祖先拓荒的昂然
 坐不改姓
 立不背驼
 浪潮里试练一胆二识
 熬出香喷喷啦啦煎
 泉梁绕柱
 福龙宫虎爷饱餐
 一堆堆猪肉肥
 尖头贝爬上石柱
 仿佛竞赛离地最远
 风涛里
 红树又倾倒了一棵
 那打扫干净的家门打开着
 饭香从屋后飘腾扑鼻
 “死去打落哩
 阁卖堂来……”
 哀号一声
 赖皮老狗
 低头无力跑过

(2000.3.12)

2. 吉胆岛之子

你伫立如红树
 没有枝桠的树
 伫立在泥沼

风涛中，看
 拖网船冲向蓝天
 快艇奔往霓虹

潮退了
 裸伤痕累累
 任螃蟹横行
 考究
 嶙峋一身胆识

(2000.3.12)

3. 蟹岛自立消防车

最好坐在这里就这么老去
 最好守在这儿寂寞寂寞的死去
 最好啊最好

4. 岛恋

海隅的守护者
 我是岛的儿子
 美丽的女子啊
 如若你爱我就要
 爱着海爱着天
 爱着潮爱这汐
 爱着坚贞的塔
 我是绽放的灯
 是船
 系在你的心柱

小说《沙哑的红树林》的 结局问题

好几年前，我便想写好现在的《沙哑的红树林》这样的一部小说，但一直在为它的结局该是怎样的一种情况而伤脑筋。后来，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主办的长篇小说创作比赛的消息公布了，我想，何妨就把它写出来参赛，这不正好是一个测探这种严肃作品是否仍然受欢迎的机会。然而，事过半年，却还是没办法对有关的结局，作出一个能令自己满意的决定。看看倘还不赶快动笔，恐怕就来不及完篇参赛了。因此，也就一面按照历史的演变过程，铺写“林金枝”这个中心人物的生活际遇，以反映我国这半个世纪来的社会变迁；一面又不断思考那最后的结局的问题。结果，越写就越觉得：实在不可能有一个可以撼动人心的或且可以预示社会前景的结局。时代还在演变，社会人心也日趋复杂。林金枝的后代千里和征鸿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对老爸那始终不肯放弃追求民主、平等的浪漫情怀，可能有所谅解，但也可能有异见。对于早已掉头而去的妻子小鹏的下落或说下场吧，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任何一种假设都是不实际和不适当的。简单说一句：这种结合历史与创作而成的特种小说（不能称为历史小说，尽管利用了有关的历史事件，但其中有些人物却非实有。），应该是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结局的。只要觉得它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就煞笔吧。对于希望故事有个令人称快的结局的读者，我只好说抱歉了。

不过，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关心和研究社会政治的演变却是不能不作的功课。从过去的足迹，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是怎样从侨民走上公民这地位的，今后我们又要做些什么努力，才能成为当家作主的一员的国民？实在值得进一步认真探讨。林金枝和他的后代，或且说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不论在思想感情方面或生活方式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差距。彼此该如何谋求共识和配合，恐怕已是今后创作上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了。譬如在大选中，父亲执意维持现状，儿子却满怀激情要改朝换代，这种矛盾，便是一个很考我们写作人的智慧的课题。这是全体人民共同面对的问题，我相信一定有读者欣赏，不然，这回参加比赛的《沙哑的红树林》便不可能夺奖。

如果有人能利用这方面的题材继续创作，那么《沙哑的红树林》的结局如何的问题也就不重要了。

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化

——略谈吴岸观点及其他

马来西亚华文学简称‘马华文学’，自1919年发轫以来，秉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发展，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五四运动新文学的影响，经历战前战后，侨民时期，殖民时代。从具有强烈创作的‘中国性’，渐渐摆脱而走入具有马华文学的‘独特性’与‘本土性’并在八十年代现代主义的冲击下，马华现实主义文学更呈多姿色彩，力求变化，迈向一个稳健与蓬勃的新世纪。

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不断求新与提升，尽管面对西方沉沦颓废的思想，现代主义自我唯美的困惑，现实主义坚持艺术由生活出发，且在生活辽阔的疆场上，追寻探索，不断驰骋与奔放……

吴岸是马华文学现实主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在1999年7月18日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项交流会上针对马华现实主义的深化课题发表精辟谈话，发人深省。

一向来，马华现实主义的作品皆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主题思想，内容题材，充满生活的气息。然而，由于文字技巧与形式上的欠缺，往往鞭策现实主义作家加以寻求突破，摒弃保守的作风，经过一段时期，融汇与独创新风格新形象新技巧，为马华文学增添了一股新气息。中国作家黄侯兴教授说吴岸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深化了的现实主义，而吴思敬教授却说吴岸基本上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不过却充满现实主义的精神。由此可见，马华现实主义已在多方面作出了调整与改变，现实主义深化的努力，将为马华文学带来具有活力的新希望。

吴岸说：“现实主义的深化，除了吸收更多的表现手法之外，还包括思想的深度，包括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认识的深化。”这基本上表达了文学创作不断汲取不断反思不断增强文学内容的多面性与广面性所需具备的主要条件，然而，所谓的‘吸收’，并不意味着‘全盘照收’，现实主义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真善美的积极精神并没有摒弃，在八十年代现代主义盛行时刻，马华现实主义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字技巧与形式上的不同，对于现代主义自我、颓废，内容晦涩，弥漫死亡，绝望，性苦闷的放荡与流放思想。许多现实主义皆不敢‘问津’。这显示了现实主义作家小心择取，不‘全盘照收’的成熟的一面。

文学表现手法除了多样化,艺术化与多元化的进行反思,突出作品深邃的内涵,加强文学创作的深度,题材的独特性与特殊性不可漠视。马华现实主义作家生活在马来西亚一个多元种族、文化与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度里,有着多元生活的创作素材,具有特殊的本土与地方性,各种民族一起生活提供的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与特殊事件,给予现实主义作家一个很难得的创作条件,其中包括马共、经济风暴、砂劳越普南族遭遇及近期的安华事件等,这种特殊事件与特殊时代产生的特殊写作背景,具有其一定的价值。现实主义作家善于择取社会题材,反映现实,扩大创作空间,文学特殊性的发展有助于现实主义深化其内容思想与独特性。吴岸强调:‘它必须有我们国家民族自己独特事件,偶然的事件,特殊的事件,同时还要有你作为作家自己的,与你的朋友和周围的人不同的特征,即个性特征,个性的特征也是你的文学的立足点,文学的永恒性就包含在它的特殊性中,而它的世界性,也就包含它的强烈的地方性。’反映大马现实,即是反映社会的现实,即是反映生活的事实,现实主义不单局限于‘反映’的镜面上,而在反映的当儿,深入探讨人性,哲理,政治,经济等课题,以丰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生命力。

“现实主义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广阔的道路”(黄侯兴语)。马华现实主义的发展更是无边无际,要求着马华文坛出现优秀的作家与优秀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家勇于创新,反思,开拓的精神,将可奠定未来的转变;马华现实主义作品充满时代感和历史性,不一味抱残守缺,故步自封,默默进行自我提升与自我充实,由古至今,创立了不少新形象与新作风。现实主义的深化,不停留在一个时候,也不停的探索与升华。吴岸说:“不论那是你所赞同的还是反对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或是共产主义的,或其他的什么主义的,都应该有一定的理解,不要偏于一个方面,只有从思想上和手法上两方面的深化,才能造成现实主义的深化。”兼容并蓄,开放思想,接受新知识,新理论。我国国家文学奖得主乌斯曼·阿旺是一名富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与马华文学作品相映相辉,文学的多元性与种族性,互相交流,产生了马来西亚文学的特色,马华现实主义在多种文艺术不同的交融下,深化作品的内容,创造了许多隽永耐读的作品。

台湾作家陈映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学传承,和国家的文学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个传统里,新一代的作家得以学习我们民族叙述的方式及写作的范式,包括创作方法,文学语言和技巧。”现实主义是马华文学的传统,在这传统之中,不外有人要打破传统,反传统或割断传统,并进行‘横的移植’。马华现实主义的传统是一条切不断的河流,更多的阻扰物,只能加深与加强河流的进展,年轻一辈对‘现实’中传承其优秀的一面,发展马华文学。吴岸在现实主义技巧方面的深化问题曾通过声音、色彩、光线和动作发挥诗歌意境里的人象、物象、景象和意象,文学艺术境界的深化,也就是马华现实主义的深化。马华小说家丁云的小说《围乡》,通过文学艺术去描写种族敏感课题,用艺术深化文学,用文学去淡化紧张和冲突,创立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技巧和新面貌。

马华文学跨越了八十多个年头,现实主义也迈入了二十一世纪,面向二十一世纪的

挑战，高科技工业与电脑，科学资讯发达，文学可不能放缓脚步，时代的进步，文学相继面对更大与更严峻的考验，电子文学、网络文学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显得千变万化。中国自从“文化大革命”后，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朦胧’文学以及近期的先锋文学，各种文学形式与内容，皆在反映一个时代的背景，感情与欲望。马华文学要攀上更高峰，现实主义作家的努力被视为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不论文学思潮如何转变，现实主义的深化，多元化及艺术化皆有助于马华文学的发展。我们实在不该相信思想破产的‘烧芭佬’宣布马华现实主义的破产，而且是“双重破产”的谬论。彼等只会高喊‘经典缺席’，却不知经典不是靠‘喊’出来的，经典往往需要大家的努力，共同耕耘，有朝一日，才可开花结果。‘烧芭佬’乱棍挥打前辈作家方北方的《花飘果堕》，非但没有出现‘经典’，更糟的是可能把‘经典’也给吓跑了。这是马华文坛一件可悲的事。

吴岸说“艺术是没有止境的，我不断的探索，这种探索不能理解为单纯手法上的创新，而是包含对人生，对社会，对哲理的探索和思考……”文学在不断探索中深化成长，马华现实主义的扩展，就如马华文学史论家方修所说“马华文学创作的倾向，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即不是浪漫主义，更不是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的，尽管几十年来马华文艺运动潮起潮落，但现实主义精神却始终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全部的创作历史，是马华文学创作的主流。”是的，现实主义是马华文的创作主流，这个大方向，我们不可不加以探求与深化。中国一批山东、河北当代作家如李贯通，刘玉堂，赵德发，何申，关仁山等目前提倡“现实主义回归”的文学，面对一种文化的转变期，也激起了不少现实主义作家的争论，毕竟，现实主义是向前与深化的，一切的回归，讲求个人化与边缘化的文学只能被视为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学。马华文学没有‘回归’的现象，只求踏实，朝向波澜壮阔的征途。

甫于1999年7月创刊的《燭火》发刊词里强调马华文学必须关心国家、民族和社会，反映现实，并具有我国本土的特征。这本文学季刊，具有秉承与发展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与特徵。我们希望这把‘燭火’能照亮马华文学的天空，焕发异彩。同时也期盼马华现实主义作家共同为马华文学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让马华文学佳作源源不绝……

参考资料

1. 《说不尽的吴岸》——甄供主编。
2. 《擂鼓击锣，迎接文学的新天》，吴岸在文学交流会上发表感言。
3. 专访陈映真——《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杨渡采访，王妙如记录。
4. 《新马文学史丛谈》——陈映真等著。方修编。
5. 90年代“写实”小说的价值问题丛谈（丁帆、王彬彬、费振钟）
6. 余华访谈：我永远是一个先锋派
7. 《新马文学史论集》——方修

作家须能高瞻远瞩

凡伟大的作家，毫无例外地都是思想有深度的杰出人物。古今中外的诗人作家，凡能名留青史的，其作品能为广大人们传诵的，都是关心人类前景，关怀民族前途，且会深入思考人类未来的思想家。

当前的世界已进入地球村时代，国家意识模糊了，国与国之间的隔阂逐渐减少了。因此，生长在当代的文艺工作者，我认为他们的心胸应比前人更宽阔，眼光也应比前人更远大。当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从世界格局的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准确地捉摸到时代的脉搏。

当代作家须有较前人更敏锐的观察力，能深入剖析问题，能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重大题材，发掘蕴藏于其中的深刻意义。与此同时，他也须掌握高超写作技巧，以完美的形式把作品呈现出来，这样的作品才会感人，才能在历史上流传下来。

当代作家如果舍此途径不走，而企图在文字上耍花招，把一些无关痛痒的芝麻绿豆的小事物当作宝贵的题材，用扭曲的、花巧的文字来掩饰作品内容的贫乏干枯，这样的作家及其作品或能蒙骗读者一时，但最终定会被时代所淘汰。

这也不只局限于文学作品，其他艺术也一样。如果在此人类暂时陷入思想意识真空的年代，许多愚昧的种族与宗教的战争在此起彼伏的时代，电视台若还在拍摄五十年代的所谓文艺片，宣扬反封建反媒妁之言的婚姻的主题思想，这样的节目肯定是

没有生命力的。

我这样的想法，是看了香港亚洲电视拍摄的《寻找他乡的故事》录像带，与还在追看的《杨澜工作室》电视节目后，更得到充分的佐证。如果说《寻》是报道当前海外华人追求梦想的辛酸事实，那《杨》则是呈现在异乡已能立足的杰出华人的热爱人类、热爱民族的高尚情操。这两个节目可说相当全面且及时地描述了当前华人的所思所为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它们的制作人都能准确地掌握了时代的脉搏。这两个节目的引起巨大反响，也说明了艺术的感人在于思想内容，而不只是表现技巧。

处在新马这样的环境，任何只会一知半解地搬弄西方流行的文艺理论，耍弄西方流行的表现形式，而罔顾本身所处的社会特征，且又以根本就不具本质意义的琐碎事物为其作品内容的作家，他们及其作品必然会在历史上销声匿迹，是无须置疑的。

身处地球村年代的文艺工作者，若本身没有关怀人类前景的胸襟，却又夜郎自大地，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靠打击前辈来抬高自己。这样的所谓作家，除了哗众取宠外，其作品也必然会在时代洪流中被冲刷得一干二净。因为这样的作家及其作品，不只无法促进人类往美好的方面去发展，倒反阻碍了人类前进的步伐。

抓住历史转折的关键

黑岩小说集《荒山月冷》的一些考察

在诗巫华文作家群中，写小说的不多，知名的更少，文坛上曾被视为“小说家”的大概只有李一文（蔡存堆，一九三五～）、黑岩（宋志明，一九三九～）。六十岁以下在小说方面有意愿经营的，依诗巫中华文艺社常年文学奖作品集显示，则大约在十七人之谱。

李一文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青春在欢笑》（古晋，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犀鸟丛书”），其实是六〇年代的旧作，新编出版颇有向历史交代的用意。而黑岩在同年出版《荒山月冷》（诗巫中华文艺社“拉让盆地丛书”），呈现一位现役小说家的风采，书出版後仍有作品发表，且开始有涉外文学活动，值得观察。

六〇年代即开始写作的黑岩，当年的笔名是“于宁”，田农（砂华文学史初稿）（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丛书，一九九五）曾点过他的名字，说他是“诗歌写作者”；他另有笔名“桑木”，我在其他资料上也曾见过“诗巫诗人桑木”的指称；此外，也曾见他以笔名“曳阳”、“田纪行”写文学述评的文章，以本名编辑了几本书刊。

根据黑岩的自述《荒山月冷·序》，他在六〇年代尝试写作之後停笔，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才又重新燃文学情焰。远离文学的这一段漫长岁月，个体生命的成长、大社会的变迁，二者必然会不断互动，最终则形成一个丰富的记忆库。一旦再度援笔写作，重要的库藏都将择为种苗，尤其是小说这种叙事文类，特别需要宏观社会、微视人性。小说家黑岩的创作内涵，终将建立在这种人生历练之基础上面。

《荒山月冷》包含十个短篇，较长的已近两万字，前有序後有记，做为书名的《荒山月冷》之後并附有一篇千馀字的《关于〈荒山月冷〉》，这些创作自述对于读者要了解作者的文学观及小说写作的态度有很大

的帮助。大体来说，黑岩曾有过文学与社会的热情，但是社会发展之路崎岖，而文学的历程亦极坎坷，重新执笔的日子亦非晴空万里，但是“豪情”犹在，有意让“砂州十年动乱”“在文学上留下一点历史的痕迹”，以免“被年轻一代遗忘”，这当然是一种使命感，但回到比较自我的层次，“发泄情感，寄寓抒怀”亦极自然。在态度上，黑岩算是相当低调，首先他诚恳交代复出的因缘，归功于友朋的“鼓励”，并一再强调自己作品的“不成熟”，“几乎篇篇都有缺点存在”，承认要把小说写好，於他而言是“一桩颇为艰苦费时的工作”。但黑岩在写作上其实已经有很深刻的体会，他说文艺不能“投机取巧”。诚然，文艺靠的是扎实功夫，而且要有积累，他所蓄积的小说能量已足，爆发的时机与方式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但或许还需要有一些读者和他对话，产生一些激荡，才能有更灿烂的花果。我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即在於此。

二、

这十篇作品约略可以分成两组，一组较轻，属小品性质，主要是生活上的点滴成文，包括〈心头与豆豆〉、〈田老〉、〈投票那一天，唏……〉、〈新春三部曲〉，后者其实是三个各自独立的短篇，所以这一组六篇；第二组包括〈室鸟已死〉、〈最後一次的演出〉、〈荒山月冷〉、〈潇潇雨〉、〈瞿塘峡〉、〈红柴港上的黄昏〉，份量较重，有历史背景，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砂劳越现代史上重要的反殖运动、森林斗争及诗里阿曼和谈等，今昔对比、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透露出生命之无奈及小人物面对时代变迁的沧桑。

这些小说以砂劳越为主场景，中心点应该是诗巫，扩及於加帛、加拿逸、美里、古晋、石隆门、桑坡等地，没有名字的渔村、小镇、州府、森

林等。往外，到西马的吉隆坡、新加坡、西加里曼丹、印尼小港渔村、香港、台湾（台北）、长江三峡、澳洲等。

这些地理铺设了一个极广的活动空间，从一村一镇到异域他邦，展现了作者结实、浓厚的砂劳越情怀，〈心头与豆豆〉中李心头漂流到印尼小港渔村二十年後又回到“日夜思念昔日住过的渔村”，在拜完德关之墓後，醉死街头；〈新春三部曲之三·回乡〉新加坡回砂过年的阿文夫妻，“无论如何都要回家过年”；〈室鸟已死〉中的老头随儿子国坚在澳洲，心系砂劳越，连梦里都是“赤热山林家乡，山明水秀，清宁一片”；〈最後一次的演出〉中“我”远赴香港深造，怀乡时说：“砂劳越的春天究竟在哪里？”香港籍的妻为了避九七，“天天嚷着移民到加拿大”，而“我”呢，“我的心却多年不变，早已飞往犀鸟乡之土，那青翠的热带胶林，赤道的海湾绿浪，每晚几乎都在我梦中呈现於眼前”，沈亦兰对着老友说：“离开砂劳越多年，早已适应异乡生活，不过每当深夜，梦醒时，我仿佛听到窗外椰风蕉雨的呼唤！”〈瞿塘峡〉中来自砂劳越的于宁，在中国长江之旅中如此向异国友人介绍砂劳越：

“它位於赤道婆罗洲与印尼西加里曼丹、汶莱相接，它也有美丽的山川……。我们那里有闻名於世的尼亚石洞，砂劳越博物院及青翠山林，热带雨林，有犀鸟乡之称的人间乐土……”

当他在国外提起家乡，“心中有点亲切得意的感受”，而当别人表示没听说过砂劳越时，他“有点泄气”。这样的情感，在远离砂劳越时特别强烈，“乡情”可贵之处即在於此。

从小说的立场来看，这里面存在着出走／回归的普遍性主题，一定是情节发展的重要部分，作者有意通过人物异地心境的变化来突显他对于家乡深刻的爱，这些人物，他（她）们的先祖从唐山移民来此，落地生根，先祖的他乡已成後代

的家乡，一旦空间有所异动，不管基於什麼样的理由而离去，也不管离去以後是飞黄腾达，还是苟且偷生，家乡就是砂劳越，所思所念当然也就是砂劳越了。

三、

当我们把焦点转回砂劳越，过去这里究竟曾发生过什麼样的重大事件？以致於形成今日的风貌？〈室鸟已死〉中的老头之所以受困异域，原始的导因是大儿子国清参加反殖斗争而失踪，小说中有“後山响起炮声”，死尸遍地的惨状。在〈最後一次的演出〉中，导致江炳才牺牲的是森林军事冲突；“在〈荒山月冷〉中，司机阿旺口述的野战部队在深山追踪；在〈瞿塘峡〉中，于宁在银行工作之际，反殖反帝运动曾引发群众火拼的骚乱。

熟悉砂劳越史的人都知道，战後砂劳越国让渡给英国成为殖民地（一九四五），从反让渡到一九五〇年以後的反殖反帝，乃至因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一九六一）引发的十年动乱（一九六三～一九七三），對於砂劳越人民来说，实在是一个悲惨至极的苦痛岁月，华人当然也不能免於这场苦难。黑岩有意反映砂州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關於〈荒山月冷〉〉中他说：

“小说中的主角人物是虚构，而故事情节却是那段时代青年不幸的缩影，故事并不批判他们所走的道路，批判只有交给历史，只是那个时代历史的特殊情况所造成。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对这土地有着炽热的人。但他们走过的道路却又那麽崎岖不平，命运的造化对他们也许太不公平。”

反映而不批判，可能吗？一个社会能否进步，就看一代人的集体智慧表现在历史经验的反省和总结上面，问题是小说能做到怎样？小说家主观的意愿如何以及他的能力如何？對於那已消

逝的革命激情，将其置放在历史脉络里头，知道它为什麼出现？为什麼是这样的际遇？对时局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经历过的人，不管有没有直接参与，他们不可能没有感受；将来者通过听闻与阅读，不可能没有意见。有感受，有意见，如何表达？是直接，或者迂回？表现到什麼程度？是强烈，还是婉转？都不可能停留在“反映”的层次上，所谓的“批判”，不论方式和程度，最终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但必须通过事实的呈现或事理的分析，小说不是论文，其手段是拟事实以呈现，也就是黑岩所说的“虚构”、“缩影”。

我觉得黑岩已经抓住了历史转折的关键，把具理想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和一般市井小民的际遇，摆进时代情境之中，前者显然是一种主动性的追求，像〈室鸟已死〉中的国清，〈最後一次的演出〉中的“我”、黑老蔡、校友会主席、江炳才和陈澈，〈荒山月冷〉中的银湖、黄纪华等，他们在时代的潮流中，不论是领袖（校友会主席）、启蒙者（黄纪华），或者是一般的参与者，在当时投入的情况各有不同，下场亦有所差异，死亡、失踪或成功逃离风暴，他们都不是孤绝的人，至少在小空间（家庭、社团、学校）产生影响。事过境迁之後，有人突然间又出现了，摇身一变，角色已换，有人则永远只留在朋友相见时的谈话之中，而当老友重逢，究竟理想依旧、豪情犹在，还是相视无言、唯有泪千行？〈最後一次的演出〉通过“我”和黑老蔡在三十年後的对话所呈现出来的，只是昔日情景，还是有所反省？“人类的确是现实的动物，那时天真的我们意气用事，单凭一股热忱还想改造世界，结果呢，只是梦想，不用还房租，把金字招牌永远挂在别人的灰墙，可能吗？”“政治，政治是什麼，只不过当时昏了脑的叫喊，过份低估了对方，以为他们不敢断然采取铁腕行动。”当年领导农民抗暴的黑老蔡，稍後就曾被视为反动，看做“现实的逃兵”，而今呢？至於当年“反殖双料红辣椒”的主席，三十年後

退休以後进旅行社工作，“感慨”、“消沉”，今昔之间对比何其强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森林里的斗争，许多篇都一笔带过，唯有〈荒山月冷〉的最後透过司机阿旺的忆述，却以“去山里鬼混”定性，谈及那种奔波、苦楚，再配合前面曾从山里出来返家一次的银湖的状况，似乎那只是逃亡，但其实那是所谓的“砂共”，砂共部队并非乌合之众，过去学者曾有过不少论述，可以参考。在黑岩笔下，影响银湖走向“新的战斗生涯”的镇上小学老师黄纪华，失踪多年後又偶然出现，但一闪即逝。这个人 是知识和理想的化身，但强烈的左倾思想与行动能力，应该是左翼领袖的典型性人物，稽之现实，在砂共斗争史上不难找到可对照的人物。

看来，黑岩是有意描述砂州的变貌，小说中出现过二次“诗里阿曼和谈的成功”（〈荒山月冷〉、〈潇潇雨〉），接着写的是“局势立即呈现和平曙光”、“砂劳越的土地刚露曙光”，重建的过程展现出新貌，一方面是容易看得见的硬体景观，包括公路、房舍等，另一方面是人文社会及心灵结构的调整，前者像〈最後一次的演出〉最後提到“诗巫面貌虽改变了不少”，〈荒山月冷〉第九节所述，以及〈红柴港上的黄昏〉中从诗巫到加那逸途中之所闻见及对话内容；後者像〈最後一次的演出〉中是否重组“校友会”的提出，以及〈潇潇雨〉中的“长河音乐剧社”又告复活。从心灵层面来看，新貌并没有带来新的气息，反而有一种苍老与沧桑之感，这很可能和作者的性情和年龄有关，写这些作品的时候作者已经年过半百，历经伤痛，他之所记忆发展而成的文学极可能会带有很多的恨憾。

小品性质的〈田老〉、〈投票的那一天，啼……〉以及〈新春三部曲〉的背後没有大时间，主要是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切片，描写小地方小人物，像田老可以说是资深小流氓，行径和思维皆

可笑，〈投票那一天，啼……〉是选举怪现状，李嫂、家婆皆俗世妇女，而〈新春三部曲〉中的池守口、老祖母及肥龙、阿文阿翠夫妻等皆市井小民。这些作品虽语含讥讽，但有亲切性，人物皆不可厌，可以说是为砂劳越的浮世绘图。

四、

作为一种叙事文类，小说之所重在於“事”，如上所述皆“事”之内涵及其属性，但小说的价值还得进一步看这些事的“叙”法，以及在叙事过程中所透显出的“情”与“理”。大体来说，黑岩的小说写的很用心，作品中有完全顺叙故事的（如〈投票那一天，啼……〉、〈新春三部曲之一·拜年记〉等），有完全倒叙的（如〈田老〉、〈室鸟已死〉），先出现结局，再回溯事件始末，最後再回到现实场景。此外，亦常见时间自在跳接，像〈瞿塘峡〉、〈红柴港上的黄昏〉都在现在式中不断忆述过去，当下的情节动作和历历往事之间存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荒山月冷〉以一到十的标号分节，前後衔接，是现在式，但中间较不规则，采取大块剪接，故事交代得很清楚。这里面最复杂是〈瞿塘峡〉，现在式比较清楚，过去部分双线发展：竹君（即张玉玦）、于宁，由於视点转移，再加上时间跳接、梦与现实交替，读的时候要看清楚，而且要有耐心。

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写作中彰显人情（国家、乡土、友朋、男女情爱关系等）、分析事理，或颂赞，或讽谕，充分反映出他的历史反思、社会批评及面对人生的探索。本文比较倾向於文本与外在客观环境的相互观察，其他有关的议题，则俟诸来日。

（公元2000年2月於台北）

评《燭火》及 丁云的《死囚忏悔录》

这是诸天寅先生给我的信件。由于诸先生在信中，除了一些问候的话之外，谈的是他读《燭火》的感受，并指出本刊的一些缺点。以及评论丁云的《死囚忏悔录》等等。我想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在阅读，未免太可惜了。于是，我去信要求他允许我加以发表，以飨读者。题目是我自拟的。

诸天寅先生关爱马华文学、爱护本刊，热诚感人，我要在此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本刊同仁知道办刊物的苦辛，所以我们会勉力为之，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

——甄供谨识

来信

尊敬的甄供先生：

您好！

此次有幸在北京相晤，非常高兴。午餐时，又做了简短的交谈，使我对马华文学的现状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真是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的这句古话。

可惜相见的的时间太短暂，为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匆匆而过，不知您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中国的旅途是否顺利，一路是否愉快。我想此次马华作家北京文学之旅一定非常圆满和成功。

听黄侯兴先生说，您准备将此次研讨会上的论文编辑成册，这太感谢您了，估计您为此要付出不少心血，倘能编成，对促进中国与马华文学界的沟通与互相了解必将大有裨益，同时也是对这次研讨活动的最好纪念。现寄上一张照片及简历一份，不知是否符合要求，请酌处。

我拜读了《燭火》杂志1—3期，感到这份杂志由您和伍良之先生联手来办，可谓相得益彰，精彩纷呈，是一份高水平、高品位的纯文学刊物。每期所刊出的文章质量都很高，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与办刊的宗旨相吻合，切实做到了“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着重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人文关怀。在没有官方支持，又没有办刊经费的情况下，您和伍良之先生惨淡经营、艰辛卓绝，办成这份刊物，为马华文学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不断培育才露尖尖角的小荷，保持着这一块文学净土，真可谓功德无量，善莫大焉。于此，谨向贵刊全体同仁表示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恭祝你们的刊物越办越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贵刊第2期上看到丁云先生的短篇小说《死囚忏悔录》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篇篇幅不太长的小说，涉及到一个重要的严肃主题，即毒品问题。尽管联合国已把6月26日确定为“世界禁毒日”，但毒品的肆虐依然形势严峻。因此有人警告说21世纪人类面临两大威胁，其一就是毒品，可以说，毒品是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一个魔影。中国作家邓贤曾远涉千里，深入到缅甸金三角腹地考察采访，著有《流浪金三角》一书，眼下成为全中国各报刊纷纷转载的热门畅销书。

丁云先生的作品选择了一个毒贩子陈博文的经历，又穿插了杨阿牛一家被毒品所害的事实，控诉了贩毒分子的累累罪行，读后令人引起心灵的震撼和深深的思索。陈博文为何由一个有为青年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这既有他自身的堕落，经受不住物欲的诱惑，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倾斜，也有外界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其父的不正当家庭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的棍棒教育，结果非但没有使陈博文走上正路，反而加速了他向邪途滑行的进程。总之，陈、杨两个家庭悲剧让人不能不思索悲剧的制造者究竟是谁？这正应了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试想如果没有毒品这个恶魔，陈博文和杨阿牛本来可以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何致一个因为贩毒，一个因为杀掉毒贩，结果均被判处极刑，年纪青青，走上了不归路。丁云先生的文笔也很优美简洁，流畅。几次坟墓的幻像描写，加重了作品的抒情成份，以及主人公陈博文的内心世界刻画。美中不足之处是陈博文的妻子周可丽为什么对名义上的丈夫那么好，没有向人性深处开掘，即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另外在校对上不够精细，以致错讹处较多。……

最后，让我引用鲁迅先生的话做为结束语，也算是一点共勉吧！“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给胡今虚信》）就此住笔，余容再陈。顺颂

编安！

诸天寅

2000年8月16日

你醒在海醒之前

——序诗集《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

自1989年王涛出版处女诗集《渔人的晚餐》以来，这是他的第二部诗集，时间相隔是十年了。

这十年对他是一个严酷的考验，是生活的考验，也是文学创作的考验。这个渔人出身的青年诗人在少年时候，即经历着艰苦的生活，第一本诗集出版时，我在序言中就形容这青年的缪斯是太疲倦了的，但是他不退缩的，他会像邦咯海湾千回万旋的浪里的鱼，闯过重重暗礁，在黑夜里趁暗流卷来的刹那，从容地呈现绝美的翻身。

第二本诗集验证了他的决心与期许。

1999年7月18日，我到加影参加董总举办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180周年周年纪念庆典，20日应吡叻文艺研究会的邀请，到怡保参加《马华文学新世纪创作路向交流会》，便应王涛的邀约，和太太于21日顺道到邦咯岛游玩。

我上一回去邦咯岛，是在12年前的1987年1月，那次是与丁云、秋山二位同行的，愿想到岛上去访问两年前在江沙崇华中学的一次全吡叻州学生文艺营上认识的文学青年，年仅二十岁的莎露羚，不巧他当时到半岛去工作，不在岛上，没有见到。

莎露羚就是两年后出版诗集《渔人的晚餐》

的王涛。

因为当年错过了在岛上接待我的机缘，王涛后来虽然在许多场合与我相聚。但是总盼望着我能到他的家乡，接受他的招待。

在岛上住了两天，环游了岛上的几个景点，更特地访问了王涛的比邻码头的渔人之家。

这时正值渔船归来的时候，王涛领着一家人，包括年老的父亲，忙着从船舱里把鱼获起卸。我们目睹了渔家生活的劳苦艰辛，也对王涛那种锲而不舍的坚韧不拔的性格，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百忙之中，他热情地招待我们，过后甚至还亲自驾车送我们回到吉隆坡。

今天的他已经是三十多岁的青年了。在我的面前，他那依然表现倔强和潇洒外表，掩不住隐隐的无奈和沧桑。

一见面，就低声对我说：“这整整十年里，生活和生命的冲击是汹涌的，”接着补充说，“是你的诗，伴我渡过几许沧桑的岁月。”

我知道，经历生活与感情的沧桑的他，对文学，对诗始终是执着的。他是那种永远不让理想破灭，不让岁月虚度而苦苦追求的青年。

所以在生活的惊涛骇浪和感情的风雨霜雪中，他仍然辟出一条生路，写了不少的诗作。

他仍然以如他在第一部诗集中呈现的渔人的本色，体悟着岛上和海上生活，在风浪中寻找他的情感与诗思的意象，抒发他的不屈和悲怆：

那是下弦月冰寒如刀
削着汹涌而来的冷峭
灯塔眺望殷切
我是挺直脊椎的桅
潮的呼吸是我的呼吸

……

缝纫的希望
拖曳在背后
背后是一辈子的不屈
呵呵，大海反向我讨索
生命的一些象征光荣
更多悲怆

如刀我劈杀

诗人的甚至是深藏在心灵深处的爱情，也常赋予神秘的海洋，藉着只有他才能感知的海浪来表达他的痛楚和浪漫：

最后一次了

你回眸

终于

灿然露出

嫣红的笑脸

跟着匆匆转身

躲在云纱背后

你不语

我也忘了说话

海鸟看不出

你我的心事

眨着疲倦的眼

掠过低低的水面

问岛去了

而只有浪知道

我们相爱最深……

王涛的诗，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和带有诗思哲理的，主要收集在第一辑《赤子》中；另一类是带有叙事的生活写实的，收集在第二辑《体会》中。从作品的技巧看，他的抒情诗写得更有深度。他的生活的经历给了他深刻的体验，不论是失望和希望，创伤与挣扎，都是真情的流露。像这首《守候》：

飞鸟今天不比翼
栖树是梦里的那一棵？
没有夕阳
一样黄昏
当掌心紧贴着掌心
雨季是恋人的幸福

还有这首《信仰》：

我景仰于星光的闪烁
你何必告诉我
那是一块冰冷的石头

我激动于浪涛的澎湃
你何苦说
它曾是大海边碎裂的泡沫

……

载着星辉

远航

网了霓虹

还岛

白昼我写
夜晚我读

诗

这些年里，王涛也到外地旅行。他到过我所住的东马来西亚砂劳越州内陆，到过中国，美国，甚至远至南非洲，一路上写了不少的诗。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诗人来说永远是个至理名言。这一辑收在《追梦》里的诗，便是其中的一些作品。这些抒发旅途中见闻的感怀诗，有对生命的感悟，有对环保的诉求，有对西方文明的反讽，还有对原始民族不幸遭遇的同情，题材的范围明显扩大，感情的天地也明显的宽广，艺术手法也多变了。

他写居住在砂劳越拉让江上游的达雅族母亲告别孩子时的情景：

泛着泪光
英代挥手遥望着
黝黑结实的孩子
流逝
在拉让江落日
更遥远的
那岸

一句“流逝”，道尽了原始民族的社会与文化传统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处于体解的悲凉。

旅游中国大陆时所写的《伫立在大陆的城镇》，也写得很生动，把中国经济开放后城镇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纷纷攘攘的热烈情景，简洁地勾勒出来。而让我心动的还有诗人远在南非好望角写的诗句：

一块岩石
激溅一堆堆
凝固的
希望

过去的十年，王涛经历过了人生的考验，许多生活的坎坷和情感的波折铸造了他那具有一定的时代青年典型的既沧桑又感青春无悔的生命历程，因而从心灵中抒发出一首首令人在创痛后却又挣扎奋起的抒情诗作。

王涛也经历过了文学上的考验，在这点上他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力度。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具有诗人的天资与才华，但却无缘于后天系统的完整的艺术与哲学教育的作家，的确需要付出比那些幸运的作者加倍的血汗。

成功的诗人，必须把对艺术的追求当着一种永恒的探索，在探索中不断的超越，超越自己和超越昨日的成就。

明朝
你醒在海醒之前
骤然一个高山盖你压你
压你盖你
你笑着告别浅滩
大海中
翻卷生命里洁白的浪花

这是王涛在《疗伤》一诗中的自白，是他对自己未来的期许，也是我对他的祝愿与信念。

(2000年5月15日·于古晋葛园)

海涛与心潮的澎湃

——序诗集《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

1

读王涛《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的书稿，使我感到惊喜，那邦咯岛的海涛声响和诗人心潮的澎湃，仿佛就在眼前。可以这么说，海涛这个形象，一经诗人的主观意念撞击之后，它就升格为意象了。当诗人驰笔写他的生活感受，就有不同的变化和复杂思想感情的诗篇出现了。

生活给予王涛的，是一种特殊的际遇。他是邦咯岛上贫困渔家的儿子，讨海为生。因此海的面容，风的特性，诗人是非常熟悉的，何况他曾是与风浪搏斗的过来人，所以，他“在疲惫的日子”，没有失望悲观，而是“……/倾听/大海希望的呼啸”（《海螺组曲——赠谢伟恩及我自己》之一），以汲取精神力量；纵使“累得静静沉睡”，“一个高山”蓦地盖压过来，他不皱眉，而是“笑着告别浅滩”，在“大海中/翻卷生命洁白的浪花”（《疗伤》）。他仍然“激动于浪涛的澎湃”，生活与诗，是他的信仰，于是他“载着星辉/远航/网了霞彩/还岛/白昼我写/夜晚我读/诗（《信仰》）。这是何等的气概呵！

海涛这个意象，除了上文的摘引之外，它还经常出现在王涛的近期诗篇里头。这是“诗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客观的物象经过选择、提炼、重新组合后而产生的一种含有特定意义的语言形象。”（翁光宇《郑愁予的〈错误〉赏析》）譬如《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中那了解

“你我的心事”的海浪形象；《船话》里的“我是挺直脊椎的桅/潮的呼吸是我的呼吸”；甘为孺子牛，夜夜骑着电单车，巡遍邦咯岛上的家家户户，督促学子勤于夜读的校长，当听到“……如潮/澎湃”的高声朗读声四起，他的心海也在腾浪了；……如此等等。

王涛即使是在一些写生活感受的，绘景抒情的短诗之中，海涛这个意象，仍然鲜明的出现在其间。譬如《雨》吧：

他是爱骑马的
奔腾自山径来
踩过椰子树
射下千万支箭

狗儿狂奔入屋入宅

鸟儿飞扑入林入丛

她是爱舞蹈
汹涌从港口舞去
拉起浪裙
撒落密密的网

鱼儿翻身左闪右躲

人儿起身看云看海

在这首诗中，诗人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雨比拟是“爱骑马的”壮汉和“爱舞蹈的”姑娘。前

者从山径奔腾而来，“踩过椰子树 / 射下千万支箭”，以此来描绘骤雨的气势。后者的密集的雨点，虽有“汹涌”，但却带有娇俏之态：“拉起浪裙 / 撒落密密的网”。诗的用语是清纯的，意象和意境是优美的。

再如《渡头》。诗人写船到了渡头，行将靠岸，水手“一个长空飞索”，准备系缆，好让搭客上船。诗人怎样描写久候的搭客的神情呢？他用语浅白如话，以大海的“潮”和“浪”来比喻岸上人多拥挤、心情焦急，写道：“岸上 / 人们 / 是潮 / 是浪……”。

2

吴岸兄为诗人第一本诗集《渔人的晚餐》作序，写道：“王涛没有停留在反映渔村的现实，他懂得借他的特有的生活经历和环境景物，抒发一个‘孤岛’上的青年的心境，他的希望、失望、欢乐、悲伤和顽强奋斗的决心。”翻读这本书稿，我高兴地看到王涛的视野不断的拓展，以及他的爱的延伸。

王涛的爱，不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更不是那种干咳、无病乱呻吟的“爱”，他爱他的渔村，关爱渔家颠簸不定的生活，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真、善、美的人。渔村的题材，是他的擅长，信手拈来，就可以写出感人的诗章。譬如《海上电话来》一诗，写在海上捕鱼的渔民突遭厄难：邻国军舰加紧巡逻，“渔船斩网潜逃”，生命财产难保——

消息如腥风吹遍

大街小巷

咖啡已冷

人声却沸腾

鱼栅尾端

渔妇

孩童

眺望朦胧的港外

海

天

这种生活经验是王涛所有的。他以“沸腾”的“人声”来描写渔村人民奔走相告的焦虑的神情，反映了下层民众守望相助的美好、朴素感情。诗末写渔妇和孩童“眺望朦胧的港外 / 海 / 天”，看似写实，但自然景色的“朦胧”，不正是渔家妇孺心头的阴影么？

《半岛纪行》的半港，是下吡叻安顺区一个著名的渔村。诗人描绘半港渔村的地理特征：“咸的海 / 淡的河 / 皆各一半 /”，“两岸红树林的脸 / 也一半 / 洗涂在涟漪间 / 另一半，望向 / 飘荡的晚云”；而渔民的命运呢？也是好坏“皆各一半”：当渔船出海的时候，“梦 留一半，在船 / 命 留一半，在家”。诗人抓住自然景物“皆各一半”的特点，让诗思飞腾起来，写出了渔家“皆各一半”的命运。

《流逝》是王涛新著中写法较为特别的一首，而最特别之处是在第一节：

黄土流逝在河流
河流流逝在渔舟
渔舟流逝在波涛
波涛流逝在风景
风景流逝在倒树
树桐流逝在长屋
长屋流逝在朦胧雨中

我之所谓“特别”，是指诗人善于利用华语的独特语法结构和汉字的特点，创造了新颖的开篇，即以第一行诗句最后的词语，作为第二行诗的开始，以此类推，把“流逝”这个意象流动起来，令人仿佛身在拉让江上，看着两岸的景物相继流逝。第二节才点出依班族母亲挥泪送子远

行,人和景物在江中、时间河流里流逝。诗人不置一词,但诗中的苍茫之情已跃然纸上了。

王涛也关心华教事业。在这本新著里,以华教为题材的诗歌就有三首,即《小学校园曲》、《巡——致马来和校长》和《一千零吉》。

在诗人的彩笔下,我们看到华校老师的丰采:“老师手上的藤条”,不是用来鞭打学生的手心或屁股,而是“指挥/课室琅琅书声/纷纷/挟在鸟的翅膀飞翔/钻进风的巨腿奔跑/镶在蝶的两翼翩舞”——他(或她)不就是一位可爱的华小老师吗?在风雨中骑着电单车,夜夜巡遍邦咯岛的家农户,不让学生偷懒开溜,当孩童“琅琅读书声,如潮/澎湃”,拍打着巡者的心岸时,他的眼里心里就如岛上村灯的明亮(《巡——致马来和校长》)——他不就是一位令人可敬的、甘为孺子牛的校长吗?还有,“一个挑扁担卖菜”,没有上学念过书的阿婆,她热爱母语教育,捐了一千零吉给独中。在这一千零元里,诗人听到这位老人家“有数不完的跫音匆匆”,看到她“滴滴汗颗颗泪”和她体现的“我的民族的骄傲笑容”。诗人的心潮怎不澎湃呢?为潮浪所驱使,诗人为她作了一幅线条分明的素描。

(2000年5月杪,稿于何清园)

/ 甘泥

新书出版简讯

· 王涛诗集

《只有浪知道我们 相爱最深》

这是诗人王涛继《渔人的晚餐》后出版的一本诗集。内收诗人80首抒情的诗篇,也是诗人的生命历程的留痕。本书由吴岸和甄供作序,肯定诗人在诗苑的辛勤劳绩和收获。

本书列为燭火丛书(一),编排设计别具一格,印刷精美。每本定价RM18,各大书坊均有代售。



· 何戟文集《赤道线上》

本书是马华资深作家何戟继《热带冷风》后出版的文集。内收散文26篇、杂文36篇。由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设会出版,列为评委丛书——双福文丛。每本定价RM18,各大书坊均有代售。



给林连玉先生 (注1) 的一封信

吉隆坡尊孔独中高一文(2) / 李晓菁

林老先生:

那天,无意的翻阅了一本书,一本关于您生平事迹的书。集子里的篇章,流露出作者们对您的仰慕、敬佩和爱戴;还有您的奋斗,您的精神以及您的心酸。让我读后,不禁深深感动,无比的钦佩。

本来,对华教(注2)我可是闻不问,有如井底之蛙。后来,由于姐姐参加了“承先后生活营”以后,不断向我灌输有关华教的知识后,我才略知一二。姐姐一向热心于华教,每年的华教节,她总会千里迢迢的赶到加影去,为台上的蜡烛点上火光,然后手上捧着鲜花和书籍,四处去兜售。到场的热心人士,都慷慨解囊,这一切都让姐姐哭红了双眼。一切都是感动及美好的,且让身为旁听者的我也沾上了那一份喜悦!

华教事业,因您孜孜不倦的精神而蓬勃发展。因为您舍己为人的精神,华教才得以延续至今。一二一八的华教节,虽然只是一个平平淡淡的节日,却能唤醒忙碌的人们的华教心——那一份炽热的心。曾经,您被褫夺了公民权,可是却阻挡不了您为争取华教的生存与发展的信念。您无私的奉

献,付出了代价,令我十分钦佩!

林老先生,虽然您已归去了,但您的精神和功绩永远不会磨灭。它,就像一根蜡烛,火光一定会延续,绝不会因溶化而熄灭。您的芳名、您的精神必定万古流芳。

可悲的是,在现今的社会里,竟然还有人口头讲着“保存华教”,心里却盘算着个己的利益,妄图把华教推向毁灭的深渊!更有一些人,承诺什么“保存华教”,暗地里却千方百计要将华教的火光扑灭!这怎不令人齿冷呵!

遗憾的是,现今的华人社会,有的人还在讥笑华教斗士的愚笨。就以最近尊孔发生的事件为例子吧,若不是仍有人本着华教精神,我想,尊孔的生存必遭

到厄运!林老先生,尊孔是您努力奋斗建立起来的学府,谁颠覆尊孔,谁就是罪人。我深信热爱华教的人士一定会扶危济困,使尊孔屹立不倒,让华教永放光芒!

林老先生,您把一生奉献给华教,生得伟大。如今您走了,您的精神宛如是耀目的星星,照亮着我们的行程!

我们——年轻的学子,将努力学习,特别是从您的遗作中汲取精神养分,充实自己,唤醒别人。今后,是风砂扑面的季节,还是风和日丽的年代,我们将迈步向前!

安息吧,我敬佩的林连玉老先生!

永远钦佩您的后辈

晓菁

注1:林连玉(1901—1985),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华教斗士、爱国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工诗文,著有《华文教育呼吁录》、《风雨十八年》、《连玉诗存》等。

注2:“华教”两字,是简称,指的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编者按:原文无注释。由于本刊有不少的国外华文读者,他们未必能理解我们惯用的语词,因此,就需有必要的注释。)

(评语) 李晓菁同学采用写信给林连玉先生的方式来抒写她的忧愤,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作者选择的角度是新颖的,思想感情是炽热的。这是作者的优点。但是,如果优点不善于把握,也会变成缺点,那就是:感情一旦信马由缰,就会形成重覆与拖沓。所以,本文刊出之前,曾作了一些删改。——甄供

CA

中央艺术学院新闻传播学系



/ 吴荔苹

偶像

小学，班上的人都崇拜俊男美女的艺人，而当时最多人为之倾倒的是炸子鸡刘德华和黎明，我也不例外。只是，我并非真的崇拜他们。我存着一般人的心理：人有我有。当大伙儿都在谈某个事物时，那三几个异议份子真的会因为话不投机而寂寞。而为了制造话题，唯有也注意这些艺人的报导，就像求知知识，只差点没背上他们的报导内容！

中学先修班开始，我真正地有了一位偶像。他是帅哥林志颖。那时，我才了解何为偶像。偶像是你崇拜的人，一个你自动想挖掘、了解的人，一个不是你为了讨好朋友为目的的人！我为林志颖而疯狂。因为他不喜欢酸辣的食物，所以我戒了无辣不欢的习惯；因为他喜欢红色，所以我把所有用品换上我向来认为太妖的红色；因为想替他作宣传，而常常在人群中似疯子般，高喊“林志颖”。……这种小学以前都没有的“惊”人表现一直维持到中三。原因很简单，林志颖正服兵役，我就自然地习惯了没有他的新闻、消息。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这句爱情电影的经典对

白，竟然也可以用在偶像方面。而我对偶像有了新的诠释，即偶像是偶然的景象。

中三以后，我不再以艺人为崇拜对象了。我开始认为，艺人只是个包装得耐用的产品。特别是偶像派艺人，中看而已。在其它方面却一无是处：唱歌不够气、演戏不投入，私生活乱糟糟的公众人物。

中五，我又有了新偶像。但这次却换了另一个领域，那是政治界的我国首相马哈迪医生。通过历史、报章报导，我认为马哈迪是个为国为民的好领袖。虽然，他不是英俊小生，但他有的是极少数人的做事精密、周全、有干劲、有抱负、公正不阿等优点的政治人物。但是，进了学院才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丑陋面，只是人们都在掩饰自己的缺点。有些人更同时戴上几种面具，胥视情况而定。

我知道我并不是个完美无瑕的人，但我认为，与其崇拜别人，倒不如崇拜自己。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自爱”吧！但愿我有令自己崇拜、佩服的地方。毕竟，我们无法改变别人，唯有改变自己。能做自己最爱的那个人，该是人生一大乐事也！

幸福



这些日子以来，我开始研究什么是幸福。所谓的幸福难道是像小说情节里所说的“从此以后，公主和王子便过着幸福的生活”吗？或是带着另一种深不可测的意义？

对我而言，幸福的含意很深。

睡得久是一种幸福。早上要上课，晚上要上班；真的感觉到能睡上十个小时是件很幸福的事。然而这样的情形只可能出现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那种一早醒来不会埋怨：“唉！只睡了五个小时！”的感觉真的是一种幸福。

网路不塞车是幸福。网路塞车是一件让人很恼怒的事。一向来我都很喜欢上网，但经常要连接好几次才成功挤进这二十四小时繁忙的网路。电脑的记忆体若可加上10GB为幸福！我发觉我所拥有的13GB的记忆体根本不够用，即使对一个普通电脑用户来说，13GB是一个很惊人的记忆体，但对我来说，我还嫌它小。有些时候在网络看到一些美丽的图片及散文想把它存起来，但无奈记忆体不够用，多可惜啊！

生活简单是幸福。比方说与我同房的朋友，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每一天放学后回家就看电视，看一看书，作功课后就上床睡觉。这种生活不属于闷而是简单。然而，我需上班赚钱来供自己读书，经常连看电视都被工作抹去了！

幸福不是每一天都有，要等很久很久才有，错过了以后也要等很久很久。幸福很单纯，所以要单纯的人才容易获得。无奈我并非单纯的女孩子。不过，我永远会说别人比我幸福。当然，比上我差很多，比我我绰绰有余。幸福是上天给的或是自己争取的？你说呢？

都是情绪惹的祸

坦白说，有多少个人会是懂得控制情绪，不让心里头的火山突然爆发或是让清泉河水在心坎儿里流？而我，绝对不会控制情绪，所以绝对会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

情绪来的时候，理智永远超越不了它。在情绪恶劣时，甚至会迁怒到任何一个走近身旁的无辜者。其实自己的心里也不好受，但又难以控制。

我曾经尝试改善自己的情绪管理，但到目前为止，我只能改到那么一点点，与理想还有一段距离。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会从现在一点点的进步当作一股推动力，继续向目标前进。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只是时间的问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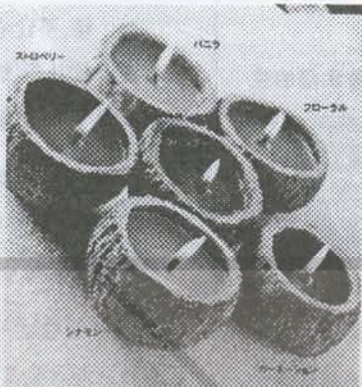
我选读新闻传播系的主要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在人际方面欠佳，我不懂怎样以最好的方式来与别人沟通，正确地说是我不知道怎样的方式才是最好的方式。人际沟通主要是通过语言，如果没有语言，我们将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同样地也不能知道别人的想法，这样又怎能沟通呢？我希望在新闻传播系可以学好语言，学习怎样与别人沟通。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性格而吓跑了身边的朋友，我想以语言来补充自己在性格上的缺点。

不稳定的情绪也会影响身体健康。通常有心脏病的人，脾气都是很不稳定、容易生气的。所以为了健康着想，还是少生气为妙。

或许我的人生经验不够。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与我同年龄的，我们想做什么就去做，都没有去考虑后果，可能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我在他们身上根本学不到任何待人处事的道理。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多接触不同的人，以便从他们身上学习怎样待人处事。我也会把我所学所知道的告诉我的朋友。我希望他们像我一样能知道自己的缺点尔后加以改善。

冷战

“冷战”是指两人因为某件事意见不和而发生争执、吵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互不理睬、什么也不想跟对方说，仿佛视对方不存在。有些冷战会维持一段蛮长的时间，有些则短短几天，这要看双方争执到什么程度，心里的气消了没有，然后只要有其中一方肯认错或是肯原谅对方而另一方也接受道歉，彼此间的冷战才会结束。



老实说，我本身是非常害怕以冷战这种方式来告诉对方：“我现在很生气你，我不喜欢你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或是其它的什么不满，我会选择以吵架的方式：把所有的不满全都吵出来、骂出来，千万不好把不满全收在心里。吵完过后、骂完过后气也就消了，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出来了，一切也就雨过天晴。

但是，事情往往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有的时候吵完架后双方都坚持下去，不肯让步，可怕的冷战就要开始了。最近，我就亲身体验过这种无声无息的战争。那是从一个家庭的小风波开始：

星期天早上，父母亲参加一个辅导讲座，名为“如何与孩子沟通”，他们也要我们三姐妹一起去听，因为他们说我们不懂如何与父母亲沟通、时常顶撞他们、和他们有“代沟”等等的问题。我们当然不愿去聆听这种枯燥的讲座，而且一看题目就知道对象不是我们，是给父母听的。结果，我们都拼命地找理由、找藉口：“很多功课啊！做不完。”“很累，昨晚很迟才睡，爬不起来……”

爸爸妈妈也拿我们没办法，只好两人去。不过，我可以了解到他们当时的心情，一定很难受；我也知道他们用心良苦。但是，不知怎的，我们还是拒绝他们的一番好意。

这件事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线吧！晚上吃了晚餐过后，爸爸出于一片关心，吩咐我明天开学应该怎样、叮嘱我那样，我显得很不耐烦，心想：我又不是第一次上课，难道我还不会适应新环境吗？自然地，我回答的语气、态度就很不礼貌，甚至很粗鲁。这件事再加上早上不肯去听讲座，爸爸可能就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那么关心我们，我们却视若无睹、不领情，顿时觉得很绝望，因此就大发雷霆，说一些很负气的话，什么以后再也不理我们了，任由我们自生自灭、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这才懂得害怕：“糟糕了，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结果，第二天、第三天……一连好几天了，爸爸一句话也没跟我们说，即使我主动跟他讲关于开学的事，他也好像爱听不听的，我也没有心情再讲下去。那几天的心情很复杂：有时觉得很内疚，有时又为自己当天的语气感到后悔，有时又会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他是太罗嗦了。

当我在写这篇散文的当儿，这场冷战已经结束了，战期长达7天，在过渡期里实在是难捱。总而言之，我始终觉得冷战是那么多“战争”之中最令我害怕、最令我抗拒的，可以避免就尽量避免发生，不然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评语)

看年轻人习作想到的

/ 孟沙

吴荔苹、钱美云、甘盈孜与谢玉琴四位同学，是中央艺术学院新闻传播学系一年级生，她们都颇有写作天份。从这四篇小品 / 散文中可以看出，她们都已具备文通字顺的条件，所欠缺的只是思想意识的加强以及文笔的磨练。

对新闻传播学系学生来说，文学与写作是课业的重要一环。念这个系的学生，将来要投身新闻业或广播业，除了基本学识和专业知，再加上文学修养，将使他们在从事大众媒体工作上增添多些色彩，进而提升我国新闻从业员或播音员的素质形象，这也可以说是中央新闻传播系复办的终极目标之一。

这四位新秀的小品 / 散文，在文苑算是“初试啼声”，方刚起步而已。我之所以推荐它们给《燭火》发表，主要有感于她们对写作的一份虔诚，各人都能把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感触体会化为文字，如实写来，不故弄玄虚，没有丝毫浮夸气息。这样一种面向现实，忠于生活的写作态度，在今天异端邪说横行的时代，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希望习作的发表会带给她们一番激励作用。

(2000年8月3日)



作客

妈妈在她庞大的家族中，排行第三代第三位。所以妈妈都说“三”这个数字是她最幸运的号码。第二代的外婆有十三个儿女，全部都各奔东西了。就这样，妈妈的众多兄弟姐妹，即我的阿姨和舅舅，我都没见过面。

有一天，妈妈突然集合我们，说要去探望在檳城定居的四姨。以前，妈妈甚少提及自己的家庭，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兄弟姐妹，除了外婆。我很奇怪，到底四姨是个怎样的人？我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

第二天我们便乘最早的一班飞机去檳城。这样看来好像有点匆促，但妈妈好像不以为然。到了檳城的峇六拜机场，妈妈朝着的士站走去。由于爸爸公事繁忙，他现在正在吉隆坡努力的工作。而在享受假期的我，姐姐和弟弟被妈妈“邀请”到檳城。我们不得不跟着为首的妈妈，我东张西望，希望找到我的亲戚的踪影。

上了的士，我心里咒骂着那四姨，因为我们到她家作客，她竟不来迎接我们，我心里实在不爽。的士在檳城市区转进一条小巷，在多条小路之中穿行，经过几个后巷的垃圾场。幸好车窗是关着的，不然那些扑鼻的臭味会令我们窒息而死。

的士终于在一间木屋前停下。两扇大门紧紧地关着。在门的左边有个“65”的号码，大概是门牌吧！妈妈在门口呆了呆，才轻轻的推开木栏，“吱！”的一声，门栏被推开了，同

时，大门也打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枯瘦的老伯，却也不像老，只是看起来十分憔悴，双眼无神。脸上的皱纹一条一条地紧贴着。为了打开这大门，他看来花了不少气力，手上的青筋也露了出来。他抬起头来，看到妈妈，眼睛顿时露出一丝光彩。他笑了笑，和妈妈互相拥抱。

我们朝着屋内走去，里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旁有被木板隔起来的房间，但看来似乎没人住。走了一段距离，来到了一个客厅，厅里没有沙发，只有些木凳子，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有一个矮橱，橱上摆着几个人的黑白大头照。我可以肯定我没见过这些人。大约二十方尺的客厅里站着寥寥无几的人。有些站着，有些坐着，头上的风扇转动着，在寂静的人群中吱吱地响。当我们走进客厅时，那些人抬头望了我们一下，就低下头去了。厅里的光线不强，所以我没看清楚他们的模样。就被那老伯带上楼去了。

我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上楼梯，因为那楼梯是木板做的，空心，也已经很残旧了，踏上去有“吱”的声音。我恐怕它承受不了我们几个的重量而倒塌。我手紧紧地抓住扶把，好不容易才上了二楼，那里只有一间房间，房门只用布遮住。那老伯掀开那门帘，我只看到里面的光线比较强，阳光照在一个人的脸上，她苍白的面孔更加明显。

妈妈率先走进那房间，我站在她的背后，偷偷一望，躺在床上的是个女人，已瘦得不似人形，双颊凹进去，眼球好像随时会掉出来一样，头发稀疏，这是癌症的病态呀！妈妈坐在床边，握着那人的手。我看见一滴滴的眼泪滴在她们的手上。那女人看见妈妈哭，顿时变得不知所措，想安慰妈，却又有心无力。

我听见妈妈叫我们出房外等她，姐姐抓住我和弟弟的手臂，叫我们赶快出去。我们快步走出房外，地板发出“咚咚！”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掉眼泪，也是第一次到远方的亲戚家作客，但没想到也是第一次参加葬礼。第二天，那女人去世了，妈妈也没有再哭，只在一旁默默地哀悼。

我们在槟城逗留了几天，等葬礼完毕了才回吉隆坡。妈妈一直都没告诉我们那女人是谁，但我也隐隐约约知道她是什么人了。她是四姨！我原谅她为什么不来机场迎接我们了。

（评语） 洪晓婷同学在她的《作客》里，为我们讲述她和姐弟随母到槟城拜访未曾见过的四姨的过程。

作者在叙事时序上是采用顺叙，间或叙中夹议，这使文势的流动出现一些波澜，不令读者感到乏味。“作客”的对象是四姨，“到底四姨是个怎样的人？”作者没有见过，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悬念”。到了槟城，四姨没有出现峇六拜机场迎接来访的亲戚，引起作者的非议，这原是情理中之事。但出现在文章中，就有一种“欲扬先抑”的效果。于是作者在文末之处，来个“终局点睛”，勾勒出四姨“是个怎样的人”，表达作者的感情和思想。

《作客》是一篇生动感人的作品。可以想象，作者在下笔之前，对入文的全部材料，有下过功夫去梳理，这样凝成作品，才能使各个层次贯通弥合。

——甄供



/ 郭雅兰

/ 颜淑馨

参加 “金砖筹款活动”有感

由于要寄宿的同学日益增多，致使学校的宿舍不敷应用。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只好计划兴建宿舍。由于建宿舍需要一笔庞大的款项。因此，学校便发动全体师生参与金砖筹款活动。

当我听到一个学生至少要筹到四百零吉，我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百不易筹啊！我只好苦苦哀求哥哥帮忙，可是，哥哥二话不说地拒绝了我。所谓“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我只好硬着头皮去筹款了。

起初，我提不起勇气。在路上无聊地游荡，一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对我的懦弱非常失望。突然，我感觉到身体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流窜，令我信心大增。我竟然有勇气去问每一个路人，并觉得筹款并不是一件难事。

也许是经验的累积，我能在一小时内筹得三百多零吉。我知道了一个道理：只要你有心去筹款，筹款并不是难事。

虽然，筹款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例如：被人骂，遇到疯子、被人赶走等。刚开始时，我真会因这些事，心情低落，也想过放弃筹款。可是，一想到须达到四百元的目标，便觉得充满力量。同时，我也抱着“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个信念。

最后，在满怀信心、毅力的鼓舞之下，我终于冲破了种种障碍，达到目标，我的毅力终于战胜先前的畏缩和挫折感。

我感觉很高兴能为学校做一些事，我也希望同学们不要气馁，应该勇往直前。经过这次的筹款，我获益不浅，就好像为我的人生上了一堂课，我比以前更勇敢，更有信心。最后，想以一句话来勉励所有的同学：“兴华能，我能，你一定能”。如果抱着这个信念，达致四百元的目标，肯定是易如反掌的。



初中二学生的心声

曾在小学度过无忧无虑的日子，也曾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可是，随着岁月的更迭和年龄的增长，成长的蜕变，到后来踏入了中学的门槛，开始了另一段新的学习生涯。

刚踏入中学的门槛时，根本不知道考试的压力与滋味。现在初二了，才知道一纸文凭的价值。初二生的生活是紧凑与忙碌的。不只是课业上的压力，还有人际关系等的挫折与困扰。

每天清晨五、六点就得离开温暖的被窝，准备到学校测验或整理功课等。甚至有时连早餐都来不及吃，随便塞一块白面包进嘴里，这样地解决一餐了，下午才饿得死去活来。这些连续不断的测验真把我累死了，倘若不读，测验就会不及格，成绩也会一落千丈。

由于每天忙着学校活动和功课，大家都你忙你的，最后搞到没有团队合作的精神，我行我素。有时，也陷入同学们之间的竞争，为了成绩而“争斗”。

有时候，我遇到功课上的困难时，不知如何解决。我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当然不敢去问老师，所以问题也永远搁在那里。

念初中二时，使我感觉到没有自由、没有自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天堂。脑海里每天都浮现“测验、考试、功课”这六个字，它让我有压力与挫败感。希望这些感觉会转瞬即逝，过着自由的日子。

/ 郑丽婷

说礼貌

人类是群居的，多数动物亦是如此。群居的动物在碰面时，也会摇摇尾巴，舔舔舌头，以示问候。人类也不例外。若我们连基本的礼仪也不懂，那我们岂不是连禽兽都不如了吗？礼貌与我们的生活是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的。

在生活中，最基本的礼仪是说：“请，谢谢，对不起”。

在学校里，我们鲜少听见同学们说“请”字，尤其是与熟络的朋友。试想，若我们常说：“玲玲，请你帮我……”时加上了个“请”字，听起来岂不是更舒服，更有味道吗？除此以外，更表现你这个人有诚意及内涵。

受了别人的帮助，同学们都会感激别人，而说声“谢谢”！犹记得上个星期，我请一位同学帮我把簿子交到办公室，我由衷地说了“谢谢”后，她以灿烂的笑容，连说：“不用客气。”可见，我们也应把“谢谢”这两个字应用在生活中，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对不起”，难说吗？很难开口吗？当我从朋友口中听到说：“有时候呀，对不起真的难讲啊”我脑袋浮现了一个问号，怎么会拗口呢？从幼儿园里，老师就教我们，做错了事，一定要勇于认错，说“对不起”，难道大家都忘了吗？此外，当人家跟我们说了“对不起”后，我们也要包容他，不必再耿耿于怀了。

我们要学习常讲这三句话，把它养成习惯，因为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形成品质，品质决定命运，做一个有礼貌的人。

（评语）本期发表巴生兴华中学初二和班郭雅兰、颜淑馨、郑丽婷等三位同学的习作，是由黄志光老师组稿的。黄老师热心鼓励同学写作，令人敬佩。

读这三位同学的习作，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她们都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技巧或许有点稚嫩，但只要不断的努力，写作水平就会逐步提升的。

这三篇习作，是初中生心灵的反映：真挚。

——甄供

相思树

烈日当空，穿着陈旧衣服的父亲正骑着电单车，载我回家。一路上，我的情绪随着情景改变。海洋、公园、酒店，我都一一经过了，此时，我的心情很开朗。离家越近，耸立在柏油路旁的高大的相思树也越近了，它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要诉说的话咽在心头。

我家是排屋，每一户人家门前一定有两棵相思树。我与家人搬来这儿，这屋子已建设四年余，因此，房屋起建时所种的小相思树，现在已高挺直立了，像一位位强壮的少年，默默的伫立在各户人家门前。

记得去年的八月中，有棵相思树失去了它的生命。几位印度年青人把它砍下来了。我坐立不安的在门前徘徊，我想阻止他们，但却不果。我又失去了一位老朋友。看着眼前那相思树像尸体般地被抛去，心中似碎了一半。



我是位意志力坚强的少年，是不会因此芝麻绿豆的事而放弃、失望的。反而知道一个道理——一种生命要把它最终的价值与意义发挥出来，像这相思树，它真的把它的功用献给了我，甚至家人。

就在一个夜晚，大部份人都躲在他们最温暖的家，因为当天夜晚实在太黑暗，走出去都毛骨悚然，心思纷乱。忽然，一阵冷风，从海上吹来，天空有乌云，朦胧的月亮不能普照大地。我坐在门前凳子上纳凉，观察着门前的另一棵相思树，可怜的它，失去了一位同伴。在我全神贯注时，一道闪电吓了我一跳，不久，一滴、两滴、一阵小雨之后，大雨从天上撒下来了。糟了，狂风大雨来了！多亏相思树助我一臂之力，阻挡了大风。我现在很安全，但心中还是忘不了时时在保护着我的相思树。大雨清洗了大地约一小时后，才甘愿休息。这时，月光照着相思树，它安然无恙地挺立在那里。

第二天早晨，我急着去看看门前的那心肝宝贝。奇怪，那相思树长得很茂盛了，虽然它比我高三四倍，但我还能感觉得到它的温和。地上到处都是朱红鲜艳的相思豆，有如它流下来的心血啊！我掐一片小叶，放在手掌心观察，原来它的叶片也很奇怪，像一张画着单线的青色纸片。

一有空，我就在相思树下阅读，这里是个最好的阅读场所。我有什么心事，都会向这位知心好友诉苦，它是我的忠实听众。

我与相思树的感情一年比一年深，有如海那样深。

（评语） 文笔通顺，想象开阔，叙述有条理，是本文的特点。初中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是非常可喜的。——甄供

电流中断之后

黑夜来临，大街小巷华灯初上，把街上照耀得有如白昼。黑暗，对现今的人们似乎不成为威胁。乍然，电流中断了，大街小巷都陷入了一片黑暗。

我，也被突如其来的黑暗给吓着了。大家只好把蜡烛点燃，让黑暗中仍看见一丝丝的光亮。原来，没有电流的供应，黑暗才会入侵我们的领域。我呆望着烛光，想象黑暗笼罩大地的情景，良久，才回过神来。

与其呆坐在家，不如到外面去逛逛，边赏夜景。繁星布满了整个夜空，我坐在草地上和它们互叙心事。曾几何时，我也像现今这样悠闲地和它们聊天、互道心事。我和星儿是多么地接近，今夜把昔日的距离渐渐地拉近了。大地万籁俱寂，家家户户隐约透露一丝光亮，多美的夜啊！

柔和的月光轻抚我的脸庞，宛如个慈祥的母亲。风儿悄悄地潜入夜晚，用柔和的手抚着花草树木和我的头儿。摇摇欲坠的星儿，不断地向我闪烁着，希望让迷失的孩子找着出路，它那柔光温暖了我的心房。我终日忙碌、疲乏的心灵，在此刻竟得到安慰及平静。

此时，我是多么渴望时间能在此刻停下，抛开世间的一切。时间还是一分一秒地流逝了，我不禁嘲笑自己的幼稚，明知是不可能的，但……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离家已久，只好带着失望又疲乏的心灵回到家。电流已恢复了，一切如常。感谢停电的这夜晚，让我久别重逢昔日的景象。

（评语） 汪珍玲同学的《电流中断之后》，写出电流中断之后所见、所感，切题且文笔条畅，值得一赞。——甄供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基础班 / 郑云月

由香蕉树想到的……

这是一棵痴肥、矮小、不长香蕉的树，它长在那最极不起眼的地方，即我家的正对面的沟渠旁。那是极为肮脏的地方。

谁把它栽种在那儿呢？我家的邻居，一位印籍同胞。我想，他把树种在别人的家门前，不加照料，任由它自生自灭。这是多么自私自利的行为呵！

一棵原本可以茁壮成长、令人悦目、可以是硕果累累的香蕉树，一旦被人为地扼杀了生机，就成为一棵可怜兮兮的树，这是多么令人扼腕叹惜的事呵。

由物想人，怎不令我痛恨人的劣根性——自私自利和妄为呢？

（评语） 郑云月同学是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文笔通顺，是其优点。可惜她对于文章的组织结构、谋篇布局、深化主题等等，缺乏应有的认识，所以凝成的作品，还存在着许多的欠缺。我希望她今后多读一些附有赏析文字的作品，从中汲取养分。

——甄供

芙蓉中华中学 巫晓馨

引盼

搁下文学书
欲分享动心的内容
一转身
冷水泼向脸

累积感动
却迎着一脸冷漠
独自在文中打滚
默默

听不懂的
何必再苦苦解释
过于自责
会忘了
为什么而活

也许明天
知音会出现吧
等得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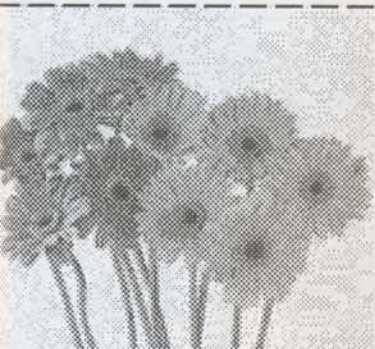
远似天涯哩！
但愿愁绪飞逝
忘了此刻的难堪

春山诗话

《引盼》

- 热爱文学的心得不到共鸣，有“知音何处寻”之叹。叹息而不沮丧，调子开朗。

《五月的你》



吉打居林
方雪銮

五月的你

五月的你，
是盛放的太阳花，
伫立在我的心田。

五月的你，
是微微的清风，
轻拂我的脸颊。

五月的你，
是清凉的雨点，
滋润我的心灵。

五月的你，
是仲夏的太阳，
拂煦我的心房。

五月的你，
是璀璨的月亮，
照耀我的梦乡。

- 全诗五节排比，首句反复，连用五个形象的暗喻，使深挚的感情伴随着强烈节奏跃动！诗歌语言贵确切。“拂煦”应作“温煦”，“璀璨”应作“皎洁”，“照耀”应作“映照”。

2000年9月28日

“全森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成绩揭晓

由芙蓉东姑安潘娜芝哈女中华文学会主办，芙蓉万美百货公司赞助之“全森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高启舜与林玫妮分别荣获高中组及初中组特优奖。

这项征文比赛，反应相当热烈，参赛的中学有17间，主办学校共收到近百篇的作品，计高中组74篇，初中组24篇。自7月15日截稿日期后，经过两个月的评审工作，各组成绩终于揭晓。受邀担任评审工作的是文化及写作界人士：刘钦洲、陈嵩杰及许世平。

各组优胜者将获得奖杯、奖状及赠书。该会获得芙蓉万美百货公司的东主赖善业先生热心赞助所有优胜奖奖杯共37座。目前该会正着手编印《全森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优胜作品特辑》。有关的颁奖仪式订于10月杪，得奖学生将获通知确实日期。比赛成绩公布如下：

高中组：

- 特优奖：1. 高启舜：《古老咖啡店》（芙蓉振华中学）
2. 萧紫云：《老树》（芙蓉振华中学）
3. 简慧芯：《星星·心语·咖啡夜》（芙蓉振华中学）
- 优秀奖：1. 陈观隆：《雨夜》（芙蓉振华中学）
2. 潘芳欣：《归途》（芙蓉美华中学）
3. 丘淑欣：《友情梦幻曲》（芙蓉东姑安潘娜芝哈女中）
4. 古慧君：《人性的桎梏》（芙蓉东姑安潘娜芝哈女中）
5. 赖嘉豪：《故宅杂忆》（芙蓉中华中学）
6. 萧翠芳：《反败为胜》（芙蓉振华中学）
7. 苏芳仪：《生命悲歌》（芙蓉中华中学）
8. 叶美仪：《头颅的价值》（芙蓉中华中学）
- 佳作奖：1. 黄丽娟：《夜与晨》（淡边东姑勿刹中学）
2. 李德政：《一位令我钦佩的历史人物》（芙蓉中华中学）
3. 陈静琪：《蓝色》（芙蓉振华中学）
4. 徐淑媚：《幸福小札记》（芙蓉东姑安潘娜芝哈女中）
5. 陈嘉佩：《选择》（芙蓉振华中学）
6. 林佩玉：《我感觉不到》（芙蓉东姑安潘娜芝哈女中）
7. 徐文慧：《月夜电影》（芙蓉振华中学）
8. 丘佩莹：《寻找的道路》（芙蓉振华中学）
9. 伍万达：《城市·故乡·母亲》（庇劳中华中学）
10. 张志汉：《笑》（芙蓉中华中学）
11. 陈美玲：《悲》（芙蓉美华中学）
12. 张晓雁：《相聚·分离·思念》（芙蓉英华中学）
13. 李雪玲：《思念》（日叻务SIMPANG GELAMI中学）
14. 张莹铃：《坚强的姐姐》（芙蓉英华中学）

15. 黄子伦:《芭园散记》(马口启文中学)
 16. 黄钧耀:《友谊》(芙蓉振华中)
 17. 黄淑雯:《离校在即,感触万分》(芙蓉英华中学)

初中组:

- 特优奖: 1. 林玟妮:《复活的玫瑰》(芙蓉美华中学)
 优秀奖: 1. 蔡冬怡:《紫丁香》(芙蓉美华中学)
 2. 吴欣怡:《我的宠物》(芙蓉振华中)
 3. 黄文君:《怨》(芙蓉振华中)
 佳作奖: 1. 李湘颖:《十五岁了》(芙蓉振华中)
 2. 林诗琪:《海》(芙蓉东姑安潘娜芝哈女中)
 3. 石慧丽:《母亲的微笑》(波德申 RAJA JUMAAT 中学)
 4. 张美诗:《骤雨过后》(芙蓉中华中学)
 5. 巫敏敏:《生日礼物》(芙蓉振华中)

(特优奖作品将在下期“小荷才露”专页刊载——编者按)

鸣谢

本刊陆续收到各地文友、热爱文学人士、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 隆情厚谊, 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号录后(恕不称呼, 以先后收到为序)。

刘向庭	RM 50	林泉福	RM 50
陆庭谕	RM 50	江秀滔	RM150
梁志庆	RM 30	张雅山	RM200
何同美	RM250	黄世鸿	RM 50
罗明亮	RM 50	林辉明	RM 50
邓授文	RM 25	吕贵添	RM100
CHERN WAI MIN			RM50
萧正生	RM 50	麦翔	RM100
李义金	RM100	沈慕羽	RM150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 | | | |
|---------|---|--|
| 1. 商业广告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内页: 1/4 版 RM500 ● 1/2 版 RM1000 ● 全版 RM2000 ● 封底(彩色) RM3000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赞助本刊出版者, 分为永久赞助人和普通赞助人两种。凡赞助 RM5000 或以上者, 其姓名将每期出现在本刊版权页之上头, 以示隆重。普通赞助人赞助款额不限, 多多益善, 姓名及其赞助款项将志入征信录。 |
| 2. 贺词: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4 版 RM300 ● 1/2 版 RM500 ● 全版 RM1000 | |

支票请志助:《燭火》或“Semarak Publishing”

《燭火》文学季刊征求献捐表格

个人姓名 (华文) _____ (国文): _____ 性别: _____

团体/商号 (华文) _____

(国文) _____

地址/通讯地址: _____

电话: _____ 传真: _____

电子邮件: _____

献捐数额: _____ 现款/支票/汇票号码: _____

征求人姓名: 签名/盖章: _____ 日期: _____

作家们的行踪：在北京、山东……



研讨会结束后，主办方为马华作家访问团安排了几个文化节目：出席中国著名诗人邵燕祥演讲会、参观鲁迅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等。

8月10日至15日，马华作家访问团到山东旅游访问。

8月9日，参观北京图书馆。图为作家们赠书予北京图书馆，由该馆负责人接收。



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



拜访著名诗人杜运燮。右起第四及第五为杜运燮及其夫人。



8月13日，马华作家访问团一行人抵达青岛，翌日与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青岛市作家协会理事鲁原及诗人毛秀璞会晤、交流。图为部分团员在凯莱酒店餐厅与鲁原、毛秀璞合照。前排左起：甄供、驼铃、鲁原、团长吴岸、毛秀璞；后排左起：晨露、唐珉、梁放、田舟。

早

(外一首)

/王涛

床

倚窗
光天
在梦里头

秋雨中
枣
悄悄透红

眼
看透了
中国人

迟到时
但见
人人
抚着自己沸腾的心
大声竟说：早！

(2000年8月8日，访鲁迅博物馆及故居后。)

[注：鲁迅曾有一次上课时迟到，受到批评，于是他便在书桌上刻写一个“早”字，藉此自勉自励。]



鲁迅素描



2000年8月9日参观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在鲁迅塑像（作者是著名的旅法艺术家熊秉明）前留影。左起：秋山、甄供、王涛、唐珉、田宁。（田宁摄）

鲁迅漫画像（日本堀尾统一，1936年）



鲁迅故居

/ 驼铃

那怒其不争的呐喊
原来传自这小屋
先生自然不会预料
它会成为
世纪百强之首
当然更不会预料
这里会成为
人们朝圣之地
尽管那两株枣树
已经不见踪迹

呐喊

外面下雨
淋着初秋的枣树
一棵
两棵

馆内下滴
擂着冰冷的铁盆
一滴
二滴

一棵
两棵

雨后的叶更翠绿
一滴
二滴
人的心
回答了
什么？

(2000年8月9日早晨稿于北京)

[注：2000年8月8日参观鲁迅博物馆，时正傍晚，离开时，见一楼厅天花板漏水，在宽阔的展览馆里，滴答声分外刺耳。想起鲁迅先生，有感而作。]